

新
小
說



日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 鈴木郎 原著
會志 恣 譯補

樂典教科書

金釘裝 最上
全一冊 定價一圓

體操與音樂皆為**精神教育**最急之務稍通教育學者類能言之我國前此於此兩端皆忽焉近則多知體操之樂皆為**精神教育**為急官立私立各校皆有此科矣惟音樂則仍闕如固由國民未或注意於此抑亦雖

注意而不得其法也往東京留學生中有志者因鑒於是發大心願往音樂學校肄業者既有數人至今秋遂有**亞雅音樂會**之成立

民教育前途之一進步也此書為該會發起人會君所譯補曾君嘗為**學校唱歌集**經**新民叢報**介紹其價值既為識者所同認今復萃

精力以著此書原著既為日本**樂學第一善本**譯筆復精心結撰下**簡明切近之解說**并

附圖譜數十幅凡欲專門研究樂學者得此固可渙然**無師自通**誠空前之**學校職**

員及教育研究會之有志者皆不可不各手一本也

發行所 上海 廣智書局

新小說第拾號目錄

光緒三十年七月二十五日補印發行

●圖畫

泰西美人

澳洲雪梨深淵之噴泉及自來水管

●歷史小說

痛史

第七回痛蒙塵三宮被辱 辟謠詠二將憐忠 ● 第八回走窮途文天祥落難 航洋海張世傑迎君

●社會小說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四回吳繼之正言規好友 苟觀察致敬送嘉賓 ● 第五回珠寶店巨金騙去 州縣官實價開來 ● 第六回澈底尋根表明騙子 窮形極相畫出旗人

●科學小說

海底旅行

紅溪生述

第十六回門鎗術畸人擅絕技 游員闕博士說明
珠 ● 第十七回勇士奮戰斃鱗魚 船長多情救海客

●寫情小說

電術奇談

第五回了舊債深感垂青 閱新聞忽驚告白 ● 第六回慰情女故作痴談 覓情人擬奔都會

●法律小說

宜春苑(續第九號)

●傳奇

警黃鐘傳奇

●割記小說

嘯天廬拾異

酒狂 ● 崔娟娘張秋士 ● 毀神漢

八一

東莞方慶周譯述

一〇三

法國某著
無敵羨齋譯

一三一

祈黃樓主人

第二齣鄰逼

一三七

嘯天廬主草稿

●廣東戲本……………一四七

新串出頭黃大仙報夢
未上臺臺上人度曲

●雜錄一……………一五三

新笑林廣記附學界趣語二則
我佛山人

新小說●家字●聖人不利於國●問看書●排滿黨之實行政策●誤蒙學●好爲人師●結婚之贈言

●雜錄二……………一五九

燈謎叢錄

●雜歌謠……………一六三

粵謳新解心四章
珠海夢餘生

勸學●開民智●復民權●倡女權

售報價目表

日本			日本通用銀
全十二冊	半年六冊	一冊	
四元	二元二角	四角	中國通用銀
中國及海外各埠			
全十二冊	半年六冊	一冊	
四元五角	二元四角	四角四分	

凡日本郵局已通之地全年加郵費三角未通之地全年加郵費一元凡定閱交報費者務祈將郵費一併交下乃能奉寄

告白價目表

一頁七元	半頁四元	一行四角
------	------	------

編輯兼發行者 趙毓林
印刷者 岸太郎
發行所 橫濱市山下町百六十番 新小說社
印刷所 橫濱市山下町百六十番 新民叢報社活版部

廣智書局特別廣告

本局以開通民智輸入文明爲目的凡次等之書徒費學者財力目力理宜屏絕
去年以前別擇容有不精今益加改良定爲三例

一以後續出之書非佳本不印行

一以前售完之書非佳本不再版

一以前存留之書非佳本不再發賣

今將兩年來所印售佳本爲學者所必須讀者列目如下其餘續出者隨時佈聞

上海棋盤街中市

廣智書局總發行所啓

廣智書局各種叢書價目

歷史叢書十種

一	世界進化史	八角
二	世界近世史	九角
三	歐洲十九世紀史	八角
四	中國文明小史	四角
五	支那史要	八角
六	英國制度沿革史	一元
七	日本維新三十年史	一元六角
八	埃及近世史	二角五分
九	俄羅斯史	八角
十	英吉利史	七角

(十種合購定價大洋七元)

政法學叢書十種

一	政治原論	七角五分
二	政治汎論	二元
三	政治學	一元五角
四	法學通論	三角
五	憲法精理	五角五分
六	國憲汎論	一元
七	萬國憲法志	五角
八	英憲法史	一元二角
九	英國憲法論	六角
十	國際公法志	五角

(十種合購定價大洋八元)

廣智書局各種叢書價目

教育學叢書五種

- | | | |
|---|---------|------|
| 一 | 心理教育學 | 五角 |
| 二 | 教育學史 | 八角 |
| 三 | 格氏特殊教育學 | 三角五分 |
| 四 | 教育問答 | 二角五分 |
| 五 | 德育及體育 | 二角五分 |

(五種合購實洋一元六角)

飲冰室叢書七種

- | | | |
|---|----------|------|
| 一 | 飲冰室自由書 | 四角 |
| 二 | 現今世界大勢論 | 二角五分 |
| 三 | 四大家政治學說 | 三角 |
| 四 | 意大利建國三傑傳 | 二角 |
| 五 | 李鴻章 | 二角 |
| 六 | 康南海 | 二角 |
| 七 | 新大陸游記 | 一元 |

(七種合購實洋二元五角)



廣智書局各種叢書價目

財政學叢書五種

- | | | |
|---|--------|------|
| 一 | 中國財政紀略 | 二角五分 |
| 二 | 中國商務志 | 四角 |
| 三 | 歐洲財政史 | 三角 |
| 四 | 萬國商務志 | 六角五分 |
| 五 | 工商理財要術 | 四角五分 |

(五種合購實洋一元八角)

名人雜著十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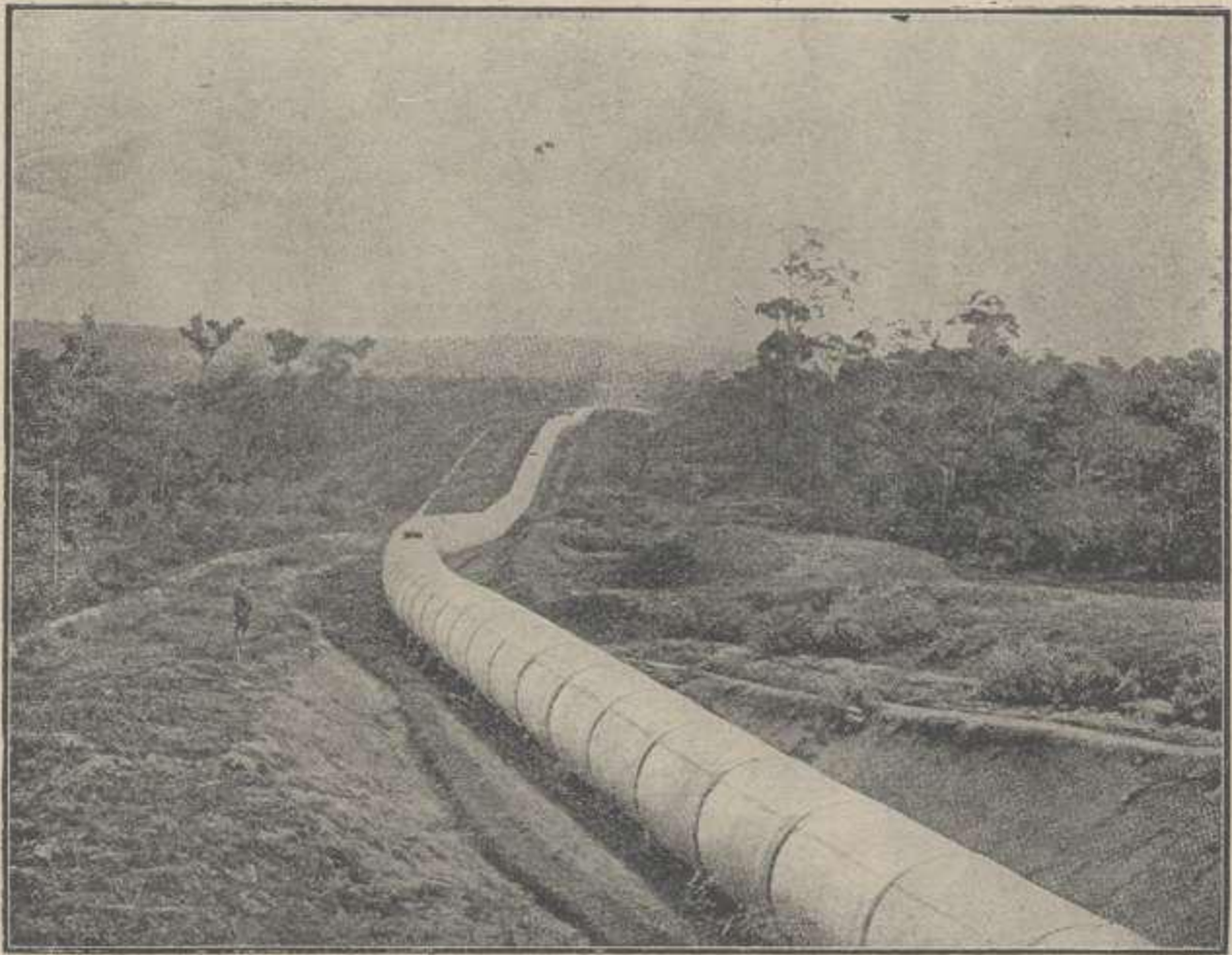
- | | | |
|---|-------------|------|
| 一 | 天則百話 | 四角 |
| 二 | 福澤諭吉叢談 | 三角五分 |
| 三 | 人羣進化論 | 五角 |
| 四 | 族制進化論 | 三角 |
| 五 | 公德講話 | 二角五分 |
| 六 | 修學篇 | 二角五分 |
| 七 | 十九世紀歐洲文明進化論 | 三角五分 |
| 八 | 十九世紀大勢變遷通論 | 四角 |
| 九 | 十九世紀末世界之政治 | 四角五分 |
| 十 | 中國魂 | 四角 |

(十種合購三元二角)

人 美 西 泰



管水來自及泉噴之淵深(尺九二七一) 梨雪洲澳



歷史
小說 **痛史**

我佛山人

第七回 痛蒙塵三宮被辱 辟謠譏二將憐忠

話說太皇太后欲圖旦夕之安。情願奉表稱臣。就叫詞臣擬定了降表草稿。仍着劉昱送去。給伯顏看過合式不合式。劉昱領旨齎了表文稿子。到了平江。見過伯顏。將稿呈上。伯顏看過一遍道。雖然如此。還要叫你們主子交代各路守將。一律投降。我兵到時。自然秋毫無犯。倘若不然。我仍是殺一個寸草不留。你快回去。叫臨安百姓。家家門上都要貼個帖兒。寫着大元順民四個字。你們也該準備犒軍禮物。我隨後便來也。劉昱諾諾連聲退出。回去奏聞。太皇太后大驚道。我只道投了降。他便不來。誰知仍是如此。只得依他而行的了。說罷又哭起來。對陳宜中道。卿去備辦一切罷。哭倒在龍床之上。衆內監攙扶上輦。回入宮去。從此就病倒了。不一日張世傑勸王兵到。將兵劄在城外。自家匹馬進城。到

宮門請旨。黃門官傳了進去。良久出來說道。奉了內諭。太皇太后慈躬不豫。不能視朝。可到陳丞相那邊去。世傑只得出來。去尋陳宜中。只見宜中指揮衆人。殺牛宰馬。十分忙碌。問起情由。方知道要進降表。惱得張世傑暴跳如雷道。我們在外面拚性命的廝殺。如何這裡就降了。陳宜中道。要救目前。也是沒法。如今文文山也拜了相。你去訪訪他。從長計議罷。世傑聞言。辭了宜中。去訪文天祥。只見天祥座上。先有一客。世傑看那客時。不覺吃了一驚。原來不是別人。却是鎮守安仁的謝枋得。世傑不及與天祥見禮。先向枋得道。這是疊山先生呀。何得在此。我記起身入衛時。路過安仁。曾得一會。我沿路轉戰而來。路上不免有些耽閣。請問如今江西情形如何了。枋得道。自從將軍行後。元兵便襲了建昌。又攻破了饒州。呂師夔那廝。親帶元兵來取安仁。安仁那邊城低濠淺。將寡兵微。將軍你是知道的呀。因此把守不住。只得退到建寧。那知元兵尾隨而來。又破了建寧。我只得棄了妻子。趕來臨安請罪。方纔到此。尙未到宮門請旨。世傑

咬牙切齒道。甚麼罪不罪。左右大家都投了降。就算了。文丞相。你是向來講氣節的人。怎麼看着一班賣國求榮的奸賊。慫恿得朝廷也奉表稱臣。你却一言不發。也不知道阻止。阻止我。如果早趕到兩天。得見那回事。我張世傑是情愿一頭撞死了。也不肯看這種沒廉耻的行徑的說罷。他就大叫。皇天后土。列祖列宗。那一掬英雄熱淚。不由的如斷線珍珠一般。歷歷落落滾將下來。文天祥嘆道。當日太皇太后只圖急顧目前。以爲送了降表。可免兵至臨安。俟兵退後。再圖善策。何期伯顏不肯退兵。必要一到臨安。以示威武。世傑不等說完。便搶住說道。甚麼示威武不示威武。只怕他到得臨安時。也就不肯空過。我不管他。等他來了時。先將伯顏一槍搠死。然後殺退元兵。看你這班文臣。羞也不羞。謝枋得道。張將軍且請息怒。我們商量大事要緊。說是要殺伯顏呢。也未爲不可。不過他的大兵已經深入重地了。僅僅殺他一個伯顏。他還有多少勇將呢。萬一殺他不成。他反殺起來。這不是投鼠忘了忌器麼。文天祥道。事已至此。將

軍再加些怒氣。也是無用。如今且待敷衍過了伯顏。我們再圖後舉。不是我文某今日忽然淪亡了氣節。須知生米已成熟飯。仗着這匹夫之勇。是不能成事的。世傑嘆了一口氣。方纔說道。適間無禮。望丞相恕罪。天祥道。這纔足以表見將軍忠勇。何罪之有。直到此時。三人方纔分賓坐下。天祥問起一路情形。世傑道。本來由鄂州到江州時。是分水陸兩路。自從呂師夔反了。水師退入鄱陽湖。及來時沿江水路。多是賊兵。故將水師也調上陸路。一起前來。又說起宗仁宗義之事。天祥嘆道。忠義之士。每每屈於下僚。倒是一班高爵厚祿的。反的。反了。逃的。逃了。降的。降了。反叫。胡人說我們中國人沒志氣。真是可恨。可嘆。不知宗氏弟兄二人。此次有隨來麼。我很想一見。此等義士。是不可多得的。世傑道。現在城外。就可叫來。隨叫自己從人去叫。不一會兒。兄弟兩個都來了。世傑叫他上前見過。天祥着實誇獎了一番。又問了好些話。宗仁却對答如流。原來他兄弟二人。稟賦不同。性質各別。宗義只是一勇之夫。爲人爽直。宗仁雖也是個武

奔他却恂恂有儒者之風。也曾在經史上很用過些功。天祥見他如此。愈發歡喜。宗仁也是欽仰天祥不置。遂回身便對世傑說。要求世傑做介紹。拜天祥爲師。世傑笑道。你們當面說得好好的。正好往下說去。何必要我做甚媒人。只是你既拜文丞相爲師。要好好的學他的氣節。不要像世上的畜生。濫官鑽了門路。拜了濶老師。便要求八行書往外面謀差。謀缺刮地皮去罷了。謝枋得笑道。宗義士斷不如此。將軍適纔何等盛怒。如何這會忽然打趣起來。世傑道。不是我打趣。我實在恨這班畜生。時時都想痛罵痛打他一番。我罵他畜生。還嫌輕不知要罵他是個甚麼纔好呢。我也知道宗仁不是這種人。因偶然聽見拜老師的話。我觸動起來。順口罵他兩句。就是你們文人說的。甚麼借題發揮的意思呢。說的天祥也笑了。宗仁見天祥沒有推託。知是允了。便端端正正的拜了四拜。說道。匆促間未曾帶得贄見。求師相見諒。世傑道。只要二百兩銀子的米票就够此是現代京師風氣。天祥笑道。張將軍如何只管取笑。因問宗仁表字。宗仁道。愚

兄弟一向處在下僚。沒有表字。天祥道。罷罷。老師呢。我也不敢當。不過我甚愛你們這一點忠義之氣。早晚同你討論討論也好。我今先送你們各人一個表字罷。你居長。可叫伯成。合你的仁字。你令弟居次。可叫仲取。合他的義字。宗仁宗義都上前謝過。宗仁便要辭了世傑。跟隨天祥。世傑自己應允。忽報說伯顏兵已到。離城十里。剗住。太皇太后扶病臨朝。召百官議事。天祥急急入朝。張世傑謝枋得仍到宮門候旨。太皇太后一併召了進來。便要商量如何送表去。天祥奏道。奉表稱臣。究竟過於辱國。臣當冒死到元營力爭此事。或能爭回萬一。亦未可知。太皇太后道。先已應允了。並且稿子都送他看過。只怕爭也無益。樞密使吳堅出班奏道。文天祥之言是也。且盡人事做去。成否再聽天命便了。太皇太后即准奏。就叫文吳二人做祈請使。到元營面議。天祥吳堅辭了朝。各帶着兩員門客。上馬同去。天祥帶的是宗仁。還有一個杜濟。這杜濟表字景文。也是天祥的門生。當下一行人來到元營。入見伯顏。伯顏道。你等送降表來麼。天

祥道。非也。特來與將軍商議兩國大事。如今宋室雖說衰微。南方半壁。尙自無恙。未嘗不能立國。叵耐我朝羣小弄政。引進的多是貪生怕死之徒。一旦聽得將軍兵到。遂建議要降。試問一國之君。那有降的道理。所以我朝忠義之士。一聞此言。莫不怒眦破裂。今我太皇太后。特命某二人來與將軍約。請將投降兩字。暫閣一邊。再講修和。若北朝以宋爲與國。請將軍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北朝。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淮浙廣閩。尙多未下。利鈍未可知。兵連禍結。必自此始。將軍思之。伯顏道。前日劉岳來送到草稿。我已經申奏朝廷去了。如何可以挽回。況且你們已經有言在先。又何得反悔。難怪得我在北邊時。就聽得說南人一無氣節。二無信行的了。天祥怒道。將軍說那里話來。這是關繫我國存亡的大事。自當從長計議。何能說是反悔。何能說是無信。至於無氣節的話。在將軍不過指叛中國降北朝之人而言。不知叛中降北之人。都是中國最不肖之輩。狗彘不若之流。罷了。斷不能作爲衆人比例的呢。譬

如北朝雖有人類。却不能沒有畜生。今將軍欲舉中國之畜生。概盡中國之人類。如何使得呢。伯顏道。然則你們南朝如何用這班人守土呢。天祥道。朝廷失於覺察。誤用匪人秉政。所以汲引之人。都是此狗彘之輩。莫非命運使然罷了。其時呂文煥、黃順、呂師夔一班人都在旁邊。聽了天祥此言。一個個都羞的無地可容。當下伯顏便送吳堅先回去覆命。却留下天祥。天祥道。將軍既不允所請。也要放我回去。如何留下我來。伯顏道。丞相爲宋朝大臣。來此議事。責任非輕。故留在此。早晚好商量大事。不必多疑。說罷便叫左右引到別帳去安置。當下吳堅回到城內。奏知此事。太皇太后沒法。只得命詞臣寫了降表。送到元營。伯顏見了。就差了幾員文武官兒。帶了一千元兵。入臨安城去。一時臨安城中百姓。都寫了大元順民的帖子。貼在門上。以爲如此順從。這奉天承運大元皇帝。的天兵。可以不致騷擾了。誰知仍是強賒硬搶。虜掠姦淫。無所不至。可憐這班百姓。受了荼毒。還沒有地方去控告。只得忍氣吞聲。而受那幾個文武官兒。

奉命進城。先封了府庫。又將各種圖書冊籍。取個一空。縱容兵丁。分佔各處宮殿。可憐宋室大臣。那個敢爭論一句。張世傑屢次三番要殺起來。又因伯顏大兵近在咫尺。恐怕驚了三宮。只得耐着性子。忽然一日有人報說元兵抬了太皇太后及太后皇帝去了。世傑又驚又怒。便要去搶奪回來。忽又想起事情不可鹵莽。且去尋疊山商量。想罷便去尋謝枋得。枋得道。三宮昨日已經出城。此時想已在元營了。如何去搶得來。將軍不來商量。我也正要訪將軍去。此時大事盡去。幸得益信兩王在外。將軍急宜引兵他去。以圖後舉。即下官也要就此他去。再作後圖的了。世傑聞言。辭了枋得。率領陳瓚宗義及所部兵士。浮海去了。原來伯顏留文天祥在營中。見他舉止不凡。有時與他談論。他却絕無屈節的意思。因想留下此人。以佐宋帝。終恐久後要報仇。不如趁此時一不做二不休。給他一個絕望。故傳令進城的官兒。將太皇太后及全太后德祐帝虜了出來。一面差人追益信二王。可憐太皇太后此時病在宮中。元兵不由分說。便要

扶他出去。爭奈他是個病人。扶他不起。於是連所睡的龍床。一並拾起來。十來個人擁着就走。全太后方抱着德祐帝。也被他們簇擁着上了一頂小轎。抬着向元營而來。到得元營時。伯顏叫帶入後營安置。全太后沒法。只得到後面來。入到後面。只見地上攤着一條蘆席。太皇太后躺在上面。四面一看。空洞洞的連桌椅也沒有一張。只有橫七豎八的地上攤着些蘆席。全太后不禁放聲大哭。走近太皇太后前問候了一番。席地坐下。婆媳相對流淚。並沒一言。看看天色已晚。只見一個韃兵。拿了一隻烤熟的整牛蹄。放在面前。又放下兩把小刀子。全太后看時。那牛蹄的皮也不會剝下。上面燒的焦一塊黃一塊。內中還有許多未曾刮淨的毛。一股腥膻之氣。向鼻孔內亂攢。惡心還來不及。如何吃得下去。爭奈德祐帝半天沒有吃的。餓得他呱呱亂啼。全太后只得取刀來切下一片。取來一聞。又是腥。又是臭。說道。官家不吃也罷。德祐帝如何肯依。搶在手中。向嘴裏亂塞。剛剛吃下去一塊。忽然一個惡心。哇的一聲。盡情吐了出來。急得全

太后要哭。忽聽得帳外一人叫道。不要哭了。你家甚麼文丞相武丞相要來見你呢。一面叫着。一面進來。此時太皇太后昏昏沈沈的睡在地下。全沒聽見。全太后聽得是自家人來。見猶如孩童得了親爹娘一般。好不歡喜。忙叫快宣進來。快宣進來。那人道。好不害臊。做了囚囊。還要擺皇帝家的架子。宣呀。召呀呢。說着出去了。不一會只見文天祥進帳來。俯伏在地。奏道。使三宮受驚。臣等之罪。萬死莫贖。全太后放聲大哭。德祐帝見太后哭了。雖不知是甚事。也哇哇的哭起來。哭的昏沈睡去的。太皇太后也醒了。微微開眼。見文天祥俯伏在地。還有兩個不認得的。跑在天祥身後。太皇太后喘吁吁的道。丞相起來罷。到這地方了。還說到此處。便喘的說不下去了。聲音太微。天祥還沒聽得。全太后聽了。因勉強止住哭。一抽一咽的說道。丞相請起來罷。老太后給丞相說話呢。天祥奏道。不知太皇太后慈躬如何了。太后道。今日受這一驚。益發沈重了。天祥道。揔是臣等死罪。說着在後頭那兩人手中。取了一盃白飯。一甌薄粥。兩碟小

菜進上來，可憐桌子也沒有一張。只得擺在蘆席上。那地又不平，幾乎把一甌粥打翻了。德祐帝便忙着要吃。全太后道：「難得丞相忠心，但不知從那里覓來的那二位又是甚麼人。」天祥道：「臣雖被伯顏軟禁在此，然而供應飲食，還不會缺。今日聽得三宮聖駕到此，便急急要來請見。怎奈這里監守極嚴，不得進來。適纔送飯來的人對臣說道：『文丞相，你好造化，有的好吃好喝。你們太后皇帝只吃得一隻炙牛蹄，還是臭的呢。』臣聽了此言，不敢自用，解下腰間金帶，賄了監守的人，特地送進來御用。那兩個一名杜濬，一名宗仁，是臣的門生，並未授職。全太后道：『難得卿等一片忠誠，但願天佑宋室，將來恢復江山，必當裂土分茅以報今日。』又撫着德祐帝道：『官家，你要牢牢記着呀。我們今日纔是素衣將做豆粥難求的境地呢。』話猶未了，只見那監守的人惡狠狠的拉着天祥就走。說道：『再遲叫元帥知道，我們擔當不起呀。』天祥尚欲有言，全太后道：『丞相方便罷，莫要激惱了他。』下次不得進來。我姑媳母子三人，此時全靠的是丞相呀。天

祥只得辭了出來。這里全太后起身。端了一甌薄粥。喂太皇太后去吃。只吃了幾口。便噲咳了。搖頭說不吃。全太后自家也是苦的吃不下咽。只有德祐帝爬在地下。一把一把的不分是飯是菜。抓着了便往嘴裡送。全太后見了這等情形。又是氣惱。又是苦楚。思前想後。又不覺落下淚來。看看天色已夜。一片胡笳之聲四起。帳內黑黑的。並沒有有一個燈火。德祐帝又哭個不了。忽然看見兩行火把。大放光明。一班驍兵。擁着一個將官。手中挽着十多個人頭。走進帳來。對着全太后一擲。骨碌碌血淋淋的滾滿一地。嚇得全太后不知是何事故。仰面一交跌下。德祐帝慌得沒處躲藏。那將官發話道。這是賣放文天祥見你的人。我家元帥查着了。砍了頭來。叫你們看看。此處你容身不得。元帥叫連夜解你們上燕京去。走罷。說着不由分說。把全太后及德祐帝推入一頂小轎內。又用一塊破板。安放了太皇太后。抬起來就走。這一去不知如何下落。且待下文交代。再說伯顏叫人押解了宋室三宮去後。思量留下文天祥在營不妙。恐他又

生出別事。又叫人將他師生三人。送到鎮江。暫行安置。三人到得鎮江時。也同在元營一樣。有人監守着。寸步難行。住了好些時候。要想一個脫身之計。揔沒機會。恰好一天是伯顏生日。元主特地差官賚了禮物來賜壽。伯顏時尚在臨安營中。大排筵席。與衆將官宴飲。傳令各處營盤。是日各兵丁一律賞給酒肉。監守天祥之人。也得了一分酒肉。到了晚上。吃得爛醉如泥。宗仁出外看見這個光景。便悄悄地牽過三四馬來。與天祥杜濟一同跨上。悄悄的出了營門。不辨東西南北。加上一鞭。任那馬信脚跑去。不到一時。走到江邊。天祥指着對江道。聽說真州未失。我們能渡到那邊便好。宗仁便下馬沿江邊去尋覓渡船。恰好一隻漁舟。泊在那里。宗仁便呼渡。惜船太小。只能渡人。不能渡馬。於是三人棄了馬匹。跳上船去。渡過江來。恰好在江邊遇見一隊宋兵巡哨。那領兵官便是真州權守李庭芝部下先鋒苗再成。當下再成見了天祥大喜道。丞相得脫虎口。宋室江山。尙有可爲。不知今欲何往。天祥道。我想先去見李庭芝商量。

再成道。不可。先數日真州城中起了一個謠言。說伯顏打發一個丞相到真州來說降。丞相若去見他。他必疑心及此。今不如先在驛館歇下。待某先去稟知。看是如何情形再處。天祥依言。在驛館歇下。苗再成自去了。不到半日。即回到驛館。對天祥道。如何。某知李權守必疑到丞相也。某入城告知此事。他果然疑心丞相是說降的。叫某來取丞相首級。某想自軍興以來。守土之人。叛的叛了。降的降了。那個及得丞相的氣節。今某贈馬三匹。請丞相投向揚州去罷。天祥大驚道。如此我不得行。但不知將軍如何覆命。再成道。某只說丞相聞風先行。追趕不及罷了。天祥遂謝過再成。同杜宗二人上馬而去。行不到廿里。忽聽得後面鑾鈴響處。有人大叫文丞相慢行。天祥勒馬回頭看時。只見爲首一員武將。率領二十餘騎追來。見了天祥滾鞍下馬。聲喏道。某乃李權守部下副將。二路分是也。天祥道。這又是李權守叫趕我的。二路分道。正是。天祥嘆道。李權守終久疑我。我便回去與他分割明白罷。二路分道。使不得。權守此時正當盛怒。

回去必遭毒手。今某奉權守之命來追丞相。某想丞相節氣凜然。人人都欽仰的。至於權守的疑丞相。也是一股忠義之氣。不過未曾細細尋思。誤聽謠言罷了。久後終當明白的。某恐丞相路上缺乏資斧。備得金珠在此。不敢說贈贖。乞丞相笑納。天祥道。得蒙仗義釋放。已是銘感不忘。厚貺斷不敢受。二路分再三相讓。見天祥只不肯受。便將金珠委在地下。上馬對天祥說一聲丞相前途保重。回馬不顧而去。天祥不勝太息。只得同杜宗二人將金珠分纏腰際。上馬向揚州而去。到得城下時。已是四鼓。不便叫門。且下馬歇息。欲待天明進城。此時四面寂寂無聲。忽聽得一人在城上道。奉太守命。今日真州李權守文書到此。有能殺文丞相者。將首級去見。賞千金。你們天明留心盤查出入。天祥等三人聽得。驚得手足無措。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走窮途文天祥落難 航洋海張世傑迎君

却說當下文天祥聽了城上的話。不覺大驚。思量此時無地可投。算來算去。只

有由通州出海一路。可以投奔。然而這一路却是敵兵甚多。路上恐有不測。此處又非久居之地。只得同杜宗二人。跨上了馬。向通州一路而去。走不多時。天色已亮。只見道旁一座古廟。三人下馬。入內計議。只見裡面先坐着一人。麻衣麻履。戴一頂草冠。繫一條草帶。手中拿着一根四尺來長的竹竿。挑着一塊三尺來長的白布。上寫着「漢族遺民星卜」六個字。天祥定睛看時。不是別人。正是謝枋得。不覺又驚又喜道。難得疊山在此相遇。請問何以到此。枋得道。自從丞相去後。不久元兵就到臨安城內。可憐那一番淫掠。真是慘無人理。後來又聽得三宮北狩。那時張世傑來同我商量。後來聞得他航海而去。大約取道溫州。再圖恢復去了。不到幾日。元兵便去。可憐臨去那一番殺戮。真是天愁地慘。日月無光。那時我想雜在城中。徒死無益。因此改了冠服。變了姓名。混出城來。一路以賣卜爲生。喜得無人盤詰。故一路到此。不知丞相何來。天祥也將別後之事告知。又勸枋得同去找尋二王。希圖興復宋室。枋得嘆道。天下事已經至此。一定

無可挽回。我縱去也無益。還望丞相努力。文天祥詫道。何以疊山先生也。出此言。豈不聞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麼。枋得道。我豈不知此理。但我看得目下決難挽回。丞相可去盡力而爲。我雖是芒鞋草履。須知並不是忘了中國。不過望丞相努力在朝。待我努力在野。丞相圖的是眼前。我圖的是日後。天祥道。日後如何可圖呢。枋得道。丞相此言。莫非疑我迂濶麼。你看元兵勢力雖大。倘使我中國守土之臣。都有三分氣節。大眾竭力禦敵。我看元兵未必便能到此。都是這一班人。忘廉喪恥。所以纔肯賣國求榮。元兵乘勢而來。纔至如此。丞相你想置身通顯之人。尚且如此。何況那無知小民。自然到處都高揭順民之旗。箠食壺漿。以迎胡師的了。古人有言。哀莫大於心死。我們中國人。人心一齊都死了。如何不哀。我此去打算以賣卜爲生。到處去游說那些縉紳大族。陳說祖國不可忘。胡元非我種。族非但不能推戴他爲君。並且不能引他入中國。與我混雜的。如丞相此去。可期恢復。固屬萬幸。萬一不然。我浮沈草野。持此論說。到

處開導。未嘗不可收百十年後之功。天祥聽罷拱手道。先生真是深心之人。敢不佩服。又顧杜宗二人道。我是受朝廷厚恩之人。不得不以死報。你二人既未受職。何不跟謝先生去。也可助謝先生一臂之力。這也是各盡其職。與委棄責任的不同。杜濟道。話雖如此。只是師相此時無人作伴。好在謝先生這番話。弟子們都已聽見。從此只要留在心上。便是宗仁道。弟子跟隨師相。沒有幾時。何忍相離。弟子但願跟隨師相。以行師相之志。謝先生之志。少不得也要隨時留心。如今謝先生資此志。要行於草野。弟子們即秉謝先生之志。行之於陣上行間。豈不是好。又何必遠離師相呢。謝枋得道。伯成兄之言甚是。我們只要立定了主意。到處都是可行的。並且幾個人湊在一處。到一處不過是一處。縱使遊說動了。也不過是一處。何如大家分道而行。每人到一處。每人說動了一處。就有幾處呢。天祥道。我從鎮江亡命到此。不知向何處去爲佳。尙望高明指示。杜濟道。正是。聞得謝先生深通易理。何不指示趨向。枋得道。景文兄何以也。出此

言。豈不知大易的道理。處常不過論的是修齊治平之道。處變不過論的是天人之理。何嘗有甚吉凶。世俗的人動不動以爲易經是卜筮之書。豈非誣罔了易經麼。至於我變易冠服。以賣卜爲生。這不過是要掩着韃子的耳目。暗中行我的素志罷了。難道我也像那江湖上的人。搖了搖課筒。說甚麼單單拆。拆拆單。去妄言吉凶麼。天祥道。話雖如此。但我們匆促之間。走到此地。實是無處可奔。究不知從那里去好。疊山先生倫有高見。還乞示知。枋得道。此去通州。是沿海的地方。最好走動。那邊有可作爲最好。萬一不妥。那里貼近海邊。也可浮海而去。大約益王信王。必是取道溫州。海路可以通得的。此是一條正路。若說江南一路。此時已沒有一片乾淨土。倘非兵力厚集。是斷斷乎去不得的。天祥道。然則先生此時到那里去。枋得道。君后蒙塵。妻子散失。我此時是一無牽掛。四海爲家。可以說得行無定踪的了。說罷立起來。持了那布招牌。長揖而別。大有閒雲野鶴之致。天祥太息一番。與杜宗二人。上馬向通州而去。這日到得高郵。

已是黃昏時分。三人揀了一家客店住下。一路上風塵僕僕。到了此時。不免早些歇息。二人用過晚膳。就上床安歇。睡到三更時分。忽聽得門外人喊馬嘶。正在疑惑間。又不知是甚麼人將房門打得一陣亂響。叫道。快起來。快起來。元兵到了。宗仁急起來開門看時。原來是店主人。氣喘吁吁的道。元兵來了。你們快走罷。遲了他殺來與我無干。宗仁方欲問時。那店主人已是一溜烟的去了。此時天祥杜濟也都起來了。三人一同出外探望。忽見一隊元兵。一擁而入。三人急急閃在一旁。在黑暗的去處悄悄的張望。只見一個頭目居中坐下。便叫韃兵去搜尋各房。不多一會。捉到了五七個人上來。內中還有兩個婦女。那頭目叫搜身。却搜不出甚麼來。頭目叫拉去砍了。只留下兩個婦女聽用。三人看到此處。不敢久留。閃閃躲躲的要想混出去。誰知門外又來了一羣韃兵。只得回身摸到後院去。尋了尋。並沒個後門。尋到馬房內。喜得三匹馬還在。只是無路可出。抬頭看時。忽見馬房旁邊一堵矮牆。已經缺了一角。那牆下堆着一堆斷

磚零瓦。知道必是先有寓客在此逃走。三人只得也踰垣出去。那三四馬無從牽得出來。只好棄了。於是三人徒步而行。暗中摸索。喜得這條路甚是僻靜。看走至天明。並未遇見一個韃兵。天祥道。天色要亮了。我們如此裝束。倘遇了韃子。斷難倖免。不如趁此時棄去長衣。改做鄉人模樣。還可以遮飾遮飾。二人聞言道。正該如此。當下三人把外面長衣脫了。只穿短衣。又取些污泥。略畧塗污了面目。仍向前行。轉過彎來。却是一條大路。此時微微的下了一陣小雨。一天陰雲。將太陽蓋住。辨不出東西南北。只得順着大路走去。正走之間。忽遠遠的聽得前面一片胡笳之聲。知道元兵又要來了。急得無地可藏。四面一看。只見道旁有一間燒不盡的房屋。七斜八倒的好不危險。三人冒險入內。蜷縮做一堆。伏了良久。聽得外面一陣馬蹄亂響。一個韃兵舉起了手中槍。把那破房屋搗了一下。只聽得潑刺一聲。又倒下半堵牆。一塊殘磚。恰好打到天祥腿上。杜濟頭面上幾乎也着了兩塊。幸得雙手抱着頭。只打在水腕上。忍着痛不敢

聲張。等了半晌。外面寂寂無聲。方纔出來探望。見元兵去遠了。方敢出來。此時不敢再走大路。向斜刺裡一條小路而去。天祥腿上十分疼痛。杜濟宗仁二人扶着。勉強而行。走到向午時分。腹中飢餓難堪。更難行動。身邊又沒帶得乾糧。只得坐在路旁小歇。正在無可奈何之時。忽見來了一羣人。大約可有五七輩。也像是逃難的光景。宗仁迎上一步。拱手道。列位可也是避兵到此的麼。內中一個後生道。正是。韃子的行蹤沒有一定的。你們坐在此處不走。萬一來了。如何是好。宗仁道。正是在下昨夜倉皇出走。未曾帶得乾糧。此處又無飯店。我師徒三人。餓的行走不動。是以在此小歇。不知列位可曾帶有乾糧。乞賣些與我們充饑。不論價值。那後生道。兵荒馬亂的時候。吃的是最要緊。誰要你的錢財。來乾糧是有的。却不肯賣。內中有一老者對那後生道。哥兒。不是這等說。我們同在難中。都是同病相憐的。我們既有在此。就該給些與他。纔是那後生聽了老者之言。便在囊中探出了六七个燒餅。送給宗仁。宗仁便問要多少錢。那後

生道。我說過不要錢。是送給你的。宗仁便請問姓名。那老者笑道。我們同是國破家亡的人。逃避出來。不過得一日過一日。得一時過一時。想來大家總不免要作刀頭之鬼。你受了幾枚燒餅。還要請問姓名。難道還想有甚安樂的日子。供我們的長生祿位麼。還是希圖日後相逢再行酬謝呢。我這個不過是行個小小方便。奉勸你也不必囉哩了。快吃了走路罷。提防鞭子到了。連一日也活不成呢。說着一行人自去了。這裡宗仁捧着燒餅來獻與天祥。大家分吃了。畧畧好些。又歇了一會。方勉強起行。走不到十里路。只見迎面一行人。飛也似的跑來。口中亂嚷不好了。不好了。鞭子來了。快走罷。天祥等讓過這班人。商量暫避。天祥道。你二人走得動。快去罷。我是要死在此地的了。宗仁道。師相一人之身。所繫甚重。何出此言。說罷不由分說。把天祥背在身上。向來路跑去。終是背着一人。走不大快。又不知後面鞭兵多少。正在心忙意亂之時。杜濟大叫道。伯成兄。不要走了。有了避處了。宗仁立定脚時。杜濟指着路旁一叢蘆葦道。我

們何不暫躲在那個所在。料來韃子摠想不到那裡面有人。宗仁看時。那一叢蘆葦。果然生得十分週密。儘可藏得着人。便放下天祥。走下去撥出一條路。方纔來扶了天祥下去。杜濟也跟了下來。天祥道。我在此暫避。你二人可去了。等韃兵過後。再來此尋我未遲。宗仁道。這個如何使得。我是要在這保護師相的。不過景文兄不可在此。你須出去將我撥出的一條路。仍舊撥好。方可掩人耳目。不然一望而知。這里有。人了。撥好之後。可在就近再尋個躲避之處。等韃子過了。再到此處相會罷。杜濟聽說得有理。便走了出來。收拾停妥。心中暗想。與其去躲避。不如我在路上等他。他到時我方逃走。引他追過了此地。我縱被韃兵殺死。却救了師相及伯成了。打定了主意。就在路旁坐下。等了良久。方見一行韃兵。騎着馬。啣尾而來。只因這一條是小路。兩旁多是荆棘蘆葦。所以不能散開走。只得啣尾而行。杜濟望見了。發脚就跑。那爲首的韃兵。便加上一鞭趕來。馬行的快。早被趕上。韃兵再加上一鞭。趕在杜濟前面。方纔下馬攔住要

捉。杜濟道。不要捉。我有些寶物。送與你買命如何。這韃兵不懂得漢話。只伸手來拿住杜濟。等後騎到了。內中有幾個原是漢人投降過去的。與杜濟傳了話。那韃兵點頭應允。杜濟便將纏在腰上的金珠。一齊取出。又撩起衣服叫他看過。並沒有了。只見那韃兵又吱吱咕咕說了幾句話。那降元的漢奸。便代他傳話道。這是我們的隊長。我們這一隊兵是昨夜到高郵時失路的。如今隊長見你這個人老實。不殺你。叫你引導我們到高郵去。杜濟故作失笑道。你們已經到了高郵。還問高郵呢。只這條小路一直去。不到五里遠近。便是高郵大路了。還用得着引導麼。韃兵聞言。撇了杜濟。自上馬去了。杜濟回身尋着天祥宗仁。告知此事。於是二人輪着背負天祥而走。走到酉牌時分。忽然傾盆大雨起來。苦得無處可避。只得冒雨前行。行了半里多路。見路旁一個墳堂。宗仁道。好了。好了。我們避雨的所在了。背着天祥。走到墳堂之內。只見裡面先有兩個人在那里避雨。旁邊放着兩擔柴。像是個樵夫模樣。三個進內也席地而坐。慢慢的

與那樵夫說起話來。將真姓名都隱了。只說是從高郵避兵而來。要到通州去。今夜沒有投宿的地方。不知此地可有客店。樵夫道。此地沒有客店。過往的人都是在廟宇裡投宿。但廟宇都在鎮上。遠着呢。天又下雨。恐怕趕不上了。宗仁道。不知二位尊居何處。可能借住一夜麼。樵夫道。我們家不遠。等雨小了。可以同去。不過簡慢些。天祥道。只是打擾不當。說話間雨也住了。於是一同起行。宗仁依舊背上天祥。此時天色夜了。黑越越的走了一里多路。方纔得到。樵夫敲開門。讓三人入內。一面燒起火來。讓二人脫下濕衣去烘。一面盛出飯來。三人吃畢。宗仁在腰間摸出一塊零碎銀子。酬謝了樵夫。又問起此去通州還有多少路。此地可有轎子。樵夫道。這裡去通州。只有五十里路。轎子是沒有的。你們想坐轎子麼。宗仁道。我二人並不要坐。只是這位先生傷了腿。走不動了。樵夫道。那麼是爲走不動要坐的。不是爲的是要裝體面。這就好商量了。宗仁道。本來不是要裝體面。只要一頂小轎就好。不然就是山轎也使得。樵夫道。都沒有。我

家有一隻大籬筐。儘可坐得下一個人。明日請這位先生坐上去。我兄弟二人拾起來。不到一日。就可趕到通州了。說得三人都笑起來。然而想想除此之外。更無別法。只得依他而行。一夜無話。次日早起。晨餐已畢。樵夫取過一隻大籬筐。拴上了繩索。請天祥坐上去。樵夫兄弟二人抬着先走。杜宗在後跟隨。果然申牌時分。便到了通州。天祥索性叫挑到海邊。始取些碎銀子謝了樵夫。尋了一號海船。向溫州而去。且說當日派益王鎮廣州。信王鎮福州。那時江西道路梗塞。故益王也同了信王一起。從陸路取道溫州而去。走到半路時。忽報說元兵已破了臨安。遣鐵騎追來。楊淑妃大驚。急請駙馬都尉楊鎮。帶兵數千斷後。自家同了兩位小王。輕車輕騎先行。到得溫州。十分狼狽。不到幾日。又報道楊鎮兵敗。被元兵虜去了。楊淑妃十分驚慌。忽報直學士院陸秀夫帶兵二萬來護駕。楊淑妃方纔少定。只得垂了簾子。隔簾與陸秀夫答話。秀夫道。此時臨安已失。論理兩位王子。早當就籓。但以時勢而論。不宜即去。且在此處剗住。待

過了幾天。臨安百官。總有到此的。大家會齊了。從長商議。再定行止。爲是。淑妃道。便是奴也是這個主意。故此在這裡守候多天。先生一路辛苦。且請退出歇息罷。秀夫辭了出來。不數日。陳宜中也到了。臨安百官陸續到的倒也不少。大家會着議事。陳宜中道。今三宮北狩。國不可一日無君。益王係度宗長子。宜卽皇帝位。以鎮人心。衆人都道是。於是大家同去稟知楊淑妃。淑妃道。沒有太皇太后的懿旨。如何使得。先生等可從長計議罷。陳宜中等又議了多時。議定了。奉益王爲天下兵馬都元帥。信王爲天下兵馬副元帥。同行監國。楊淑妃只得依了。羣臣遂進了監國之寶。又過了多天。張世傑到了。請駕由海道到福州。此時溫州風聲甚緊。百官多主張此說。於是楊淑妃帶了二王百官一同登舟。向福州進發。方纔出海。恰好又遇了文天祥的船。當下天祥過船相見。各各下淚。喜得一帆順風。不數日已到了福州。一行人捨舟登陸。都在大都督府駐定。天祥宜中秀夫世傑等又聯銜請益王卽位。楊淑妃仍以未奉懿旨爲辭。文天祥

道。以淑妃及益王之位分而論。自當以太皇太后爲重。以宗社而論。則太皇太后爲輕。今請益王即位。係爲宗社計。雖太皇太后亦不能以無詔見責。羣臣同聲道。文丞相之言是也。楊淑妃拗不過道。任憑諸位先生意便是。於是群臣擇定五月朔日。奉益王即位於福州。改福州爲福安府。就將大都督府正廳改爲垂拱殿。便廳改爲延和殿。即位之日。遙上德祐帝尊號爲孝恭懿聖皇帝。改元景炎。進封信王爲廣王。封陳宜中爲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文天祥爲右丞相。兼樞密使。信國公張世傑爲樞密副使。越國公。其餘百官俱加一級。獨是陸秀夫因與陳宜中不合。未曾升遷。仍供舊職。羣臣又擬尊楊淑妃爲皇太后。嚇得楊淑妃在簾內顫聲說道。衆先生千萬不可。不知楊淑妃爲何大驚。還說出甚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社會小說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我佛山人

第四回 吳繼之正言規好友 苟觀察致敬送嘉賓

却說我追問繼之那一個候補道。他的夫人受了這場大辱。還有甚麼得意。繼之道。得意呢。不到十來天工夫。他便接連着奉了兩個札子。委了籌防局的提調。與及山貨局的會辦了。去年還同他開上一個保舉。他本來只是個鹽運司銜。這一個保舉。他就得了個二品頂戴了。你說不是得意了嗎。我聽了此話。不覺呆了一呆道。那麼說那一位總督大帥。竟是被那一位夫人……我說到此處。以下還沒有說出來。繼之便搶着說道。那個且不必說。我也不知道。不過他這位夫人被辱的事。已經傳遍了南京。我不妨說給你聽聽。至於內中曖昧情節。誰會親眼見來。何必去尋根問底。不是我說句老話。你年紀輕輕的。出來處世。這些曖昧話。總不宜上嘴。我不是迷信了。那因果報應的話。說甚麼。談人閨闈。要下拔舌地獄。不過談着這些事。叫人家聽了。要說你輕薄兄弟。你說

此是作者自
言其宗旨雖
極寫怪現狀
而不肯涉及

曖昧事也

新小說 第十號

三十二

是賊是官真
正咄咄怪事
然而不足怪
也試問今之
官而不賊者
能有幾人

還算好藩臺
不能做官便
要做賊世上
只有官賊兩
途可嘆

是不是呢。我聽了繼之一番議論。自悔失言。不覺漲紅了臉。歇了一會。方把在元和船上遇見扮了官做賊的一節事。告訴了繼之。繼之嘆了一口氣。歇了一歇。道：「這事也真難說。說來也話長。我本待不說。不過略略告訴你一點兒。你好知道世情險詐。往後交結個朋友也好留一點神。你道那個人是扮了官做賊的麼。他還是的確的一位候補縣太爺呢。還是個老班子。不然早就補了缺了。只爲近來又開了個鄭工。捐了大八成知縣的人到省。多了壓了班。再是明年要開恩科。榜下即用的不免也要添幾個。所以他要望補缺。只好叫他再等幾年的了。不然呢。差事摠還可以求得一個。誰知他去年辦鎮江木釐。因爲勒捐鬧事。被木商聯名來省告了一告。藩臺很是怪他。馬上撤了差記。大過三次。停委兩年。所以他官不能做。就去做了賊了。」我聽了這話。不覺大驚。道：「我聽見說還把他送上岸來辦呢。但不知怎麼辦他。繼之搖搖頭。嘆道：「有甚麼辦法。船上人送他到了巡防局。船就開行去了。所有偷來贓物。在船上時已

被○各○人○分○認○了○他○到○了○巡○防○局○那○局○裡○委○員○終○是○他○的○朋○友○見○了○他○也○覺○難○辦○
 他○却○裝○做○了○滿○肚○子○委○屈○又○帶○着○點○怒○氣○只○說○他○的○底○下○人○一○時○貪○小○不○合○偷○
 了○人○家○一○根○烟○筒○叫○人○家○看○見○了○趕○到○房○艙○裡○來○討○去○船○上○買○辦○又○仗○着○洋○人○
 勢○力○硬○來○翻○箱○倒○篋○的○搜○了○一○遍○此○時○還○不○知○有○失○落○東○西○沒○有○那○委○員○聽○見○
 他○這○麼○說○也○就○順○水○推○船○薄○薄○的○責○了○他○的○底○下○人○幾○下○就○算○了○你○們○初○出○來○
 處○世○的○結○交○個○朋○友○你○想○要○小○心○不○要○他○還○不○止○做○賊○呢○在○外○頭○做○賭○棍○做○騙○
 子○做○拐○子○無○所○不○爲○結○交○了○好○些○江○湖○上○的○無○賴○外○面○仗○着○官○勢○無○法○無○天○的○
 事○不○知○幹○了○多○少○的○了○一○我○聽○了○繼○之○一○席○話○暗○暗○想○道○據○他○說○起○來○這○兩○個○
 道○台○一○個○知○縣○的○行○逕○官○場○中○竟○是○男○盜○女○娼○的○了○但○繼○之○現○在○也○在○仕○路○中○
 這○句○話○我○不○便○直○說○出○來○只○好○心○裡○暗○暗○好○笑○雖○然○內○中○未○必○盡○是○如○此○你○看○
 繼○之○他○見○我○窮○途○失○路○便○留○我○在○此○居○住○十○分○熱○誠○這○不○是○古○誼○可○風○的○麼○並○
 且○他○方○纔○勸○戒○我○一○番○話○就○是○自○家○父○兄○也○不○過○如○此○真○是○令○人○可○感○一○面○想○

一路迤邐寫
 來到此方下
 定了男盜女
 娼四字斷語
 格外醒目

着又談了好些處世的話。他就有事出門去了。過了三天。繼之上衙門回來。一見了我的面。就氣忿忿的說道。奇怪。奇怪。我看見他面色改常。突然說出這麼一句話。連一些頭路也摸不着。呆了臉對着他。只見他又率然問道。你來了多少天了。我說道。我到了十多天了。繼之道。你到過令伯公館幾次了。我說。這一個可不大記得了。大約總有七八次。繼之又道。你住在甚麼客棧對公館裡的人。說過麼。我說。也說過的。並且住在第幾號房。也交代明白。繼之道。公館裡的人。始終對你怎麼說。我說。始終都說出差去了。沒有回來。繼之道。沒有別的話。我說。沒有。繼之氣的直挺挺的。坐在交椅上。半天。又嘆了好幾口氣。說道。你到的那幾天。不錯。是他出差去了。但不過到六合縣去會審一件案。前後三天。就回來了。在十天以前。他又求了藩台給他一個到通州勘荒的差使。當天奉了札子。當天就稟辭去了。你說奇怪不奇怪。我聽了此話。也不覺呆了半天。沒有說話。繼之又道。不是我說句以疏間親的話。令伯這種行徑。不定是有

異然奇怪然
而細想起來
却也本如此
世情少見多
怪耳

意。迴避你的了。」此時我也無言可答。只坐在那裡出神。繼之又道。雖是這麼說。你也不必着急。我今天見了藩台。他說此地大關的差使。前任委員已經滿了期了。打算要叫我接辦。大約一兩天就可以下札子。我那裡左右要請朋友。你就可以揀一個合式的事情。代我辦辦。我們是同窓至好。我自然要好好招呼你。至於你令伯的話。只好慢慢再說。好在他終久是要回來的。總不能一輩子不見面。我說道。家伯到通州去的話。可是大哥打聽來的。還是別人傳說的呢。繼之道。這是我在藩署號房打聽來的。千真萬真。斷不是謠言。你且坐坐。我還要出去拜一個客呢。說着出門去了。我想起繼之的話。十分疑心。伯父同我骨肉至親。那裡有這等事。不如我再到伯父公館裡去打聽打聽。或者已經回來。也未可知。想罷了。出了門。一直到我伯父公館裡去。到門房裡打聽。那個底下人說是老爺還沒有回來。前天有信來。說是公事難辦得很。恐怕還有幾天耽閣。一我有心問他說道。老爺還是到六合去。還是到通州去的呢。

本來是骨肉
至親

熱誠人便熱
誠到如此昧
良人便味良
到如彼實事
耶抑作者故
爲此以相形
容耶

「那底下人臉上紅了一紅，頓住了口。」一會兒方纔說道：「是到通州去的。我說到底是幾時動身的呢？」他說道：「就是少爺來的那天動身的。」我說：「一直沒有回來過麼？」他說：「沒有。」我問了一番話，滿腹狐疑的回到吳公館裡去。繼之已經回來了。見了我便問到那裡去過。我只得直說一遍。繼之嘆道：「你再去也無用。這回他去勸荒，是可久可暫的。你且安心住下。等過一兩個月再說。」我問你一句話：「你到了這裡來，寄過家信沒有？」我說：「到了上海時，曾寄過一封。到了這裡，却未曾寄過。」繼之道：「這就是你的錯了。怎麼十多天工夫不寄一封？信回去可知尊堂伯母在那裡盼呢？」我說：「這個我也知道。因爲要想見了家伯，取了錢莊上的利錢，一齊寄去。不料等到今日，仍舊等不着。」繼之低頭想了一想道：「你只管一面寫信，我借五十兩銀子給你寄回去。你信上也不必提明是借來的，也不必提到未見着令伯，只糊裡糊塗的說先寄回五十兩銀子。隨後再寄罷了。不然令堂伯母又多一層着急。」我聽了這話，連忙道謝。繼之道：「這個用不着謝。你

帳房必用藩
臺荐幾成爲
官場通例矣

只管寫信。我這裡明日打發家人回去。接我家母來。就可以同你帶去。接辦大關的札子。已經發了下來。大約半個月內。我就要到差。我想屈你做一個書啓。因爲別的事。你未曾辦過。你且將就些。我還在帳房一席上掛上你一個名字。那帳房雖是藩臺荐的。然而你是我自家親信人。掛上了一個名字。他摠得要分給你一點好處。還有你書啓名下。應得的薪水。大約出息還不很壞。這五十兩銀子。你慢慢的還我就是了。當下我聽了此言。自是歡喜感激。便去寫好了一封家信。照着繼之交代的話。含含糊糊寫了。並不提起一切。到了明日。繼之打發家人動身。就帶了去。此時我心中安慰了好些。只不知我伯父到底是甚麼主意。因寫了一封信。封好了口。帶在身上。走到我伯父公館裡去。交代他門房。叫他附在家信裡面寄去。叮囑再三。然後回來。又過了七八天。繼之對我道。我將近要到差了。這裡去大關很遠。天天來去是不便當的。要住在關上。這裡又沒有個人照應。書啓的事不多。你可仍舊住在我公館裡。帶着照應。照應內

外一切。三五天到關上去一次。如果有緊要事。我再打發人請你好。在書啓的事。不必一定到關上去辦的。或者有時我回來住幾天。你就到關上去代我照應。好不好呢。我道。這是大哥過信我。體貼我。我感激還說不盡。那裡還有不好的呢。當下商量定了。又過了幾天。繼之到差去了。我也跟到關上去看看。吃過了午飯。方纔回來。從此之後。三五天往來一遍。倒也十分清閒。不過天天料理幾封往來書信。有些虛套應酬的信。我也不必告訴繼之。隨便同他發了回信。繼之倒也沒甚說話。從此我兩個人。更是相得。一日早上。我要到關上去。出了門口。要到前面僱一匹馬。走過一家門口。聽見裡面一疊連聲叫送客呀的一聲。開了大門。我不覺立定了。腳抬頭往門裡一看。只見有四五個家人打扮的。在那裡垂手站班。裡面走出一個客來。生得粗眉大目。身上穿了一件灰色大布的長衫。罩上一件天青羽毛的對襟馬袴。頭上戴着一頂二十年前的老式大帽。帽上裝着一顆碩礮頂子。腳上蹬着一雙黑布面的雙樑快靴。大踏步出

兩兩相形煞
是好看

如此相形我
也要說他禮
賢下士了

我也要納罕

來後頭送出來的主人却是穿的棗紅甯綢箭衣天青緞子外褂褂上還綴着二品的錦雞補服掛着一副像真像假的蜜蠟朝珠頭上戴着京式大帽紅頂子花翎脚下穿的是一雙最新式的內城京靴直送那客到大門以外那客人回頭點了點頭便徜徉而去也沒個轎子也沒匹馬兒再看那主人時却放下了馬蹄袖拱起雙手一直拱到眉毛上面彎着腰嘴裏不住的說請請請請直到那客人走的轉了個彎看不見了方纔進去呀的一聲大門關了。我再留心看那門口時却掛着一個紅底黑字的牌兒像是個店家招牌再看看那牌上的字却寫的是「欽命二品頂戴賞戴花翎江蘇即補道長白苟公館」二十個宋體字不覺心中暗暗納罕走到前面僱定了馬匹騎到關上去見過繼之。這天沒有甚麼事大家坐着閒談一會開出午飯來便有幾個同事都過來同着吃飯這吃飯中間我忽然想起方纔所見的一樁事體便對繼之說道我今。天看見了一位禮賢下士的大人先生在今世只怕是要算絕少的了繼之還

是自命爲賢
士也奇語

沒有開口。就有一位同事搶着問道。怎麼樣的禮賢下士。快告訴我。我也去見見他。我就將方纔所見的說了一遍。繼之對我看了一眼。笑了一笑。說道。你總是這麼大驚小怪。是的。繼之這一句話說的。倒把我悶住了。正是

禮賢下士謙恭客。猶有旁觀指摘人。

要知繼之爲了甚事笑我。且待下回再記。

第一回是官是賊之人。到此方纔點明。令人回想。尙有餘味。

寫吳繼之之待友。十分體貼。十分熱誠。處處都代打算到。分金猶其餘事也。世有此等人。吾當鑄金事之。

所見一主一客情景。自當以爲是禮賢下士。收筆處偏又逗出不是禮賢下士之話。閱者且休閱下回。試掩卷思之。畢竟是何緣故。任是百思。當亦不得其解。此現狀之所以爲怪也。

第五回 珠寶店巨金騙去 州縣官實價開來

且說我當下說那位苟觀察禮賢下士。却被繼之笑了我一笑。又說我少見多怪。不覺悶住了。因問道。莫非內中還有甚麼緣故麼。繼之道。昨日揚州府賈太守有封信來。荐了一個朋友。我這裡實在安插不下了。你代我寫封回信。送到帳房裡。好連程儀一齊送給他去。我答應了。又問道。方纔說的那苟觀察。既不是禮賢下士……我這句話還沒有說完。繼之便道。你今天是騎馬來。的。還是騎驢來的。我聽了這句話。知道他此時有不便說出的道理。不好再問。順口答道。騎馬來。以後便將別話岔開了。一時吃過了飯。我就在繼之的公事桌上寫了一封回書。交與帳房。辭了繼之出來。仍到城裡去。路上想着寄我伯父的信。已經有好幾天了。不免去探問探問。就順路走到我伯父公館。先打聽回來了沒有。說是還沒有回來。我正要問我的信寄去了沒有。忽然抬頭看見我那封信。還是端端正正的。插在一個壁架子上。心中不覺暗暗動怒。只不便同他理論。於是也不多言。就走了回來。細想這底下人何以這麼胆大。

應該寄的信也不拿上去回我伯母。莫非繼之說的話當真不錯。伯父有心避過了。我麼。又想到。就是伯父有心避過我。這底下人也不該閣起我的信。難道我伯父交代過不可代我通信的麼。想來想去。總想不出個道理。正在胡思亂想的時候。忽然一個鴉頭走來。說是太太請我。我便走到上房去。見了繼之夫人。問有甚事。繼之夫人拿出一雙翡翠鐲子來道。這是人家要出脫的。討價三百兩銀子。不知值得不值得。請你拿到『祥珍』去估估看。當下我答應了。取過鐲子出來。原來這家祥珍。是一家珠寶店。南京城裡算是數一數二的大店家。繼之與他相熟的。我也曾跟着繼之到過他家兩三次。店裡面的人也相熟了。當時走到他家。便請他掌櫃的估價。估得三百兩銀子不貴。未免閒談一會。只見他店中一個個的夥計。你埋怨我。我埋怨你。那掌櫃的雖是陪我坐着。却也是無精打彩的。我看見這種情形。起身要走。掌櫃道。閣下沒事。且慢走一步。我告訴閣下一件事。看可有法子想麼。我聽了此話。便依然坐下。問是甚事。

掌櫃道。我家店裡遇了騙子。我道。怎麼個騙法呢。掌櫃道。話長呢。我家店裡後面一進。有六七間房子。空着沒有用。前幾個月。就貼了一張招租的帖子。不多幾天。就有人來租了。說是要做公館。那個人姓劉。在門口便貼了個劉公館的條子。帶了家眷來住下。天天坐着轎子。到外面拜客。在我店裡走來走去。自然就熟了。晚上沒有事。他也常出來談天。有一天他說有幾件東西。本來是心愛的。此刻手中不便。打算拿來變價。問我們店裡要不要。要是最好。不然就放在店裡寄賣也好。我們大眾夥計。就問他是甚麼東西。他就拿出來看。是一尊玉佛。却有一尺五六寸高。還有一對白玉花瓶。一枝三鑲翡翠如意。一個班指。這幾件東西。照我們看去。頂多不過值得三千銀子。他却說要賣二萬。倘賣了時。給我們一個九五回用。我們明知是賣不掉的好。好在是寄賣東西。不犯本錢的。又不很佔地方。就拿來店面上作個擺設也好。就答應了他。擺了三個多月。雖然有人問過。但是聽見了價錢。都嚇的吐出舌頭來。從沒有一個敢還價的。有

一天來了一個人。買了幾件鼻烟壺手鐲之類。又買了一掛朝珠。還的價錢實在內行。批點東西的毛病。說那東西的出處。着實是個行家。過得兩天。又來看東西。如此鬼混了幾天。忽然一天。同了兩個人來。要看那玉佛花瓶如意。我們取出來給他看。他看了。說是通南京城裡。找不出這東西來。讚賞了半天。便問價錢。我們一個夥計見他這麼中意。就有心同他打趣。要他三萬銀子。他說道東西雖好。那裡值到這個價錢。頂多不過一個折半價罷了。閣下。你想三萬折半。不是有了一萬五千了嗎。我們看見他這等說。以為可以有點望頭了。就連那班指拿出來給他看。說明白是人家寄賣的。他看了那班指也。十分中意。又說道。就是連這班指也。值不到那些。我們請他還價。他說道。我已說過折半的。就是一萬五千銀子罷。我們一個夥計說。你說的萬五。是那幾件的價。怎麼添了這個班指。還是萬五呢。他笑了。笑道也罷。那麼說就是一萬六罷。講了半天。我們減下來。減到了二萬六。他添到了一萬七。未曾成交。也就走了。他走了。

折

他本來不上
當只怕你上

已經騙着了
自然要去了

之後我們還把那東西再三細看實在看不出好處不知他怎麼出得這麼大的價錢自家不敢相信還請了同行的看貨老手來看也說不過值得三四千銀子然而看他前兩回來買東西所說的話沒有一句不內行這回出這重價未必肯上當想來想去總是莫明其妙到了明天他又帶了一個人來看過又加了一千的價統共是一萬八還沒有成交以後便天天來說是買來送京裡甚麼中堂壽禮的來一次加一點價後來加到了二萬四我們想連那姓劉的所許九五回用已穩賺了五千銀子了這天就定了交易那人却拿出一張五百兩的票紙來說是一時沒有現銀先拿這五百兩作定等十天來拿又說到了十天期如果他不帶了銀子來拿這五百兩定銀他情愿不追還但十天之內叫我們千萬不要賣了如果賣了就是賠他二十四萬都不答應我們都應允了他又說交易太大恐怕口說無憑要立個憑據我們也依他照着所說的話立了憑據他就去了等了五六天不見來到了第八天的晚上忽然半夜裡

次日一早是
所約之第九
日矣

有人來打門。我們開了門。問時。却見一個人。倉倉皇皇。問道。這裡是劉公館麼。我們答應他。是的。他便走了進來。我們指引他進去。不多一會。忽然聽見裡面的人。號啕大哭起來。嚇得連忙去打聽。說是劉老爺接了家報。老太太過了我。們還不甚在意。到了次日一早。那姓劉的出來算還房錢。說即日要帶了家眷。奔喪回籍。當夜就要下船。向我們要還那幾件東西。我們想。明天就是交易的日期。勸他等一天。他一定不肯。再四相留。他執意不從。說是我們做生意人。不懂規矩。得了父母的訃音。是要星夜奔喪的。照例昨夜得了信。就要動身。只爲收拾行李。沒法已經耽擱了一天了。我們見他這麼說。東西是已經賣了。不能還他的。好在只隔得一天。不如兌了銀子給他罷。於是扣下了一千兩。回用兌了一萬九千銀子給他。他果然即日動身。帶着家眷走了。至於那個來買東西的呢。莫說第十天。如今一個多月了。影子也不看見。前天東家來店查帳。曉得這件事。責成我們各同事。分賠閣下。你想那姓劉的不是故意做成這個圈套。

來行騙麼。可有個甚麼法子想想。「我聽了一席話。低頭想了一想。却是沒有法子。」那掌櫃道。我想那姓劉的。說甚麼丁憂。都是假話。這個人一定還在這裡。只是有甚法子。可以找着他。我說道。找着他也是無用。他是有東西賣給你的。不過你自家上當買貴了些。難道有甚麼憑據說他是騙子麼。「那掌櫃聽了我的話。也。想。了。一。想。」又說道。不然找着那個來買的人也好。我道。這個更沒有用。他同你立了憑據。說十天不來。情愿。憑你討去定銀。他如今不要。那定銀了。你能拿他怎樣。那掌櫃聽了我的話。只是嘆氣。我坐了一會。也就走了。回去交代明白了手鐲。看了一回書。細想方纔祥珍掌櫃所說的那樁事。真是無奇不有。這等騙術。任是甚麼聰明人。都要入彀。何況那做生意人。只知謀利。那裡還念着有個害字在後頭呢。又想起今日看見那苟公館送客的一節事。究竟是甚麼意思。繼之又不肯說出來。內中一定有個甚麼情節。巴不能夠馬上明白了纔好。正在這麼想着。繼之忽地裡回到公館裡來。方纔坐定。忽報有客

讀者亦急欲
明白

豈但生意人
如此吾嘆世
人無不如此

拜會。繼之叫請。一面換上衣冠。出去會客。我自在書房裡。不去理會。歇了許久。繼之纔送過客。回了進來。一面脫卸衣冠。一面說道。天下事真是愈出愈奇了。老弟。你這回到南京來。將所有閱歷的事。都同他筆記起來。將來還可以成一部書呢。我問又是甚麼事。繼之道。嚮午時候。你走了。就有人送了一封信來。拆開一看。却是一位制台衙門裡的幕府朋友送來的。信上問我幾時在家。要來拜訪。我因爲他是制台的幕友。不便怠慢。他因對來人說。我本來今日要回家。就請下午到舍去談談。打發來人去了。我就忙着回來。坐還未定。他就來了。我出去會他時。他却沒頭沒腦的說。是請我點戲。我聽到這裡。不覺笑起來。說道。果然奇怪。這老遠的路。約會了。却做這等無謂的事。繼之道。那裡話來。當時我也是這個意思。因問他道。莫非是那一位同寅的喜事。壽日。大家要送戲。若是如此。我總認一個份子。戲是不必點的他聽了我的話。也好笑起來。說不是點。這個戲。我問他到底是甚麼戲。他在懷裡掏出一個摺子來。遞給我。我

繼之熱誠人也。要裝做假惺惺非繼之。之失其本來面目也。處於此等劇場中。不得不如是。也可嘆。

原來你也是內行。

繼之還要同他講像樣不。像樣真是迂濶。

打開一看。上面開着江蘇全省的縣名。每一個縣名底下。分注了些數目。字有注一萬的。有注二三萬的。也有注七八千的。我看了。雖然有些明白。然而我不便就說是曉得了。因問他是甚意思。他此時炕也不坐了。拉了我下來。走到旁邊。貼擺着的兩把交椅上。兩人分坐了。他附着我耳邊說道。這是得缺的一條捷徑。若是要想那一個缺。只要照開着的數目。送到裡面去。包你不到十天。就可以掛牌。這是補實的價錢。若是署事。還可以便宜些。我說大哥怎樣回報他呢。繼之道。這種人那裡好得罪他。只好同他含混了一會。推說此刻初接大關。這差沒有錢。等過些時候。再商量罷。他還同我胡纏。不了。好容易纔把他敷衍走了。我說果然奇怪。但是我聞得賣缺。雖是官場的慣技。然而總是藩臺衙門裡做的。此刻怎麼鬧到總督衙門裡去呢。繼之道。這有甚麼道理。只要勢力大的人。就可以做得。只是開了價錢。具了手摺。到處兜攬。未免太不像樣了。我說道。他這是招徠生意之一道呢。但不知可有貨真價實。童叟無欺。

的。字。樣。沒。有。一。說。的。繼。之。也。笑。了。大。家。說。笑。一。番。我。又。想。起。寄。信。與。伯。父。一。事。因。告。訴。了。繼。之。繼。之。嘆。道。令。伯。既。是。那。麼。着。只。怕。寄。信。去。也。無。益。你。如。果。一。定。要。寄。信。只。管。寫。了。交。給。我。包。你。寄。到。一。我。聽。了。不。覺。大。喜。一。正。是

意馬心猿縈夢寐。 河魚天雁託音書。

要知繼之有甚法子可以寄得信去。且待下回再記。

上回禮賢下士一節。此回偏不便表明。令讀者捉摸不定。

騙珠寶店一節。圈套完密。能令人不知不覺。自然墮其術中。讀者以爲此一。回。文。字。已。叙。完。矣。不。料。下。文。餘。波。寫。來。更。覺。駭。人。耳。目。現。狀。怪。筆。墨。亦。不。得。謂。之。非。怪。

隨。缺。定。價。開。列。價。目。表。可。謂。公。平。交。易。今。之。賣。缺。買。缺。者。恐。猶。不。及。此。也。一。笑。

第六回 澈底尋根表明騙子 窮形極相畫出旗人

行騙是常事
世情可想

却說我聽得繼之說可以代我寄信與伯父。不覺大喜。就問怎麼寄法。又沒有住址的。繼之道。只要用個馬封。面上標着『通州各屬沿途探投勘荒委員。』沒有個遞不到的。再不然。遞到通州知州衙門。託他轉交也可以使得。我聽了大喜道。既是那麼着。我索性寫他兩封。分兩處寄去。總有一封可到的。當下繼之因天晚了。便不出城。就在書房裡同我談天。我說起今日到祥珍估錫子價。被那掌櫃拉着我。訴說被騙的一節。繼之嘆道。人心險詐。行騙乃是常事。這件事情。我早就知道了。你今日聽了那掌櫃的話。只知道外面這些情節。還不知內裡的事情。就是那掌櫃自家也還在那裡做夢。不知是那一個騙他的呢。我驚道。那麼說大哥是知道那個騙子的了。爲甚不去告訴了他。等他或者控告。或者自己去追究。豈不是件好事。繼之道。這裡面有兩層。一層是我同他雖然認得。但不過是因爲常買東西。彼此相熟了。通過姓名。並沒有一些交情。我何苦代他管這閑事。二層就是告訴了他這個人。也是不能追究的。你道這騙子。

活畫出神來

大好徽號
騙子可以發
財無怪世間
騙子之多矣

打趣守財虜
不少

新小說 第十號

五十二

是誰。一繼之說。到這裡。伸手在桌子上。一拍道。就是這祥。珍珠寶店的東家。我聽了。這話。吃了一大嚇。頓時呆了。歇了半晌。問道。他自家騙自家。何苦呢。繼之道。這個人。本來是個騙子。出身。姓包。名道守。人家因為他騙術精明。把他的名字。讀別了。叫他做『包到手』。後來他騙的發了財。開了這家店。去年下的時候。他到上海去。買了一張呂宋彩票。回來。被他店裡的掌櫃夥計們。見了。要分他半張。他也答應了。當即裁下半張來。這半張是五條。那掌櫃的要了三條。餘下兩條。是各小夥計們公派了。當下銀票交割清楚。過得幾天。電報到了。居然叫他中了頭彩。自然是大家歡喜。到上海去。取了六萬塊洋錢回來。他佔了三萬。掌櫃的三條。是一萬八。其餘萬二。是衆夥計分了。當下這包到手。便要那掌櫃合些股份在店裡。那掌櫃不肯。他又叫那些小夥計合股。誰知那些夥計們。一個個都是要搜着洋錢。睡覺。看着洋錢。吃飯的。沒有一個答應。因此他懷了恨了。下了這個毒手。此刻放着那玉佛花瓶那些東西。還值得三千

兩。那姓劉的取去了一萬九千兩。一萬九除了三千。還有一萬六。他咬定了要店裡衆人分着賠呢。我道。這個圈套。難爲他怎麼想得這般週密。叫人家一點兒也看不出來。繼之道。其實也有一點破綻。不過未曾出事的時候。誰也疑心不到就是了。他店裡的後進房子。本是他自己家眷住着的。中了彩票之後。他纔搬了出去。多了幾個錢。要住舒展些的房子。本來也是人情。但騰出了這後進房子。就應該收拾起來。招呼些外路客幫。或者在那裡看貴重貨物。這也是題中應有之義呀。爲甚麼就要租給別人呢。我說道。做生意人本來是處處打算盤的。租出幾個房錢。豈不是好。並且誰料到他約定一個騙子進來呢。我想那姓劉的要走的時候。把東西還了他罷了。繼之道。唔！這還了得。還了他東西。到了明天。那下了定的人。就備齊了銀子來交易。沒有東西給他。不知怎樣。索詐呢。何況又是出了筆據給他的。這種騙術。直是妖魔鬼怪。都逃不出他的網羅呢。說到這裡。已經是吃晚飯的時候了。吃過晚飯。繼之到上房裡去。我

一句話會不
過意來便算
是笨可見入
世之難

要如此避嫌
疑可見入世
之難

便寫了兩封信恰好封好了。繼之也出來了。當下我就將信交給他。他接過了。說明天就加封寄去。我兩個人又閒談起來。我一心只牽記着那苟觀察送客的事。又問起來。繼之道。你這個人好笨。今日吃中飯的時候。你問我。我叫你寫賈太守的信。這明明是叫你不要問了。你還不會意。要問第二句。其實我那時候未嘗不好說。不過那些同桌吃飯的人。雖說是同事。然而都是甚麼藩台咧、首府咧、督署幕友咧、這班人荐的。知道他們是甚麼路數。這件事雖是人人曉得的。然而我犯不着傳出去。說我講制台的醜話。我同你呢。又不知是甚麼緣法。狠要好的。隨便同你談句天。也是處處要想……教導呢。我是不敢說。不過處處都想提點你。好等你知道些世情。我到底比你痴長幾年。出門比你又早。我道。這是我日夕感激的。繼之道。若說感激。你感激不了許多呢。你記得麼。你讀的四書。一大半是我教的。小時候要看閒書。又不敢叫先生曉得。有不懂的地方。都是來問我。我還記得你讀孟子動心章『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

可見講解是訓蒙第一要義

感激之極便惹傷心天下有心人當共表同情也

繼之真是可人

心。勿。求。於。氣。那。幾。句。讀。了。一。天。不。得。上。口。急。的。要。哭。出。來。了。還。是。我。逐。句。代。你。講。解。了。你。纔。記。得。呢。我。又。不。是。先。生。沒。有。受。你。的。束。脩。這。便。怎。樣。呢。一。此。時。我。想。起。小。時。候。讀。書。多。半。是。繼。之。教。我。的。雖。說。是。從。先。生。然。而。那。先。生。只。知。每。日。教。兩。遍。書。記。不。得。只。會。打。那。裡。有。甚。麼。好。教。法。若。不。是。繼。之。我。至。今。還。是。隻。字。不。通。呢。此。刻。他。又。是。這。等。招。呼。我。處。處。提。點。我。這。等。人。我。今。生。今。世。要。覓。第。二。個。只。怕。是。難。的。了。想。到。這。裡。心。裡。感。激。得。不。知。怎。樣。纔。好。幾。乎。流。下。淚。來。一。因。說。道。這。個。非。但。我。一。個。人。感。激。就。是。先。君。家。母。也。是。感。激。的。了。不。得。的。一。此。時。我。把。苟。觀。察。的。事。早。已。忘。了。一。心。只。感。激。繼。之。說。話。之。中。聲。音。也。咽。住。了。一。繼。之。看。見。忙。道。兄。弟。且。莫。說。這。些。話。你。聽。苟。觀。察。的。故。事。罷。那。苟。觀。察。單。名。一。個。才。字。人。家。都。叫。他。狗。才。一。我。聽。到。這。裡。不。禁。撲。嗤。一。聲。笑。將。出。來。一。繼。之。接。着。道。那。苟。才。前。兩。年。上。了。一。個。條。陳。給。制。台。是。講。理。財。的。政。法。這。個。條。陳。與。藩。台。很。有。碍。的。叫。藩。台。知。道。了。很。過。不。去。因。在。制。台。跟。前。狠。狠。的。說。了。他。些。壞。話。就

輕輕一句又
引出下半回
文字真是波
瀾百折

此黑了。後來那藩台升任去了。換了此刻這位藩台。因爲他上過那個條陳。也不肯招呼他。因此接連兩三年沒有差使窮的吃盡當光了。我說道。這句話只怕大哥說錯了。我今天日裡看見他送客的時候。莫說穿的是嶄新衣服。底下人也四五個。那裡至於吃盡當光。吃盡當光。只怕不能夠。這麼樣了。繼之笑道。兄弟。你處世日子淺。那裡知道得許多。那旗人是最會擺架子的。任是窮到怎麼樣。還是要擺着窮架子。有一個笑話。還是我用的。底下人告訴我的。我告訴了這個笑話給你聽。你就知道了。這底下人我此刻還用着呢。就是那個「高升」。這高升是京城裡的人。我那年進京會試的時候。就用了他。他有一天對我說一件事。說是從前未投着主人的時候。天天早起。到茶館裡去泡一碗茶。坐過半天。京城裡小茶館泡茶。只要兩文京錢。合着外省的。四文。要是自己帶了茶葉去呢。只要一文京錢就夠了。有一天高升到了茶館裡。看見一個旗人進來泡茶。却是自己帶的茶葉。打開了紙包。把茶葉盡情放在碗裡。那堂上的

說得不倫不類
令聞者發笑

窮形極相神
禹鼎耶照妖
鏡耶

人道茶葉怕少了罷。那旗人哼了一聲道：「你那裡懂得我這個是大西洋紅毛法蘭西來的上好龍井茶，只要這麼三四片就夠了。要是多泡了幾片，要鬧到成年不想喝茶呢？」堂上的人只好同他泡上了高升。聽了以爲奇怪，走過去看。看他那茶碗中間飄着三四片茶葉，就是平常吃的香片茶。那一碗泡茶的水，莫說沒有紅色，就黃也不曾黃。一黃竟是一碗白泠泠的白開水。高升心中已是暗暗好笑。後來又看見他在腰裡掏出兩個京錢來，買了一個燒餅，在那裡撕着吃。細細咀嚼，像狼有味的。光景吃了一個多時辰，方纔吃完。忽然又伸出一個指頭兒，蘸些唾沫，在桌上寫字。蘸一口寫一筆。高升心中很以爲奇，暗想：「這個人何以用功到如此？」在茶館裡還背臨古帖呢。細細留心去看，他寫甚麼字。原來他那裡是寫字，只因他吃燒餅時，雖然吃的十分小心，那餅上的芝麻總不免有些掉在桌上。他要拿舌頭舐了，拿手掃來吃了，恐怕叫人家看見，不好看，失了架子。所以在那裡假裝着寫字，蘸來吃。看他寫了半天，字桌上的芝

以上已經形容盡致矣不料尙有下文犯衆旗人之怒邪

前天買的米

蘇一顆也沒有了。他又忽然在那裡出神。像想甚麼似的。想了一會。忽然又像醒過。過來。是的。把桌子狠狠的。一拍。又蘸了唾沫。去寫字。你道爲甚麼呢。原來他吃燒餅的時候。有兩顆芝麻。掉在桌子縫裡。任憑他怎樣蘸唾沫。寫字。總寫他不到嘴裡。所以他故意。做成忘記的樣子。又故意。做成忽然醒悟的樣子。把桌子。拍一拍。那芝麻。自然震了出來。他再做成寫字的樣子。自然就到了嘴了。「我聽了這話。不覺笑了。」說道。這個只怕是有心形容他罷。那裡有這等事。繼之道。形容不形容。我可不知道。只是還有下文呢。他餅吃完了。字也寫完了。又坐了半天。還不肯去。天已嚮午了。忽然一個小孩子。走進來。對着他道。爸爸。快回去罷。媽要起來了。那旗人道。媽要起來。就起來。要我回去。做甚麼。那孩子道。爸爸穿了媽的褲子。出來。媽在那裡。急着沒有褲子穿呢。那旗人喝道。胡說。媽的褲子不在皮箱子裡嗎。說着。丟了一個眼色。要使那孩子快去的光景。那孩子不會意。還在那裡。說道。爸爸。只怕忘了皮箱子。早就賣了。那條褲子。是前天

今天已剩了
一把添半升
米便够一頓
都是極力形
容之處
有人來借錢
便要裝窮世
情如此可勝
嘆哉

恰是旗人口
吻

有之云一

當了買米的媽還叫我說屋裡的米只剩了一把喂雞兒也喂不飽的了叫爸爸快去買半升米來纔够做中飯呢那旗人大喝一聲道滾你的罷這裡又沒有誰給我借錢要你來裝這些窮話做甚麼那孩子嚇的垂下了手答應了幾個是字倒退了幾步方纔出去那旗人還自言自語道可恨那些人天天來給我借錢我那裡有許多錢應酬他只得裝着窮說兩句窮話這些孩子們聽慣了不管有人沒人開口就說窮話其實在這茶館裡那裡用得着呢老實說咱們吃的是皇上家的糧那裡就窮到這個份兒呢說着立起來要走那堂上的人向他借錢他笑道我呌這孩子氣昏了開水錢也忘了開發說罷伸手在腰裡亂掏掏了半天連半根錢毛也掏不出來嘴裡說欠着你的明日還你罷那個堂上不肯爭奈他身邊認真的半文都沒有任憑你扯着他他只說明日送來等一會送來又說那堂上的人不生眼睛你大爺可是欠人家錢的麼那堂上說我只要你一個錢開水錢不管你甚麼大爺二爺你還了一文錢就認

你是好漢。還。不。出。一。文。錢。任。憑。你。是。大。爺。二。爺。也。得。要。留。下。個。東。西。來。做。抵。押。你。要。知。道。我。不。能。爲。了。一。文。錢。到。你。府。上。去。收。帳。那。旗。人。急。了。只。得。在。身。邊。掬。出。一。塊。手。帕。來。抵。押。那。堂。上。抖。開。來。一。看。是。一。塊。方。方。的。藍。洋。布。上。頭。齷。齷。的。了。不。得。看。上。去。大。約。有。半。年。沒。有。下。水。洗。過。的。了。因。冷。笑。道。也。罷。你。不。來。取。好。歹。可。以。留。着。擦。桌。子。那。旗。人。方。得。脫。身。去。了。你。說。這。不。是。旗。人。擺。架。子。的。憑。據。麼。我。聽。了。這。一。番。言。語。笑。說。道。大。哥。你。不。要。只。管。形。容。旗。人。了。告。訴。了。我。狗。才。那。樁。事。罷。繼。之。不。慌。不。忙。說。將。出。來。正。是。

儘多怪狀供談笑 尙有奇聞說出來

要知繼之說出甚麼情節來。且待下回再記。

以東家而騙夥友。現狀之怪。當無有過於此者。

形容旗人一段。爲京師熟語。然不過借供劇談。從無形諸筆墨者。今借繼之口中述出。編入怪現狀。遂得廣爲傳播。倜儻不少。

科學小說 海底旅行

紅溪生述

六一

第十六回 門銃術畸人擅絕技 遊貝闕博士說明珠

話說內支士船由光緒二十九年六月十五日新小說報第六號說他仍然沈入海底直到今年六月十五已經是對年了一點音信沒有難道他們這一夥人都淹死了不成講到這里說書的人雖是人老臉老却也有些對不住未免在幾層厚皮子裏頭勉強透出幾滴鮮血來紅給看官們看看一來表這內支士船並無別故往後好頑的事體多着呢一來使看官們曉得說書的人並不是天良喪盡於萬分之中也還撈得出一兩分的話雖恁地說這也不全是說書人有心耽誤看官們的清興看官那里知道說書人生來命苦容易不得常住一箇地方優游歲月自從上回銷繳過筆墨債已經又跑了許多地方鬼混了許多事體雖不是旅行海底這個塵塵人世也就與海差不多因此每日竟○騰○不○出○片○刻○新○鮮○時○候○來○把○他○們○海○底○來○的○消○息○料○理○料○理○看○官○難○道○是○說

此一大段是
學兒女英雄
傳的自已辨
護處卻也說
得委婉

書人心甘情願嗎。叫做出於無奈罷了。於今說書人又鬼混到一箇好所在。便要敲着鼓板。拍着大腿。在看官們面前絮絮聒聒了。却說當日李蘭操高昔魯正在比較槍法。興高采烈。忽然李夢指揮內支士沈入海底。兩人好生沒趣。只得收拾進艙。回到自己房下。歇歇氣兒。不消半箇時辰。覺得船身動搖。高昔魯順步走近窗糊邊。張望纔知道船又浮上水面了。高昔魯很得意。忙去找李蘭操。拉他同行。偏偏蘭操因爲肚子不好。上茅廁去了。高昔魯尋不着他。自己大踏步走上艙面。見李夢腰圍革帶。穿着一雙長皮靴。背着桿長槍。立在那兒。與歐露世指天畫地。談得好不熱鬧。高昔魯抬頭望時。見那些鷗鳥。又飛滿空中。便向李夢說道。怎麼一會沈下去。一會又浮上來。弄得我糊里糊塗的。這是甚麼原故。李夢道。你還不明白。咱們若果再不躲避下子。這些鷗鳥已經飛完了。那還有半隻影兒在這里。說着。李蘭操也來了。看見這個光景。又像要動手的樣子。自是歡喜。急忙催李夢快叫人去拿槍來。李夢指着輪換空氣管旁邊的

我也要問問
此緣故

射鷗一事上
回已寫得頗
酣足此回又
重寫一番極
與會淋漓之
致足見作者
力量

又起一波真
有瀾翻不盡
之致

用吃飯作收
煞得毋偷紅
樓夢秘訣耶

一個架子說道。那不是嗎。蘭操看了。果然揀着好幾枝槍在那兒。便拉高昔魯走去。各人取下一枝來。裝好逼碼。向李夢說一聲請。燁燁焯焯的就放起來。可憐那一羣與人無侮與世無爭的羽客。遇着這兩位百發百中的老槍手。竟如雨點一般落箇不住。李夢看了高興。把背上的槍解了下來。也同着他們一塊兒放。自然是手無虛發。子到功成。恰好遠遠有一隻頂大的鷗鷁。破空飛來。約莫隔有三百尺的樣子。歐露世看見李夢槍法。確實高明。因對他說道。你看那隻頂大的。正飛的得意。何不在他頭上放一槍。看得中不得。李夢道。相離太遠。怕不容易。但是我要試試我的眼界。近來如何。專打他的眼睛。也還使得。說着。槍聲響處。已經遠遠的看見吊下來了。趕忙叫水夫搖小艇子過去。撈起拏回來一看。果然端端正正的槍子。在眼睛穿過。各人看了。鼓掌喝采。那時大家也有些倦意。放下槍來坐地。正值侍憲走上來。對李夢說話。李夢招呼各人。說是午餐已經擺好。於是一同下去吃飯。侍憲端上餐來。盡是些野意兒。各人見係

自己費力得來的便格外有味怪不得農家人人善飯了

如燃溫犀如鑄禹鼎奇奇怪怪在此書中卻屬尋常

自己費力得來的吃得格外有味比往常總多吃了幾箇菜一時吃畢李夢約歐李高三人到客堂去閒話又拿出好紙烟來給歐露世抽吸大家不分賓主的坐着談起打獵的趣味論了一會槍法纔盡歡而散李夢回來便把機器轉運加足速力進航那時正是午后兩點鐘窗外嵌板齊開電光輝耀照着海底的游魚接尾連鰓長長短短大大小小的圍住內支士而走內中也夾着些龜鱉海蛙海鼠海豚又有甲屬的魚類各種形狀不同甲有三角的有四角的有六角八角的也有尾是鳶色鰭是金色頭是赤色肚子是紅色的奇奇怪怪無所不有這也是他們在海底常見的不用繁贅於今單說內支士自從打過雀鳥之後不分晝夜加足電力每點鐘走二十三四海里一日到了南緯度二十四度十五分西經度九十四度三十三分的地方却又是一個好去處名叫基路島的便是原來這座海島全是珊瑚質又因位在熱帶椰樹最多那時船已浮出水面各人在甲板上眺望只見遠遠的綠陰清圓修條直上好比無數大

中間插此一段作一頓逗文勢方不促迫是善於蓄勢者

觸處生波行文此真有左右逢源之樂

航海的人常有此樂

傘撐在那兒。真是別開生面的一幅絕妙畫圖了。這島附近海底。又產珊瑚。原是頗著名的。到了要近岸時後。李夢把船沈下。命水夫開了機關門。派遣幾名健卒。分頭去網珊瑚。一面緩緩進航。去不到兩個時辰。水夫回來。得了好些上等珊瑚。同些介貝之類。李夢吩咐擺在客堂裏。又着人去請歐露世出來。大家展玩。這是於博物上很有關係的。所以歐露世也樂得細細研究。內支士經過基路島後。取道西北。向印度洋徐徐進航。此處海洋最深。用四萬二千尺之測量線測之。仍然不能到底。直走了三四日。內支士例須浮出海面。輪換空氣。歐露世也出來散悶。彼時正在印度洋中央。海天茫茫。一望無際。忽見水平線上。微露帆檣。不覺又觸動歐露世懷歸情緒。但是望得見。走不到。這種苦處。真是一言難盡了。歐露世獨立着賞玩海中晚景。只見一片錦繡雲霞。映在水面上。被波浪湧着搖曳。出一道一道的光彩來。歐露世此時心境。澄然無罣。無礙。到又快意起來。忽聽得背後脚步響。回頭看時。正是李高兩人。吃過晚飯。上來

回應上文

此處暢寫鱈魚仍是陪襯之筆

隨手關合兩人身分用筆靈活

散步。當下歐露世和他們點了頭。便問道。你們藏在裏面幹什麼。這樣好的景致。也虧你們看得他忒賤。就捨不得上來領略領略。真好去做俗獸罷了。李蘭操笑着答道。這會不是來了。先是要吃飯。誰理會得許多。歐露世道。我知道。李兄橫豎是拿着吃飯的宗旨。死也不變的。說得蘭操昔魯都哄笑起來。彼時日落。崦嵫餘光掩映。三人倚着鐵欄。隨意說笑。一會纔各自回房去了。到了次日。內支士橫過赤道。直向北半球。進駛午飯後。歐李高三人同入客堂。談些既往將來之事。一時窗前嵌板大開。電光照着千百條鱈魚成群作隊。好似疾風驟雨。擁過內支士這邊來。歐露世看得清楚。大半都是堆着花斑眼睛。閃閃的。口大如箕。齒鋒如劍。上下二十二個牙齒。身長五六十尺。見了船裏頭有人。是他的口味來了。追上窗糊外邊。死命的要衝進來。衝得那玻璃格吱格吱的響。歐露世見了大駭。出了一身冷汗。趕着跑過來對面坐下。李蘭操都一點不害怕。恨不得打開玻璃窗。拿出魚叉來。和鱈魚鬥兩合。忽然嵌板關閉。各人又

陡起一波却
是隨筆撇去
文心幻極

白色海中土
所未聞

解釋得豁然
有理不愧博
士

纔散了。一日內支士將要駛近孟買灣。浮上海面。輪換空氣。李夢約了歐露世走上甲板。忽見遠遠的有死尸流下來。歐露世詫異。便問李夢道。這死尸從那兒流來的。李夢道。印度風俗。凡是人死了。多是水葬。把尸首丟了。下河。任他飄流。這想是由內河流出來的。轉眼間。又見幾條大鱈魚。追着幾具死體。搶了來吃。形像好不慘澹。歐露世便辭了李夢。自下艙去。直到吃過晚餐。纔拉高昔魯同着出來逛。那時新月初生。射入海面。純是乳白色。高昔魯不解。甚麼原故。歐露世告訴他道。我聽得說亞破拿近海。名叫乳海。水色純是白的。好像乳汁一般。我想這兒就是了。高昔魯道。依主人說的海水。也會變乳汁嗎。這是甚麼緣故。歐露世微笑道。你疑惑的也不錯。海那有變乳的道理。這原是一種白色。有光澤的微生物。聚着恒河沙數。在海裏頭。虫多了。自然水也變顏色了。這虫身本極微細。拿一寸長的毛髮來比他。他只佔得千分之一。但是他的團結力最大。往往聚族而居。瀾漫數十方里。所以人望着像乳汁。就叫做乳海了。高昔魯

作者遊南洋
數年故摹寫
炎荒逼真如
畫

閒閒引入總
不肯作一促
筆

纔知道天地之大無奇不有。凡是一光一色之微，總包含着實在的道理。有使之不得，不然的。歐高兩人談得高興，不覺夜景已深。忽聽得船頭鐘聲噹噹的響。已經是十二下三刻了。纔各歸房就寢。不止一日。內支士行至北緯九度，四分離西邊八里多路。便望見印度所屬的錫蘭島。那時內支士浮出海面。各人上去眺望。見那錫蘭島的山頂高出海面約一千餘尺。上面還積着些殘雪山腰。合抱大樹蒼翠欲滴。此處已是赤道一二度。天氣酷熱。歐露世因爲穿多了衣服。身上頗不舒暢。便下去換了。剛走進客堂。恰好李夢同着副船長也跟着進來。見了歐露世點頭爲禮。便拉歐露世到掛地圖那邊。指着一個地方。問歐露世道。老兄曉得此處的出產麼？這是世界上有名的珍珠島。老兄要想看土人採珠的法兒。我可同去。歐露世大喜道。這是我極願的。若果沒有甚麼妨礙。我一定去。李夢道。並無甚麼妨礙。但是我先知會老兄。到那兒看採珠時。只可遠遠的看。不可走近。採珠人的身邊。歐露世答應了。李夢又對副船長不知說

了此甚麼話。副船長登時去了。忽然內支士沈下。在海底三十尺進航。歐露世因問李夢許李高同行否。李夢道。他們要去。只管同去。但這次咱們所經過的地方。實在是鱷魚的巢穴。聞說歐先生最怕此物。這却怎麼處。歐露世聽畢。躊躇半晌。想道。有這許多人。料也不怕遇意外的。因回答李夢道。怕是很怕。然而採珍珠不容易看見。大着膽也要走這一趟了。李夢笑道。我於鱷魚。已經是司空見慣。毫無一點懼怕。若帶着兵器。遇見他。還要打起獵來呢。說畢。李夢請早早安歇。明早不要去晚了。兩人分手回房。歐露世且不睡着。細細忖度。明日之行。實甚危險。倘若現在有人約我到瑞士國森林裏頭打熊。我不怕他。或者又引我到印度的深山大澤。打那些毒蛇猛虎。我也不怕他。惟有鱷魚。這樣東西。我實實怕得很。見他來時。我就骨頭也酥軟了。況且聽見說那夥黑奴。是最野蠻有氣力的。他帶着短劍。携着漁叉。去打鱷魚。勝負尚在不可知之數。萬一碰着他的翅。這條性命。就登時結果。你看這鱷魚還了得。明日去不去。確是有點說不

又從博士心
中忖度細寫
一遍乃是文
章騰挪之法
非敷衍也

此處又着一

逆筆將軍欲
以巧伏人盤
馬彎弓故不
發

正在議論滾
滾之時橫風
吹斷斜插一
筆此是小說

定規了。正在越想越狐疑的時候。忽見李高二人。走入房來。滿臉喜色。李蘭操急說道。剛纔李夢到咱們那邊去。說是明兒帶咱們去看採珠。你說快活不快活。歐露世道。你們業已曉得這事了麼。高昔魯答道。是李夢親自來說的。歐露世又問道。李夢還說甚麼。蘭操道。他但說已經約過你。別的沒有說甚麼。高昔魯便問。歐露世採珍珠的方法。大略是怎麼樣的。李蘭操也夾着歐露世說。歐露世道。你們坐好。我慢慢說給你們聽。珍珠這樣物事。是無人不知道的就是五尺童子也曉得寶貴。他要考究他的淵源。詩人稱爲淚。東洋人名之爲凝露。婦女們因爲他光澤美麗。取來華首耀身。據化學家分析出來。珍珠原質是鹽石炭和些少石炭酸所成。據博物家又說是貝類的精液凝結的。議論紛紛。各執一說。到底珍珠是牛於貝類。要是生在牡蠣裏頭。就算最上品了。他初生的時候。不過一顆砂粒。大每年只長一倍。蘭操不待說完。又急着問道。珍珠單單產在錫蘭海嗎。別處還有也不。歐露世道。世界上出珍珠的地方很多。也不限定。

此回全用鈎
聯銜卸之法
左縈右拂願
盼生姿

處女珠之名
頗有意味
一顆珠值百

錫蘭纔有。不過錫蘭出的最好。而且每年出的比別處也多些罷了。高昔魯道。僕聽說一箇蚌殼裏邊有生許多顆的。是不是呢。歐露世道是一箇蚌殼通常只生兩三顆。也有生至百四五十頭。鱈魚的李蘭操急問道。怎麼又會生出鱈魚來。小小蚌殼生得一百四五十頭。鱈魚嗎。歐露世聽了纔知道。因爲害怕鱈魚的原故。一時急着說錯了。便笑了一會。又纔說道。不是我說錯了。是一箇蚌殼生百四五十顆珍珠。高昔魯又問採取的法子。歐露世道。這我也不大明白。大概是。用像釘嵌的一種機器。沈下海底。把些蚌殼嵌上來。鋪在海邊草上。約莫過了十天。蚌殼的肉就枯死了。再用海水浸着那口。就開了。便把珍珠取出來。略略打磨。就好發賣了。高昔魯又問道。珍珠的價值。是論大小的嗎。歐露世道。那也不盡然。總看他的形狀光彩。若是樣子生得溜圓。不方不扁。光彩又好。俗名叫做處女珠。又叫做走盤珠的價錢就貴的可觀了。大約一顆差不多值得一百萬元。若是下等的。好像豆子這樣大。又並無光彩。那也便宜得很。咱們

萬自是歐美
之價中土向
未聞如此巨
值

仍回到鱔魚
作收煞

那里裝飾寺院堂塔不就全是這些嗎。高昔魯又問道。取珍珠是否危險。歐露世道。初去也還危險。弄熟了自己又懂得謹慎。那並不怕甚麼。李蘭操道。你們說危險。莫不是怕海水入口嗎。歐露世道。不是。曉得你不怕鱔魚便了。蘭操帶笑帶氣的說道。鱔魚算得甚麼。你還不知道我生平以打魚爲業。那樣惡的毒魚。沒有見過。任他怎麼樣。總逃不出我的魚叉。這纔祗脚色呢。歐露世道。你雖然是怎麼說。但是你的魚叉。由船上投下去。容易得手。假如你在水裏頭。又怎樣玩法呢。蘭操笑道。水裏還不是一樣。那怕他幾十丈的鱔魚。橫豎我要他的性命罷了。歐露世聽了。蘭操這番議論。覺得此人氣概甚好。明兒有他同行。也祗得箇護衛心也稍安了。當下三人談興已盡。便各去安寢。準備明兒到錫蘭海底。看那起鮫人的生活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勇士奮戰斃鱔魚 船長多情救海客

話說次早歐露世正在高枕熟睡。覺得有人搖動他。驚醒過來。睜開眼睛一望。

閒閒叙入頂
看其用筆變
換處

寫下海處另
是一樣不欲
與前文相複

寫景亦不肯
作一平筆

一個丫頭站在床面前。用手往外指了兩指便走了去。歐露世知道是李夢那邊叫來的。連忙起來洗漱。又把頭髮撥了兩撥。急走入客堂裏去。見李夢已候着。彼此叫過早晨。李夢便問歐露世預備妥當沒有。歐露世道：「已經妥當了。」李高兩人呢。李夢道：「他們等你久了。剛纔走出去的。」歐露世道：「仍舊穿潛水衣嗎？」李夢道：「這回不同。從前咱們先坐小艇子。搖到那兒。再下海去。所以潛水衣在小艇子上預備着。不必在這兒穿。現在已經四點多鐘了。咱們趁着天還未亮。好趕到巫來由海岸去。說着便催歐露世動身。出了客堂。走上甲板。李高看見歐露世來。自是歡喜。當下李夢吩咐五名水夫卸下小艇。各人扶着梯子下去。便蕩起槳來。向巫來由海岸而行。那時天色闇淡。殘星猶明。到隔着岸邊五里多路的時候。忽然起了一陣大霧。把前邊的去路都迷住了。幸虧李夢航路甚熟。曉得這兒並沒有礁石的。催着水夫趕緊走。直到六點多鐘。天已大亮。霧氣纔漸漸的消滅了。只見一幅極寬大的陸地。照入眼簾。林木青鬱。晨鳥交鳴。船已

處處與上交
照應或正照
或反照無一
滯筆呆語

用槍用刀二
語非有閱歷
者不能道

隨處生發便

經是離得不遠了。李夢便請各人穿潛水衣。又叫兩名水夫把艇子蕩回去。在十里外候着。帶有三名水夫同去。李夢一面自己裝束。一面對歐露世道。這兒叫做巫來由灣。是出產珍珠最有名的地方。又波濤穩靜。絕少暴風暴雨。海底又不深。故此採珠的人。每日都是千百成羣來這裏討生活。今兒因爲時候還早。所以碰不見他們。這原是我有意規避他們的。但是現在也是時候了。咱們不要被他們瞧見。快下海去罷。那時各人已經裝束好了。歐露世問道。咱們不用帶電燈嗎。李夢道。不用。海本不深。太陽光線還可以照得着。況且帶着光。到惹起些毒魚來。徒然有損無益。歐露世道。那麼咱們還是多帶幾枝鎗罷。李夢答道。鎗有甚麼用處。凡是近身的時候。用鎗不如用刀的。便你看捕魚的那個。是帶鎗的。老兄帶一短刀。就使得了。歐露世摩摩自己身邊。已經掛好了一把短劍。李高二人也帶着。蘭操又帶了魚叉。各人纔跳下海去。頃刻間墜到底了。走不到二三十步。便有幾條二三尺長的水蛇來纏。歐露世的脚。好在穿了潛

不寂寞

本是來看黑
奴探珠却先
寫李夢探珠
文心竊曲

一路迤邐寫
來用筆卻極
跳脫

水衣。沒有受傷。然而已是吃驚不少了。那時有七點多鐘的光景。李夢走在前邊帶路。忽然到了一個巖洞。便歇住了脚。候各人到齊。他纔帶着一步一步的摸了進去。却是黑洞洞的一樣都看不着。一時李夢停住脚。他們也不知道他幹甚麼。只見一個東西裏頭放出些光來。隱隱約約看見李夢拿着一張劍。把一個大牡蠣口撐開。有幾顆比核桃兒還大的珍珠。那光就是從他身上射出來的。那個牡蠣約莫有八九尺長。橫着好像一塊石頭一般。歐露世看了大加駭異。剛要伸手去試試那幾顆珠兒的分兩。却被李夢止住。牡蠣的口依舊閉着了。李夢又招手帶他們出來。歐露世一路走。一路想道。從沒見過這樣大的珍珠。若是拿到咱們巴黎去賣。開口二百五十萬的價錢。人家還要搶着買呢。這箇我想一定是李夢藏在這秘密地方。等他十分長成。纔來取的了。想着已經出到洞口。各人見了光。又纔放步的走。走了有里多路。李夢率然在前面攔着。不許各人走了。李高看見隔着五碼路。有一件物事沈下來。歐露世甚是害

出采珠人處
用翻騰之筆
便覺出人意
外

波瀾又起引
人入勝

鬪鱗一段寫
來淋漓酣暢
固極文章之
能事而分寫
四個人各各
精神顯露躍
然昏上尤屬
難得

怕。恐。妨。是。鱈。魚。來。了。仔。細。瞧。着。那。里。是。鱈。魚。却。正。是。印。度。土。人。來。採。珍。珠。的。只。見。那。人。手。上。拿。着。兩。塊。石。頭。腰。上。綁。着。幾。條。繩。子。一。直。通。到。水。面。船。上。船。面。有。人。守。着。要。上。去。的。時。候。把。那。繩。子。一。拽。那。船。上。的。人。就。會。把。他。扯。回。去。那。人。在。海。底。東。摸。一。摸。西。摸。一。摸。摸。來。摸。去。鬧。了。好。一。陣。得。了。十。幾。箇。牡。蠣。揣。在。懷。裏。頭。一。縱。就。上。水。去。了。各。人。隱。在。巖。石。邊。看。得。清。楚。好。不。有。趣。忽。然。那。邊。水。紋。一。亂。又。吊。下。五。六。個。土。人。來。裝。束。同。先。那。一。個。差。不。多。也。是。彎。着。腰。到。處。摸。索。一。會。只。見。他。們。急。忙。起。來。爭。着。出。水。不。明。白。甚。麼。事。體。再。望。一。望。原。來。是。一。條。大。鱈。魚。身。長。三。十。尺。怒。目。張。齒。向。着。土。人。猛。追。恰。好。一。個。轉。身。慢。了。點。兒。被。鱈。魚。擺。了。一。尾。登。時。倒。吊。了。下。去。鱈。魚。正。要。過。去。吃。他。却。被。李。夢。看。見。忙。抽。出。鋒。利。的。短。劍。拔。步。去。刺。鱈。魚。鱈。魚。見。李。夢。來。時。拚。命。的。衝。過。來。李。夢。把。身。子。一。偏。一。劍。發。出。去。刺。中。鱈。魚。的。肚。子。鮮。血。淋。漓。連。水。都。染。紅。了。鱈。魚。負。痛。亂。擺。捲。起。一。層。波。濤。幾。乎。把。李。夢。壓。壞。歐。露。世。趕。忙。蹲。上。巖。石。看。水。勢。來。得。很。兇。覺。得。巖。石。

隨手撇去衆
人是文章翦
裁之法亦是
作者取巧之
法

野蠻人卻有
此光景

七七

都搖動了。高昔魯站在五六尺外，看見自己主人害怕，又見李夢被鰐魚壓倒，大叫一聲，提着刀走過來。李蘭操也跳過這邊來，拿起魚叉，直向鰐魚頭上，一刺順着勢，連魚帶浪，一直叉去兩丈以外。那鰐魚纔動不得了。這里李夢站起來，夾着那土人浮出水面。彼時那些來采珍珠的，看見自己折了一個伙伴，曉得鰐魚的利害，急忙回去了。這里却剩了一隻小艇。李夢說一聲，湊巧便跳上艇子去。各人也陸續上來。李夢想出法兒來救那人，可是身上並沒有帶着藥。一時急了，歐露世走近去看，見那人胸部被鰐打傷，却不十分要緊。又替他把一會脈，脈息也不怎麼，知道是受了驚，還可望救。便和李夢將那人身子扶起來，把他的腰伏着。登時吐了好些水出來，身上漸漸的溫暖。不到一會，那人蘇醒了。睜眼一望，見了他們的裝束，好生奇異，便疑惑他們是天神下降。急忙起來，磕頭如搗蒜，戰戰兢兢的說道：「小人不知甚麼福氣，遇見幾位大神來救我的性命，再生之恩，小人也沒有甚麼報答。這次回去，早晚燒炷清香，拜禱各位。」

神廻氣合周
匝之至

此處回應十
五回三人滋
異議一段

大神便了。說得李高忍不住笑。李夢又在懷裏取出幾顆珍珠。賞給那人。那人不知甚麼原故。並不敢受。只是磕頭。李夢丟在艇子上。招呼各人。仍舊跳入海去。這土人看呆了。又自言自語道。這一定是海神了。爬下去又磕了幾個頭。纔回去不提。却說他們在海底一路緩緩的散步。不覺走到十里以外。正是小艇候着的地方。這纔浮上水面。登了小船。脫去潛水衣。李夢向蘭操道謝。說是今兒不是蘭兒相救。小弟也就危險得很了。蘭操謙讓不遑。李夢叫水夫蕩船回去。走不多遠。只見先會打死的那條鰐魚。浮了出來。約略有五六丈長。口到占了三分之一。支着牙齒。樣子兇惡得討厭。歐露世見了。又稱贊一番。蘭操的武勇。不一會。已是到了內支士。各人回房歇息。吃過午餐後。歐李高三人。在客堂閒話。說起今早時事來。歐露世便道。李夢這人心地實在慈祥的。了不得。你看他救那印度土人。一片真心。真意確是令人起敬。所以我想他實是個多情多義的人。並非一點兒煩惱。沒有擺脫得世情羈束的。不過不明白他的底裏懷

內支士再東
航一步看見
我老大帝國
的政府奄奄
欲死卻又無
惡不作其不
平又如何其
議論之痛憤
又如何惜乎
不得聞之

着什麼目的。到這兒罷了。李高兩人都應道。是咱們也是恁麼揣度。話猶未了。聽得外面有許多喧譁。三人急忙走出去一望。並不見動靜。又走上甲板。原來是十幾個水夫。在那兒扯纜索。李夢站着旁邊看。各人與李夢見了禮。李夢對歐露世道。目下咱們傍着印度海岸進航。却又是我的煩惱來了。我每常經過這兒。心裏總有點不舒服。你道爲何呢。我見印度百姓資質聰慧。天性純良。原是一個最好的國。只因他們幾個少數政府的人。不好鬧到這個田地。連地圖都換了顏色。於今土人受英國壓制。慘無天日。我時常都替他們悲憤。總要想過法兒。扶助他們。可惜我已立意做個海底閒人。絕不去管世間這起晦氣事。只好讓他們多受點苦罷了。言畢。睥睨天際。憂憤不勝。歐露世觀此情形。已明白五六分。又不好再問他。少停。也就辭了回去。却說內支士離了錫蘭島。印度取東北。過亞刺伯。出愛馬海。並不停輪。歐露世頗覺怪異。那日李蘭操走到歐露世臥房問道。這愛馬海。是在比耳西亞灣口。就是紅海出入的要道。這紅

又是甚麼奇
景我急欲看
下去卻被後
事如何兩回
分解這兩句
老話阻住真
真氣悶我看
不要忙我聞
得新小說主
人大加整頓
趕緊出報日
約隔十許日
又有下期看
了

海本有進口。並無出路。近年開通蘇彝士河。船隻纔能通行。但是那處海水甚淺。內支士是個秘密船。倘若走到那里。豈不招人耳目。咱們到沒有甚麼要緊。不過替李夢打禱。實在有點令人疑惑了。歐露世道。我也正在這裏怪異。或者李夢的意思。要進紅海去眺望亞刺伯及埃及海岸。纔折轉回印度洋。並不經過蘇彝士河。也是難料的。李蘭操道。已經進了紅海。又復折出。這不是白費時日嗎。我想李夢未必是這麼打禱。歐露世搖着頭道。不然。李兄還不知道這內支士是萍蹤靡定。以海為家的嗎。他既不是裝貨。又不是運兵。他就費點時日。多到幾個地方。逛逛。又有什麼要緊呢。李蘭操想一想。這也不錯。如果真是這樣。咱們這回潛逃之事。又無可指望了。心裏反悶起來。當下辭了歐露世回去。到了次日。歐李高三人早餐已畢。閒着無事。大家在客堂裏閒坐。那日正是內支士由亞刺伯灣轉入紅海。不一時。嵌板放開。電氣飛光。針芥畢現。三人離了坐。伏在窗欄上。細細賞玩。又現出一番奇景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寫情
小說**電術奇談**（一名催眠術）

日本菊池幽芳氏原著

東莞方慶周譯述
我佛山人 衍義
知新主人 評點

第五回 了舊債深感垂青 閱新聞忽驚告白

四句極盡調笑

話說蘇士馬從倫敦銀行取了銀子回來。走到自家門首。只見許多人在那裡圍着觀看。心中大吃一驚。你道爲了甚麼事呢。當真是他弄殺喜仲達的案破了麼。不然也原來士馬向日是窮極的了。講究他的門庭。若說有甚人來求診呢。真是門可羅雀。然而說到討債的人呢。却又是戶限爲穿的了。終日看門的人。無非是代討債鬼傳遞說話。這日士馬一早出去了。王氏一個人在家裡。又是接二連三的有人來討債。連看門的人回話也回厭了。就是裡面的丫頭。看看這個情景。也把主人看不上了。起初還不過是背有後言。慢慢的居然出言挺撞起來了。王氏也拿他無可如何。正在那裡嘆聲嘆氣。暗暗垂淚。忽然一個

債主帶着一個執達吏封財產之小官傲然而來。也不言語。王氏坐在一旁。他也同沒

有看見一般。入門便將藥架及各種動用物件。一一粘了記號。加上封印。王氏

看見。知道是丈夫欠了人家的錢。日久不還。這是人家經了官府。來查封家產

備抵欠項的了。看見他舉動無禮。也是一腔怒氣。爭奈自家窮困。無可如何。只

得忍氣吞聲。哀求道。長官先生。不必這麼着。此刻我男人不在家。請稍等一等。

待我男人回來。好歹有個商量。多少總要先還一點兒呀。執達吏不肯道。這是

我應辦的事。有人來告到。我是照例而行。你要是求債主去。債主不等開言。便

沈下臉道。你問你自己男人呀。我今日來。明日來。後日也來。也不知跑了多少

回數。他總說今日不便。明日罷。明日儘有的。及至明日來。也是這兩句話。後日

來。也是這兩句話。我聽也聽得厭了。他欠我三百元的本銀。加上一百八十元

的利息。統共是四百八十元了。上月底僅僅付過我五元。你想這是差到那

裡去了。此刻對你老實說。馬上算清了一百八十元的利息。本銀遂可稍遲兩

凡欠債之人
只推多日
不肯多約
不推其原
天推多約
蓋恐多約
天債主不
也此等苦
非親歷窮
者不知困

是討債面目

敢大踏步分
開衆人進去
者銀子在腰
故也不然必
推延而進矣
銀子之勢力
可畏哉
敢大怒可是
銀子之力

天再若說是沒有那可能怪我了。王氏道。先生說的也是不錯。但是此刻我男人不在家。只求先生稍等一等。等他回來了。再作商量呀。那債主只作沒聽見。惡狠狠的站在那裡。看着執達吏檢點東西。王氏又羞又氣。又惱又恨。不覺一陣氣的昏倒過去。此時執達吏也呆了。債主也慌了。家中的僕婢也亂了。你想如何不驚動了行路的人。慢慢的擠滿一門口。都嚷道。不好了。因爲討債。逼出人命來了。正當這個時候。恰好士馬回來。在門外時。看見許多人。以爲昨夜。的公案發作。不敢進門。後來仔細聽了。知道是討債的。便大踏步分開衆人。走了進去。看見王氏昏倒在地。便大怒道。好呀。你們強逼出人命來了。倘是救不過來。我們再算帳。執達吏道。我們在這裡封記東西。他便昏了過去。這個與他人何干。只問你自己便了。士馬也不及同他辯論。回頭便叫丫頭道。阿桂。快拿開水來。阿桂即刻走到厨下。取到開水送上。士馬親自灌下去。又輕輕的拍着肩膀。喚了兩聲。王氏甦轉來。睜開雙眼。看見士馬。便哭道。郎君回來了。麼。你看

且慢罵着小
心要賠不是

不是士馬忽
然氣壯敢與
債主對罵是
銀子在那裡
壯他的氣也

拿了去三字
如聞其聲
不由得你不
驚罵了他多少

那些人一句話也商量不過來說着放聲大哭。士馬道：不要哭，不要哭。這些畜生，你理他作甚麼呢？此時那債主看見人已活了，放下心來，忽聽得士馬說這些畜生的一句話，便走上一大步，緊緊的對着士馬的臉罵道：「你，你說誰是畜生？士馬睜圓雙眼，指手道：『你便是畜生。』」統共不過是三四百元的數目，就這等無禮起來，幾乎逼出了人命。比方欠到幾千幾萬，你又該怎麼樣？我如果馬上還了你的錢包，你又是一副面目。你這種人，不是畜生，是甚麼？「噯，你不是畜生，是甚麼？債主冷笑道：『好罵，好罵。我也不同你多說。』」你只還了我四百八十元，大家開交，我也沒有甚麼。又是一副面目，只要還了錢，我就走，誰空着同你鬥嘴？來，士馬也不言語，在衣袋裏取出一捲鈔票，在內中檢出一張往地下一摔，道：『拿了去。』債主低頭向地下拾起一看，原來是倫敦銀行的一張五百元鈔票，不覺大驚道：『呀，這是五百元呀！』伸手要去拉士馬的手，士馬縮手不理。他債主脫了帽，道：『學士，不要動怒。這是小子有眼不識泰山，多有得罪。』剛纔說話，鹵莽望

畜生他還要
賠不是可見
銀子利害
狙僧醜態形
容盡致果然
又是一副面
目不是士馬惡
狠狠是銀子
在那裡惡狠
狠也可嘆
不是士馬冷
笑是銀子在
那裡冷笑也
可嘆
有了銀子官
也嚇跑了可
嘆

王氏此言獨
善後亦是驚
弓之鳥

學士寬容大人有大量我知道學士也不怪我以後倘有要用的時候儘可以通融千萬不要見棄但是這裡是五百元小子怎敢拿去等我找出二十元罷說罷在身邊掏出了幾張鈔票一元的五元的十元的湊够了二十元遞與士馬士馬惡狠狠的站着也不理他債主只得放在桌子上道請學士點一點不要錯了士馬冷笑道算了滾你的罷債主回過頭來說道對不住了有勞大駕誰知這個樣兒對不住得很呢債主這句話本來是要對那執達吏說的誰知那執達吏看見風頭不對早就溜之乎也的去了債主抬起頭來見沒有人又是一個沒趣知道士馬不肯同他拉手只得又脫下帽子點了點頭說聲再會搭趂着走了王氏看見債主去了門外的人也散了猶如重囚遇了大赦一般便問士馬道郎君這銀子是那裡來的呢此刻一齊都給了他以後怎樣過活呢其實先給他點利錢也就可以了士馬道這也難怪你疑惑但是有不相信我的人也會有相信我的人以後儘放你的心過活是不愁的了王氏道郎君

衍義者亦省
了一番筆墨

一。向。沒。甚。知。己。的。人。莫。非。喜。君。麼。士。馬。道。你。想。罷。除。了。他。還。有。誰。呢。王。氏。聽。了。不。覺。感。極。而。泣。垂。淚。道。喜。君。真。是。恩。人。妾。想。要。供。了。喜。君。的。長。生。祿。位。祝。禱。他。無。災。無。害。長。生。不。老。呢。士。馬。聽。說。忽。然。一。陣。良。心。發。現。背。轉。身。來。念。了。半。句。佛。道。南。無。阿。彌。……以。下。便。哽。咽。着。念。不。下。去。了。虧。得。王。氏。不。曾。察。覺。省。了。一。番。盤。問。稍。爲。歇。了。一。歇。士。馬。又。道。昨。夜。我。將。近。來。光。景。艱。難。告。訴。了。喜。君。喜。君。說。一。向。知。道。我。要。研。究。催。眠。術。似。這。等。手。頭。拮。据。也。難。專。心。用。功。亦。是。一。樁。可。惜。的。事。又。說。除。了。我。之。外。並。沒。有。甚。麼。親。戚。朋。友。他。既。然。掙。了。些。資。財。回。來。沒。有。不。幫。助。朋。友。的。道。理。因。此。送。給。我。錢。叫。我。盡。心。研。究。學。術。我。起。初。本。來。要。推。辭。無。奈。喜。君。一。片。美。意。說。我。若。是。推。辭。了。便。是。見。外。了。他。我。只。得。說。聲。從。命。所。以。今。日。早。起。我。便。出。去。訪。着。喜。君。同。他。再。三。商。量。研。究。學。術。之。法。他。勸。我。到。法。國。去。遊。學。呢。我。想。走。一。輪。法。國。也。好。王。氏。聽。了。信。以。爲。實。感。激。仲。達。不。盡。道。如。今。世。上。的。人。同。在。患。難。時。沒。有。一。個。不。說。是。甚。麼。刎。頸。之。交。還。有。那。拜。把。子。換。帖。

世情如此可
勝痛哭何物

王氏竟能將
一双慧眼盡
情觀破

趣語

的。非。但。說。是。同。甘。共。苦。還。要。說。甚。麼。同。生。同。死。呢。等。到。有。一。個。發。了。財。了。誰。還。認。得。誰。來。只。怕。那。窮。朋。友。找。得。去。他。還。用。得。着。一。句。孟。子。叫。做。出。諸。大。門。之。外。呢。但。郎。君。往。法。國。不。知。幾。時。回。來。可。要。帶。妾。同。去。麼。士。馬。道。我。到。法。國。本。來。爲。的。是。研。究。催。眠。術。起。見。回。來。是。說。不。定。幾。時。的。然。而。多。也。不。過。三。年。少。或。不。過。兩。年。就。要。回。來。的。你。一。向。不。說。是。要。回。娘。家。麼。我。想。這。幾。年。這。個。家。累。得。你。也。乏。了。不。如。趁。這。個。機。會。回。娘。家。去。住。幾。時。你。雖。是。個。出。嫁。女。兒。外。母。不。見。得。就。討。厭。你。呀。王。氏。聽。了。低。頭。一。想。這。個。主。意。倒。是。甚。好。並。不。是。我。撇。得。下。夫。妻。恩。愛。實。在。這。幾。年。把。那。個。很。不。順。手。的。柴。米。油。鹽。醬。醋。茶。弄。的。怕。了。回。到。娘。家。去。頭。一。件。先。免。了。這。個。操。心。又。得。母。女。團。聚。想。到。此。處。不。覺。喜。形。於。色。尙。未。開。言。士。馬。又。道。不。是。我。要。說。一。句。小。氣。話。你。終。是。個。出。嫁。女。兒。回。娘。家。去。成。兩。三。年。的。住。着。也。不。是。事。你。這。回。回。去。我。每。月。貼。給。你。十。元。你。可。將。四。五。元。貼。給。外。母。作。爲。食。用。餘。下。的。你。零。用。了。譬。如。外。母。收。了。你。的。呢。你。雖。住。在。娘。家。也。不。算。白。

吃飯。如果外母不受。那是你母女的情面。我可不管了。果然如此。你便十元一齊拿來零用了罷。只要時常買點可口的東西。請老人家吃。這也算我做女婿的一點孝敬了。王氏聞言。喜之不盡。說道。這也是喜君的恩典呀。妾最是知恩報恩的。明日回到娘家。左右沒事。妾便認真的供起喜君的長生祿位來。一則多謝他。二則祝他長生福壽。這一句話。又觸動了士馬心事。一時良心又發現起來。勉強出聲說道。這也不必。我們本來是好友……說到此處。那友字也說不出來了。喜得王氏也沒有看破。一陣閒話。就混了過去。王氏又問道。郎君幾時動身呢。士馬道。我要走就走。本來很便當。只是又要送你回娘家……說到此處。王氏搶着說道。妾娘家淮州。雖是有一百多里的路。火車却很便當。不必郎君相送。士馬道。唉。不是這等說。我也要買點倫敦土物。託你帶去。送與外母。畧畧表我女婿之意。並且這裡也要退了房子。這些動用家私用不着了。也要拍賣了呀。王氏道。是呀。昨日郎君也曾說過。要賣了家私往鄉裡去。是極不得

慨夫言之

只打算不到
日後仰藥而
死

意的事。不料今日又說起賣了家私。往巴黎去。却是極得意的事呢。但不知幾時辦起。士馬道。要辦就辦。天下事。最怕的是沒有錢。我今有了錢了。怕有辦不來的事麼。我們明天就辦起來罷。明天我出去先尋一個妥當的旅館。搬去住下。我再回來拍賣了家私。然後消消停停的送你上了火車。回娘家去。好在此地去淮州。只有一百多里路。一天來回幾次。我等得了你到家的安信。再動身往巴黎就是了。王氏聞言。又是不勝之喜。當下吃過午飯。士馬也等不及那收房租的來討了。先自走到經租帳房。算清了房租。告訴他三日之內。要搬走了。然後出來尋了一間潔淨的旅館。看定了房間。回來告知王氏。夫妻兩個。又打算了好些日後的話。到得晚上。王氏先去睡了。士馬想要檢搜仲達的大皮匣。忽然想起昨夜害怕光景。連忙走上樓去睡覺。他是昨夜一夜未睡的。到了此時。靠着枕頭就睡去。一宵晚景休題。却說次日起來。梳洗已畢。用過早點。便出去看定了旅館。回來將王氏搬去。然後叫了拍賣經紀來。將家私一齊拍賣了。

窮人發財往
往有此醜態

又去交代經租帳房付還房子。開發了丫頭底下人。足足忙了一日。方纔回到旅館去。夫妻二人。喁喁話別。又過了一日。士馬出外買些零物。交託王氏送與外母。到旅館帳房裡打聽到淮州的火車。誰知今日已經開過了三班。那第四班。是要到晚上九點鐘方開。士馬因爲晚上不便當。便索性再等一天。到了次日早晨八點鐘。親自送王氏到停車場。握手珍重而別。士馬送了王氏上車。望着那火車開了。方纔回到旅館。檢出那些寶石指環等物。細細的撫摩玩弄。要檢一個帶在手指上。帶帶這個也好看。看看那個亦好。倒弄得左不是右。不是起來。到底胡亂套上一個。收拾過了。又取仲達的大皮匣過來。細細檢看。誰知裡面又有二千多元的鈔票。便一面打算着買外國股份票。想改了姓名是犯不着的。若用我自己真姓名。又恐怕人家犯疑。左思右想道。不如到了巴黎再買。也是一樣。但是此番是遠離故國。必要多盤桓幾天方可動身。故此又耽擱了兩三天。一日順手取過一張新聞紙來。要看着消遣。看了幾段新聞。眼光射處。忽

又看見一段告白。仔細看時。上面刊着道。

難女鳳美。普告仁人君子。如有知喜仲達君蹤跡者。務求通知韶安埠東明棧。或就近通知倫敦明安街十八號屋。必當厚謝。決不食言。鳳美告白。士馬看罷。不覺吃了一大驚。知道有人跟尋仲道蹤跡。恐怕事情破露。不敢逗留。即刻收拾動身。正是

金鎖頓開逃異域。鐵鞋枉汝踏天涯。

要知士馬究竟是否即刻動身。且待再譯下文。便知分曉。

發揮債主一段。窮形極相。窮漢讀之。爲之吐氣。惜乎其爲悖入之物也。處處寫士馬良心發現。是無意自陷於惡人之實情實景。非袒士馬也。

(知新主人評)

第六回 慰倩女故作痴談 覓情人擬奔都會

却說士馬見了鳳美的告白。心下吃了一驚。暗想這鳳美是何等樣人。莫非是

正是正是
你試催眠術
時何以不問
他

爲甚吃嚇令
閱者生疑

仲達在印度帶來的情婦。但何以他並未提起。這告白又說甚麼韶安埠東明棧。又說明安街十八號。這明明是在那里四下跟尋的了。一旦破露出來。如何是好。不如早點走了罷。又轉念道。明安街十八號是個甚麼所在。何不去看看呢。想罷就出了旅舍。走到明安街。尋到十八號。抬頭一看。誰知不看猶可。這一。看只嚇得魂不附體。翻身就走。回到旅舍。忙忙的收拾行李。開發了房飯錢。也不敢對旅舍主人說。知到那裡去。一個人直奔至開往法國的輪船上。向巴黎去了。暫且按下不提。且說鳳美住在東明棧。度日如年的過了三天。這第三天。是仲達約定回韶安的日子。到了這天。鳳美天未明就起來。呆呆的盼望看看。日過花磚。毫無消息。急得鳳美嘆氣。唉聲不住的。走出走進。雖有阿卷時來安慰他。却比在清水驛等仲達時更覺難過。等到向午時分。仍不見到。急得鳳美沒法出了。東明棧來到停車場。等候好容易盼着一縷濃烟。倫敦的火車到了。鳳美站在旁邊。目不轉睛的。看着車上的人。下來只見來人雖多。那裏有個仲

如聞其聲如
見其人寫得
可憐

是無聊話

從前還不過
是這麼想今
日却不由的
說出口來

達呆了半响垂頭喪氣的回到東明棧阿卷接着問訊鳳美並不回言只搖了搖頭便到房裡去了看看天色晚將下來仍是石沈大海一般絕無消息阿卷日間在外面照料各事不能來陪伴到了晚上抽個空兒到房裡要同他談談推門進去只見鳳美一個人坐在那裡垂淚聽見阿卷推門便急說道郎君來了盼煞奴也定睛一看見是阿卷方頓住了口也不招呼那眼淚同斷線珍珠一般撲簇簇的落個不住阿卷看見也覺得可憐半晌無話此時阿卷復又疑仲達棄了鳳美只不便直說出來因道小姐不必着急喜客官今日不到明日一定到的了鳳美也不回言只在那裡落淚那臉上青一陣紅一陣阿卷又道喜客官莫非誑騙小姐撒個謊說到倫敦求取允許狀就此躲過了也未可知鳳美道這是奶奶多心喜君不是這等人阿卷道不是我要說句不知輕重的話俗語說得好癡心女子負心漢男人們往往棄舊憐新小姐們在深閨生長不知世事往往要上這種人的當小姐你再想想不要只管執迷不悟錯了念

罵得痛快

得美人爲知
已仲達死可
無憾矣

甚麼東西妙

涉筆成趣

頭鳳美怒道。那負心棄舊憐新的。是一班下流賤種的東西。不能算做人類的。我的喜君。是頂天立地的好漢。多情多義的丈夫。那裡肯學那下流賤種的行爲。不是妾要得罪奶奶。奶奶這句話。着實是放……說到這裡。便頓住了口。幾句話說得阿卷無言可對。歇了半晌道。妾偶爾失言。請小姐莫怪。妾還有一句話奉問。不知可說得麼。鳳美道。那裡話。妾也失言。奶奶不要見責。我們有話只管談。不要緊。阿卷道。喜客官把小姐付託與妾。今看見小姐這般憂鬱。自然要盡力想個方法。但從未知道小姐及喜客官的來歷。叫我要想法子。也是無從捉摸。不是妾唐突。要求小姐略略的告訴我一些兒。或者可以商量個法子。鳳美道。這也一言難盡。只好告訴奶奶的一個大概罷了。印度孟買相近的所在。有個地方。叫做高蘭。家父便是那裡的首長。阿卷不懂得首長是個甚麼東西。十分詫異。問道。妾長了若干年紀。只知道潮水是有漲有落的。誰知印度的地方。油也會漲起來。想來那裡的油。一定便宜。到那裡販油。定是獲利的。了一席。

不獨鳳美笑
只怕閱者也
要笑

至此方點明
開金鑲

尊翁王爺稱
呼奇絕

話倒說得鳳美破涕爲笑起來。說道：「不是這等說。那酋長就是藩王。阿卷訝道：「那麼說小姐是一位郡主呀！失敬了。從此妾要改口稱郡主了。」鳳美忙道：「這個萬萬不可。還是照常的好。不要叫人聽見惹人詫異。先母是英國人。三年前已經身故了。家父最歡喜交結英國人。所以喜君也時常有往來的。喜君是一位鑛師。在高蘭開金鑛的。阿卷笑道：「那麼說是喜君在貴王府裏出入。得給小姐相好的了。」鳳美羞答答的低下頭去。不回答他。阿卷道：「小姐來的時候。那尊呀！這個稱呼倒把我朦住了。只好胡亂來罷。」小姐來的時候。尊翁王爺知道的。麼鳳美聽他稱呼得不倫不類。不覺又笑了一笑。道：「家父不知。家父向來最疼愛女兒。妾雖沒有告訴過纔走。過些日子再說破了。家父也不見得惱的。」阿卷道：「小姐同喜客官來此地。一定有個原故。」鳳美忽然想及在高蘭時。仲達不別而行的光景。不覺一陣心亂。道：「喜君臨行時。並沒與妾當面。不過送給妾一個信兒就走了。」阿卷道：「哦。那麼我曉得了。喜客官是要小姐絕念。所以不來當。」

一切平等自
無階級言中
有物

不倫不類隨
意牽合寫來
一笑

愈說愈痴

面○只○送○給○一○個○信○兒○那○信○上○又○說○些○甚○麼○呢○鳳○美○道○大○意○不○過○說○我○二○人○階○級
不○同○若○他○長○在○印○度○恐○怕○誤○了○妾○的○終○身○大○事○故○先○自○斷○絕○了○念○頭○回○國○的○話○
阿○卷○繃○着○眉○道○小○姐○這○一○說○又○把○妾○鬧○糊○塗○了○階○級○又○是○個○甚○麼○東○西○鳳○美○道○
這○個○解○說○起○來○話○長○呢○而○且○不○同○的○還○有○宗○教○人○種○的○兩○件○事○阿○卷○又○繃○眉○道○
這○個○我○可○又○糊○塗○了○人○種○自○然○是○說○的○不○是○一○國○人○不○便○結○婚○那○宗○教○又○是○個○
甚○麼○東○西○呢○鳳○美○道○奶○奶○怎○樣○連○這○個○都○不○懂○起○來○了○請○問○奶○奶○信○奉○的○是○甚○
麼○教○阿○卷○道○自○然○是○耶○穌○教○了○鳳○美○道○那○麼○說○就○是○了○我○們○印○度○信○奉○的○是○回○
回○教○也○有○佛○教○婆○羅○門○教○阿○卷○訝○道○原○來○耶○穌○教○之○外○還○有○那○麼○多○的○教○鳳○美○
道○還○多○着○呢○我○們○印○度○東○北○邊○有○一○個○大○國○叫○做○支○那○國○他○們○自○家○稱○爲○中○華○
國○那○國○中○有○他○們○孔○夫○子○的○儒○教○張○天○師○的○道○教○還○有○甚○麼○白○蓮○教○八○卦○教○我○
也○說○不○盡○那○許○多○呢○阿○卷○聽○了○連○連○點○頭○道○那○麼○說○我○連○階○級○也○懂○了○想○來○印○
度○房○子○裡○的○階○級○與○我○們○英○國○房○子○裡○的○階○級○是○兩○個○樣○子○的○是○不○是○呢○鳳○美○

說被捉住妙

原來如此真是可人
鳳美前兩夜
沒睡此處補
出來省筆

本來是滿腹憂愁聽了這種獸話不覺忍不住又大笑起來阿卷又道這種小事有甚麼要緊就是階級的樣子不同只要上落慣了也是一樣的還怕跌了筋斗麼喜客官你要借點意逃走也說件大點的事呀爲甚單指着這點小事鳳美又好笑起來笑罷了又道妾看了信就瞞起家父趕在喜君後面同附韶安船來但在船上時並未露面一直到了此地纔相見的阿卷吐舌道小姐好大膽你是個金枝玉葉的郡主又是孤家寡人的一個怎麼就走起海洋來怪不得喜客官被小姐捉住小姐這個手段若是拿出來行兵調將還了得麼夜深了請小姐安置罷妾還有一句話老實告訴了小姐那酋長階級宗教種族的話妾都懂得不過看見小姐終日憂鬱恐怕鬧出病來所以故意裝做痴呆說些獸話給小姐解個悶兒逗着笑笑我的好小姐你垂念我的一點苦心今夜好好的睡罷可不要再像前兩夜那終夜自言自語的好小姐你只算疼愛了我罷包在我身上明日喜客官一定來的說罷開了被窩看着鳳美睡

自然可感我也感他

阿卷也窮於詞合了

輕輕下一個他字儼然是夫妻說他落難妙

下方纔代他帶上房門去了。鳳美睡在床上，想着阿卷着實可感自己孤身在外，遇見了這種逆旅主人，真是僥倖。但回想到仲達身上，又是愁腸百結。翻來覆去，仍是一夜不曾合眼。到了第四日，仲達仍不見來，虧得阿卷時時來安慰一番。鳳美那一種難過光景，真是筆難盡述。第五日又盼了一日，到第六日，鳳美已是奄奄一息，有氣無力的了。阿卷再要安慰他時，却也沒有話說了。復又回心想到仲達一定是個拐子，不知騙了鳳美多少資財，撇下了他，逃走了。不如向鳳美明白開導，叫他死了盼仲達的心。或者可以稍止悲啼。想罷，便走到鳳美房內，閒閒的談起道：妾看喜客官這一去，便查無音信。依妾看來，一定是他負了心，有意要撇棄小姐的了。只可憐小姐萬里重洋，辛辛苦苦的跟了來，却遇了這麼一個薄倖人。鳳美帶怒說道：妾前日已經說過，喜君不是這等人。奶奶爲甚只管說他薄倖？阿卷只作不聽見，又說道：可憐小姐撇了現成的富貴，撇了老父，撇了家鄉，老遠的來到英國，却落了這難喜客官呵！你爲甚

呼仲達而問
之尤妙
全不理會又
妙

說痴話時便
是痴話說決
絕話時便是
決絕話阿卷
到底善於詞
令

癡情如繪

兩○次○撇○了○這○位○多○情○的○小○姐○哪○鳳○美○聽○了○益○發○動○怒○瞪○着○一○雙○杏○眼○看○着○阿○卷○
一○言○不○發○阿○卷○全○不○理○會○又○說○道○妾○雖○是○一○個○蠢○人○遇○着○了○疑○難○的○事○却○還○有○
三○分○決○斷○那○喜○客○官○說○甚○麼○到○倫○敦○去○取○允○許○狀○此○刻○看○來○全○是○一○片○謊○話○他○
約○定○小○姐○三○天○後○回○來○這○明○明○是○叫○小○姐○白○白○的○等○他○三○天○過○了○三○天○之○後○他○
不○回○來○叫○你○要○趕○也○趕○他○不○上○况○且○倫○敦○又○是○個○四○通○八○達○的○地○方○輪○船○火○車○
處○處○都○是○有○了○這○三○天○工○夫○他○也○不○知○道○逃○到○那○裡○去○了○阿○卷○心○中○一○向○疑○惑○
的○事○到○了○此○刻○不○覺○的○盡○情○傾○吐○出○來○鳳○美○起○初○本○怪○着○阿○卷○出○言○莽○撞○瞪○着○
雙○眼○瞅○着○他○聽○到○後○來○不○覺○的○慢○慢○把○雙○眼○垂○了○下○來○兩○隻○手○按○在○膝○蓋○上○低○
着○頭○想○要○哭○却○又○哭○不○出○眼○淚○來○歇○了○半○晌○方○道○奶○奶○的○話○並○不○是○不○在○理○我○
也○這○麼○想○過○但○我○的○心○中○不○知○怎○樣○總○信○喜○君○斷○斷○乎○不○是○個○短○倖○人○若○要○問○
爲○甚○麼○這○麼○相○信○他○可○是○我○自○己○也○不○明○白○阿○卷○道○小○姐○同○喜○客○官○的○交○情○妾○
是○不○得○而○知○小○姐○深○信○自○然○有○可○以○深○信○的○去○處○但○是○喜○客○官○爲○甚○一○去○不○來○

酒鬼聽者

自由奴隸兩
句話我常聽
見人說莫非
都是醉話

呢。鳳美道。這個麼。只怕除了天菩薩佛爺爺沒有知道的了。妾想上去。喜君一定遭了甚麼事故。不定還有那不好說的事呢。唉。這個叫我怎麼處。今生今世只怕不能……說到這裡。便咽住了。喉嚨說不出來了。歇了一歇。又道。但願不這樣。妾就有了命了。阿卷道。喜客官歡喜吃酒麼。鳳美聽了。當是一句不相干的話。並不回答。阿卷道。男人們吃酒。往往要誤了正事。你看那些十天有九天醉的。醉起來便撒酒瘋。莫說是尊卑秩序。就是他的老子在跟前。他也不認得。甚的沒有人勸他。還好。倘是有人勸了他。他還說甚麼。這是我的自由。你們生就奴隸性質的人。不要同我多說的。呢。小姐。你想這等人。不是爲吃了酒。失了本性的麼。如何不誤事。鳳美道。不。喜君是滴酒不入口的。斷不會因吃酒誤事。阿卷道。依妾看來。到底還是小姐過信喜客官了。以前的事。妾不得而知。現在這裡放着。他這一去。六天不來了。莫說從此不來。就是明天來了。他也是個失信的人。不是妾要多怪了他。就是有事。不得空來。也應該先給個信呀。鳳美

迷信之人遇
着一事每多
甚解婦人尤

含○着○一○眶○眼○淚○道○妾○也○不○怪○喜○君○失○信○但○願○明○日○喜○君○來○了○縱○然○失○信○妾○也○情
願○可○是○喜○君○的○事○奶○奶○摠○不○及○我○知○的○底○細○我○一○心○只○恐○怕○喜○君○身○上○有○甚○變
故○我○想○到○送○喜○君○上○車○時○那○指○環○平○白○地○變○了○青○色○我○心○裡○就○同○針○刺○的○一○般
因○爲○先○母○亡○故○時○這○指○環○也○是○平○白○地○把○那○顏○色○這○麼○一○變○奶○奶○你○想○我○耽○心
不○耽○心○呢○阿○卷○聽○說○嘴○裡○說○道○這○也○奇○怪○然○而○這○個○或○者○不○應○在○喜○客○官○身○上
應○在○別○處○也○未○可○知○他○心○裡○却○想○着○雖○然○有○這○麼○一○個○先○兆○或○者○不○應○在○仲○達
身○上○却○是○個○鳳○美○被○棄○之○兆○也○未○可○知○嘴○裡○却○不○便○說○出○來○正○在○心○裡○在○那○裡
疑○惑○忽○聽○得○鳳○美○說○道○今○夜○喜○君○不○來○我○明○日○就○要○動○身○去○了○阿○卷○驚○道○動○身
到○那○裡○莫○非○要○回○印○度○麼○鳳○美○道○不○我○要○到○倫○敦○去○尋○喜○君○阿○卷○又○驚○道○小○姐
要○往○倫○敦○麼○這○個○可○使○不○得○倫○敦○的○人○來○來○往○往○的○不○知○多○少○要○到○那○裡○去○尋
喜○客○官○真○是○海○底○撈○針○往○那○裡○捉○摸○呢○依○我○想○來○還○是○回○印○度○的○好○况○且○小○姐
出○來○的○時○候○尊○翁○又○不○會○知○道○這○時○候○正○不○知○惦○記○得○怎○麼○樣○呢○鳳○美○道○妾○尋
不○出○喜○君○來○斷○不○回○印○度○去○阿○卷○道○倫○敦○地○方○大○得○很○呢○人○又○多○小○姐○去○了○人

生路不熟。那里尋得出來。況且那裡歹人多着呢。做騙子的。做拐子的。明搶暗奪的。也不知多少。那裡去得。喜客官將小姐托付與妾。此刻如果放了小姐去。萬一喜客官來了。妾怎麼對他。如果小姐一定要到倫敦去。妾只好對不住了。鳳美道。怎麼個對不住呢。阿卷道。妾要去報了警察。送小姐回印度去。鳳美大驚道。奶奶。這個可使不得。要是那麼一來。就坑死我了。阿卷沈吟半晌道。小姐執意要去。妾也不便攔阻。只是要依妾一件事。倘小姐不依時。任憑怎樣。我總不放小姐走。鳳美急問要依一件甚麼事。阿卷不慌不忙的說將出來。正是

已是此身成敝屣。還從大海去撈針。

要知阿卷說出一件甚麼事來。且待再譯下文。便知分曉。

阿卷發言。如好鳥對語。如舌跳春雷。痴呆處便痴呆到極。決斷處又決斷到極。東方滑稽之流。歟。蘇秦張儀之流。歟。

纏綿悱惻。純乎寫情。非但無此章法。亦令讀者生厭。中間忽夾一段詼諧笑話。便覺通身活潑。衍義者本以詼諧著。無怪乎涉筆成趣也。（知新主人評）

法律小說
宜春苑
(續第九號)法國 某著
無欽羨齋譯

程家得了士蘭這封信。就請陸倉過去。給這封信與陸倉看。陸倉本是極正派的人。一切不合道理的訟事。通通不肯替人擔任。他本來是疑士蘭有罪的。看完這封信就說道。前日是約過密獄解後。就去見何君。今日所以特地過來。聽聽他怎樣辨解。但我不是一定要替他辨護的。若他辨解得有理。我自然替他擔任這件事。去上控。去上告。向法國所有裁判所。一一控過。也不要緊。若他的辨解。有不妥當的地方。我是不願擔任的。我所以先對你們聲明一句。各人聽見陸倉這樣說法。自然是有些驚慌。但細想事已危急。不論甚麼。也請他去。見見士蘭。陸倉掏出時表一看。說沒有時候了。我去罷。就一直跑到士蘭處。士蘭一見陸倉。就拉着他的手說道。勞駕了。我望你來。眼都望穿了。現在我纔放心呢。陸倉不答他。瞧着士蘭。皺起眉頭說道。你清減許多了。士蘭也不答他。問

道。你也疑我是有罪嗎。陸倉也一言不發。士蘭看他的神色。便歎一口氣說道。你也疑起我麼。最親信的朋友。也都疑我。真是沒法。我打錯主意了。我知道這樣。早早辨解出來了。……陸倉君。我這件事。是他人有意陷我的。你聽我說來。自然曉得。……陸倉君。你都疑我。我真可以不必辨解。雖然。生命還是第二件事。名譽要緊。若不壞我聲名。就令被人冤枉。也甘心任受的。……你慢慢聽我說來。就可以曉得了。但我說出來。一定令你吃一驚的。你肯聽不。陸倉答道。你只管說罷。士蘭就說道。那克德伯夫人。是有姦夫的情夫的。姦夫情夫是誰。就是區區不肖了。若係不知此地的風俗。及克德伯夫人的品行。聽了我這句話。或有幾分疑惑。那平日曉得克德伯夫人的名譽。又知他與克德伯這樣相得的。不論那一個。也不相信。陸倉就答道。你不要說謊。何道。不是說謊。真事的。陸道。若是真事。有證據沒有呢。何道。證據通通散失了。陸倉心中又要怒他。又可憐他。說道。士蘭君。你聽我說罷。就令真事。你沒有證據。這些曖昧的事。如何說

得出口。你想真纔可說。何道。證據雖是沒有。但累到我這個田地。不得不說出來。陸道。爲甚麼等到今日。你纔講出來呢。何道。我以爲我不說出來。也有人救我的。我所以不講出來。陸道。你以爲那一個救你。何道。就是克德伯夫人。陸倉更覺奇怪說道。你說這些瘋話給誰聽呢。這處地方。那一個不曉得克德伯夫人的品行。就令你怎樣說法。也沒有人信的。我也斷斷不信。何道。不管你信不信。我真是克德伯夫人的情夫。陸道。你向來住在巴黎。一年到何家村。不過一兩個月。又克德伯夫人。常在克德伯身邊。不論上禮拜堂遊地方去。都是同着克德伯一塊兒去的。且你何家。又與克德伯。不大對的。如何能穀與克德伯夫人私通呢。這是幾時的事。又在那一處密會的。請你逐一說明罷。士蘭見陸倉絕無一點相信的心事。很不舒服。就說道。你不相信。我也沒法。你若不嫌討厭。等我把這件事自始至終。說給你聽。你自然曉得了。陸倉就拉開一張白木做的椅子坐下。在身上拿出一口雪茄煙。點火。脚着說道。你說罷。士蘭低頭思量了好

一會纔說道。這件事的根原。就自一八六六年八月一日始。是時我家與克德伯爭論領地的境界。差不多要鬧官司。後來託人調停。調停妥當。就擺和氣酒。是晚我跟着家君去。克德伯也同着夫人出來。我是晚一見了克德伯夫人。欽羨他這樣體面。言談舉止。又這樣在行。心中暗道。不料塵凡間有這種玉人。真令我神魂傾倒了。然這個時候。不過愛慕他。並沒有到他身邊。與他談話。到人散後。我也向家君說。不料伯爵夫人。生得這樣縹緲。我想世間。很難再找一個出來。比得他上。家君就說。只怕你沒有本事。若有本事。就比他生得更美秀的。也不怕沒處找呢。家君雖是這樣說法。但我自見過伯爵夫人後。心中目中。只有一個伯爵夫人。後來我家。又與伯爵鬧意見。彼此都斷了來往。一日巴黎有一個紳士。請我喫飯。剛剛伯爵夫人也在座。是時客還未到齊。光只伯爵夫人一個。在茶薇架下的杆欄凭着。我一見伯爵夫人。愛戀的心事。不能自禁。就忘却平日兩處的意見。跑到夫人身邊。夫人就讓我坐。說了無數說話。到散席

後。還對我說每年夏天。他的丈夫。許他出來巴黎。在託西家逗留一兩個月。纔回巴爾遜村去。自從這晚分手後。我愛戀伯爵夫人的心事。雖然越發爐火似的。日深一日。但細想伯爵夫人。有這樣名聲。未必肯如我的心願。也笑自己妄想。後過了一個禮拜。禮拜二日。我因事到卑倫。回來的時候。行到停車場。剛九點鐘。火車正要開輪。我趕緊買了票。向收票處最近的車房上去。誰知這個車房。除伯爵夫人外。沒有別一個客。我又要與伯爵夫人攀談。夫人並無嫌厭我的樣子。更說妾逗留巴黎時。到禮拜二、禮拜六、兩日。一定到春日村去。回來一定搭晚上九點鐘的火車。我聽見他這樣說法。心中就想着禮拜六晚上九點鐘。來搭火車。一定又可以見他。好不歡喜。到禮拜六日。我一溜烟的跑進停車場。見了夫人。其時夫人露出戀愛我的心事。累得我今日有這樁事。兩人通情就在這個時候起了。陸倉聽到這處就說道。士蘭君。你想真纔好說。士蘭答道。你聽完纔駁我罷。又說下去。夫人這樣看待我。我當時以爲天下無雙的艷

福。誰知鬧出今日這段殺人放火的案出來呢。然夫人委實是愛戀我的。家裡頭心裡頭的事。通通告訴了我。夫人與伯爵的年紀。兩個差得很遠。光景你都知道。差不多差二十多歲。夫人所以嫁伯爵的緣故。也很奇怪。夫人的父親。託西侯爵。世間都說他是個富翁。誰知舊時確實是有錢的。夫人十五六歲這個時候。他的父親。做各種生意。通通是虧本。到夫人十九二十兩年。中落得很不堪。週年都要向人借貸。是時克德伯見着夫人。就很賞識。想與他對親。託西侯就與伯爵商量。說能彀幫助得他。他就把夫人嫁伯爵。伯爵一口答應。託西侯就將此中委曲。告訴夫人。夫人見伯爵年紀。已經這樣大。很不喜歡。無奈要保全父親的體面。不得已就嫁伯爵。若將這些事情洩出外便。外便的人。一定說託西侯爵因錢賣女。很不名譽。所以夫人出閣時。一切粧奩。特地辦得十分輝煌。其實辦粧奩的錢。通通是伯爵出的。夫人對我說。謂妾因錢財之故。賣這個身與伯爵。不能不以肉體報酬伯爵的金錢。至若心肝。就不是金錢可以買的。

我移這個心去愛他人。也不算對伯爵不住。妾於外部的愛情。不問怎麼樣。也買足伯爵的歡心。因爲外部的愛情被伯爵已經收買。不能再與他人。至若心裡頭的愛情。我還有主權。特地留起給你的。我聽伯爵夫人這番說話。固是感激。又見他是很有本心的人。越發敬愛他起來。士蘭說到這個地方。略歇一歇。吃一口茶。又接續說下去。伯爵夫人雖是這樣。但他用意。是很週密。很顧名譽的人。就令時時與我密會。也很謹慎的。即如去年九月。同我在巴黎流連了五十多天。本來伯爵限他一個月就要回去的。伯爵見他不能如約。怪起他來。寫信叫他趕緊回去。他與我分別這個時候。對我說道。妾最怕是被人思疑。壞了妾的名譽。妾爲名譽計。死也不惜的。你須會我的意思。妾特地來巴黎。與你密會的緣故。也怕何家村那處的人。通通是認得我的。若有人知道。於我名譽。極有妨碍。現在伯爵催我回去。不得不要離別。但妾很難割捨。何家村後頭列頓士街這間廟。甚是僻靜。十一月十二日三點鐘。我就在這裏等你。你不要忘記了。兩

個約定。他就回去。是時何家村的別莊。還是我叔父所有。我到十一月十一日午後。就去何家村別莊。到第二日午後三點鐘。就偷到列頓士街去。誰知是日颯大風。下大雪。路很難跑。直至三點三十分。纔到這間廟。夫人一見我面。就問道。你幾時來別莊呢。我答昨天。他又問我對人說爲甚麼事來的。我說沒有說甚麼。就搭車來的。他又問道。這個時候。不比暑天。無端走來別莊。他人不思疑嗎。我說他人思疑。怕甚麼。夫人就很怪我。再問道。你自己曉得來這個地方的路嗎。我說不知。是問人的。夫人問問那一個。我答問別莊的門房美路。夫人越發怪我說道。你太不會意了。到別莊去。又不說明緣故。到這個地方。又去問人。他人若疑起你來。跟着你的行踪。查出我兩個交涉來。如何是好。我答是不怕的。我可包得沒事。夫人就說我覺世間沒甚麼可怕。最怕是壞了聲名。妾雖愛你。千辛萬苦。也來會你。但恐他人見疑。妾寧可給克德伯爵知道。也不願意給外間知道。伯爵知道。也只伯爵一人怨我。無損名譽。若給他人知道。伯爵固是

不名譽。妾的名譽也掃地而盡。妾雖愛你。不得不爲名譽計。妾爲起名譽來。顧不得你的生命。你的名譽。你想真纔好。不要累我。把自己也累着呢。我見他這樣說法。不知怎樣答他。夫人就說你趕快回別莊去。對叔父說要還債。替他借錢。他雖是罵你揮霍。斷不疑你猝然自巴黎來到這裡。不然就有人打聽出來。妾的名譽。通通被你壞了。說完就催我去。我說千辛萬苦纔能覓來相會。甚麼事都沒幹。就要去嗎。夫人說後會有期。你快回去。向你叔父借錢。馬上回去巴黎。妾就寫信去約你。說完我就回別莊去。向叔父借錢。叔父笑道。天氣這樣寒冷。你無端在巴黎跑來。早知你是有事的。你要錢。就叫賬房支給你罷。是時我越發佩服夫人的周密了。回巴黎後。夫人果然有信來。說道日間在羅治科。有觀艦式。請你在這處等我。信裡頭照例寫着最緊要顧他名譽等字樣。但最奇怪的。事他來的信。信尾一定記着第幾號字樣。我覺得奇怪。見夫人時。我就問起這件事。他說記明號數。一則失去也易追究。一則自己發了幾多封信。也

可以記得。又令我佩服他用意周密了。到觀艦式那一天。就在羅治科歡會。是晚談起東奔西走。是極不方便。我就在近西街買得一間別莊。我與夫人就名他作宜春苑。此後就在這間宜春苑。做密會的地方了。是時陸倉就問道。別莊是買的吗。何道。是的。陸道。這就是一樣證據。這間別莊。現在還是你所有嗎。何道。是。陸道。是你所有就有真實的契紙了。士蘭愕然說道。說起這間別莊來。又有令你不可信的新聞了。陸倉問道。又怎麼樣呢。士蘭道。我在近西街買別莊的時候。我還是丁年。一個小孩子。去買別莊。一則怕外間的人查問。一則怕父親知道。所以託英國人約翰買的。約翰寫還一張憑單。故名是約翰。實是我買的。陸倉答道。有憑單就可以當得一件證據了。這張憑單呢。士蘭又愕然說道。這些東西。不能拿到家裡去。通通放在那間宜春苑。去年開仗的時候。把這間宜春苑。做了兵房。各樣東西。都已散失。我又要帶何家村的義勇兵。倉倉皇皇。都忘記收拾了。陸倉又問道。現在這個英人約翰。在那裡呢。何道。開仗這個時候。

他就離了法國。現在不知去向了。但約翰有兩個朋友。在英國處。我識得他。前十幾天。我寫信去問約翰的消息。有一個回信說他好像死了。一個說他去了澳大利亞。究竟不知下落的。陸道。然則這間別莊係你所買的證據。通通沒有了。何道。沒有了。陸道。查隣近的人。一定有曉得的。何道。不行。隣近的人。及來往的商人。雖時時見我。但這間別莊。是出英人約翰名的。人人只知有約翰。那裡知道有何士蘭呢。陸倉又問道。你既名這間別莊做宜春苑。裡頭有牌子橫額等。寫着宜春苑字樣沒有呢。士蘭答道。當時我與夫人賞識這間別莊。說宜春苑也不過如是。就把這二個字作通信的暗號。是沒有寫出來的。陸倉聽士蘭這番說話。差不多要生氣。說道。你現在所講的事。樣樣都沒有證據的。豈不是空口講白話麼。沒有證據的事。還要講他作甚。何道。因為沒有證據。所以致有今日。然雖是沒有證據。但件件事都是真的。陸道。這間別莊。克德伯夫人去過幾次呢。何道。三年間曾到過五十幾回。陸道。他來過五十多回麼。鄰近的人。一定

有見過伯爵夫人的。何道。一個人都沒見。剛纔說他用意很周密。如何令人見得他面。陸道。鄰近的人。未見過他。當時你一定有用底下人的。何道。是用下婢。這下婢是英國人。然這下婢。也是一次都沒有見過。陸道。沒有這個道理。這就是說謊了。何道。不是。夫人將到。就豫早叫他們出去遠遠的地方買東西。要一兩天纔能轂回來。且夫人一到即上樓去。除回去這個時候。斷不下樓的。陸道。在你家裡的下婢總曉得的。你何不傳他來問一問呢。何道。開仗的時候。他已回英國去。現在不知去向了。陸道。你的跟人彭進。曉得這件事不曉得呢。何道。我有一次同彭進出去打獵。途中跌傷。就同他到過這間別莊。他只來過一次。以外的事。通通都不知到了。陸道。然則你與夫人密會的證據。一點兒都沒有嗎。何道。本來是有的。頑要的東西。梳洗的器具。通通是他帶來的。總是開仗的時候散失。陸道。果真散失了麼。何道。真不錯。陸道。你說到甚麼事。都說開仗的時候散失。難道散失得這樣乾淨嗎。士蘭見陸倉總不相信。撫胸說道。你不相信。我

也不怪你。總是當時那裡知道有今日這件事。要他證據做甚麼。又那裡知道這樣相好的人。今日變作仇人呢。陸倉見沒有甚麼要問他。就說道。你將剛纔講的事情說下去罷。何道。你不要立定一個我不信我不信的主意。等我再詳細細說給你聽罷。陸道。不要詳細。你舉出一兩件證據來。就算了。何道。因為沒有證據。所以要詳細。剛纔說的。你曉得了。到第二年我的叔父死了。他的別莊。就爲我有。他的財產。也歸我一人承受。我隨時到別莊去。也沒有人查問。是時與伯爵夫人密會。越發便當。何家村與巴爾遜村左右。一切僻靜的地方。通通查出來。今日到這一處。明日在那一處。臨分別這個時候。便約定下一次密會的地方時刻。約定後。不論天氣怎樣寒冷。有甚麼要事。斷不失約。所以我年來週年都是旅行。今日在巴黎。明日又去何家村。後日又去離何家村六七里的田舍。始終沒有一個禮拜。住實一個地方的。雖是這樣奔波。當時絕不覺討厭。却以爲伯爵夫人。這樣愛我戀我。如何可負他的約。誰知夫人的名譽。日增

一日。忽然被選做慈善會的會長。忽然又舉爲貞節會的幹事。新聞雜誌。都錄他的。小照。我雖是覺得奇怪。又不得不拜服伯爵夫人的手段。又覺這樣體面。這樣智慧。這樣名譽的婦人。能毅這樣愛我。心中也以爲幾生修到的艷福了。陸倉君。總是熱極便會生風。我細想起來。我昂昂七尺。受了伯爵夫人的器械。做了夫人的奴隸。失了一身的自由。腐敗了自己的根性。自朝至暮。自秋徂冬。都是爲着夫人一個。棄却正業。誤却前途。究竟不上算。自是始如夢初醒。想起我自己一身。何等自由。何苦爲這方寸之地。束手縛足。漸漸覺得夫人的愛情。有些討厭。但這時候。夫人還未知我的心事。我雖覺得討厭。也強勉相就。依舊做夫人的奴隸。那一天我的朋友。勸我乘他軍艦。漫遊世界。我心中想道。乘勢出外。一年或兩年。得爲自由的身。也未嘗不是。就答應他。後來把這件事。說給夫人知道。夫人說我幾句無情無情。我心就軟了。口也鬆了。不知不覺。就答道。沒有這件事。不過談設的。我滿胸心事。就被夫人無情兩個字。化作煙雲了。這



一次我被軍艦罰了違約金三百圓。還不得了。還要寫信去朋友處謝罪呢。後來又會見伯爵夫人。夫人對我說道。你若與我絕交的心事。我必有法處置你呢。你細想纔好。我聽見這一句。心魂俱碎。當時夫人的面色。夫人的口氣。我至今想起來。也覺駭怕的。自是以後。越發嫌棄夫人。日日想法子要丟他。但細想夫人這樣利害。這樣智慧。究不是他的敵手。故此遲疑不決。是時我母親剛剛有信來說。要替我定親。我細想此事。是第一件好作話頭的。於是見伯爵夫人的時候。就對他說。我母親叫我如此如此。夫人瞪着眼睛。對我說道。你想定親嗎。我聽他這五個字。就知他來意不善。因答道。不是我自己願意。總是母親要替我作主。我沒有法推辭的。夫人再問道。我兩個這就算完結嗎。我答道。我斷斷不敢忘你。總是你既有所屬。萬不能與我做夫婦的。夫人道。始戀之而終棄之。有這個道理嗎。你娶了妻。又怎麼樣處置我呢。我答道。你有丈夫。又有兒女。夫人又道。你的意思。說我有丈夫又有兒女。自當回去巴爾遜村。總是我雖

有丈夫。我的愛情不在丈夫。金釘在你身上。雖有兒女。佐治又豈不是你的血胤嗎。余此時大胆起來。對他說道。依你說來。不論怎麼樣。都不能離你。若要與你結婚。你又怎麼辦。夫人沈吟了一會說道。你不要把這件事難我。我將你向來寄我的信。給伯爵看。是時夫人說出這句話來。令我心胆都震。就答道。你不要認真。我不過戲談的。夫人答道。不問你戲談。還是真話。你不要後悔。別一個女子。被情夫丟他。只管怨自己。恨自己。我是不學他們這樣蠢的。我當初已聲明不怕丈夫。想到通透。我纔幹的。若你生心。我自有的法子。處置你的。斷不怨自己。恨自己。惟有把你怎樣挑弄我。怎樣勸誘我。一五一十。都告訴伯爵去。伯爵的脾氣。光景你總曉得。他若知道這件事。未必肯饒過你了。就令他不計較。我也有別個法子。弄到你不容於世的。前時在羅治科。我些少知得你的心事。我已立定了主意。你想真纔好。我先通知你一聲。到時你不要說我無情就是了。我聽他這番說話。知他不是恐嚇我的。好像豫早知有今日。豫早想定法

子來對付我的。我越想越怕。不知如何答他纔是。夫人說完。就站起來要走。是時我心裡想着。不調停妥當。是大不得了。就拉着夫人的手。說道。你坐下罷。你不要動氣。定親這件事。實在不是我的主意。光是母親要做的。母親也不過有這樣意思。現在尙未有成說的。夫人就坐下問道。真是你母親剛剛起意。甚麼舉動都沒有嗎。我答道。真是沒有舉動。夫人說這還是好。你不要誑我就是了。萬一我打聽真有是事。我定不饒你的。夫人去後。我只有自恨自悔。悔是悔。當時何以沈迷至這個地步。恨是恨自己何以蠢到這個地步。處置一個婦人。都沒有法子。真是枉作丈夫了。士蘭說到這處。拿出襟上這條帕子。一面拭額上的汗。一面問陸倉。你還不相信嗎。陸倉只有微笑。士蘭又說。真奇怪了。我平時甚麼事都不甚駭怕。惟聽見夫人一句極平常的話。就有幾分怕意。因爲夫人用意周密。做一件事。自非自頭至尾想到透。總不出聲。他一開口。就不是頑的。我到這個時候。想不出甚麼法子來。除疎外他。等他也不大戀我這一個法子。並

沒有第二個法子。當時我母親天天催我定親。我細想夫人這樣利害。若不替他交割得清清楚楚。私自定親。一定鬧出大事來。決意把定親這件事。丟下了。剛剛有去年這件軍事。我想道。這個機會。就是我的機會。我若跑到戰場。就是疎他的法子。或者我出去後。他另相與別人。就忘記了我。也未可定。就決意帶着義勇隊出去了。後來見我心中始終怕着夫人。一直等到議和時候。我還不敢回來。後來見我出來。夫人始終沒有和我通過信兒。我略有點安心想道。夫人已忘記了我。這個時候回來。也不要緊。遂偷偷走回來。過了幾日。程家請我吃飯。見着錦孃。一見就很賞識他。替他談話。他也很有愛我的心事。我心中想道。我要定親。錦孃是最合式。但當時夫人的說話。猶在耳朵。還不敢提起這件事。過了一兩個月。絕不見夫人有甚麼消息。我歡喜到萬分。就算夫人忘記了這段事。就將愛慕錦孃的心事。說知母親。母親與真卿談了好幾回。我與錦孃就定了親了。定親後。我細想夫人若真是忘我。自不用說。若重提舊案。還是不

得了的。細想道。惡人先告狀。不可不先將這件事。說給真卿知道。真卿是一個慈祥忠厚的人。也一定原諒我的。遂想定一番說話。到程家去。總是一見真卿面。就很難說出口。今日想明日纔講。誰知到了明日。比昨日更難開口。日日如是。足足過了十幾日。始終沒有說出來。回想這樣因循。將來萬一有事。反爲不美。有一天立定主意。要去程家。誰知跑到半路。遇着菩提寺那個春日村的和尚。和尚說有事替我商量。請我到春日村去。我就跟着他。走去春日村。回來這個時候。就在隔何家村不遠的樹陰。瞧見夫人。心中想道。糟糕了。夫人在這裡等着了。我裝作瞧不見。低着頭一直跑過。行了有三兩丈遠。夫人在後頭叫起我的名字來。我這雙脚。很像釘在地下。自然站着。夫人跑進去。拉我到樹陰裡頭。問我現在還是只有這樣的意思不是麼。替錦孃定親的酒帖。不是到處分派嗎。我說不錯。夫人就指着樹陰裡頭這間屋子說道。你瞧你瞧。你還記得去年這個時候。在這裡的光景麼。風景雖是去年一樣。總是你的心事。非比去

年了。錦孃與我愛你的心事。雖是一樣。總是錦孃是新人。我變了故人了。得新忘故。問你是人情不是呢。過得意不過得意呢。說完就哭起來。我自見夫人以來。他吊眼淚。這一躺就算第一躺了。我正想說話去慰解他。夫人又說士蘭君。此後你也當我是陌路。只知有一個錦孃。我的恥辱。我的淒楚。你還知道不知道呢。我道。那裡有這種心事。但你既是這樣疑我。就當我死了。豈不是甚麼事都乾淨嗎。夫人道。既有今日。何必當初。我現在和你說甚麼話。你都當作耳邊風的了。你擇了成婚的日子沒有呢。我答道。正要替你商量。因為你從前說過這番可怕的說話。夫人咬牙說道。你還記得我說的話麼。我道。如何不記得。所以叫你不要怨我。夫人道。你現在說甚麼。我也不相信。你快去同錦孃成婚罷。我此後也不提你了。但我還要問你一句。我從前送你的信。你有存貯的不呢。我答道。一封都沒有散失。夫人道。你通通給還我罷。禮拜四晚上九點鐘。請你到巴爾遜村。我在橫門口等你。我答應了他。夫人說好別一聲。就分手了。我心

裡想道。夫人能毅這樣豁達大度。實在難得。委實是我負他。他始終未嘗負我。這時怕夫人的心事。變作敬夫人的心事了。我聽見夫人這番說話。心中的憂慮。就丟了七八分。決意不把這件事。說給真卿。一直就回家裡去。到了是晚。我檢齊向來夫人送我的信。要到巴爾遜村去。我向來洋鎗是不離身的。就穿起獵裝。拿着一枝獵鎗出去。心中有秘密的事。自然不想人見。特地找樹林中一條僻靜的路走走。誰知出去這個時候。回來這個時候。都碰着認得我的人。真湊巧了。剛九點鐘。跑到克德伯家的橫門口。見夫人已在這裡等着。我就問道。伯爵今晚不在家嗎。夫人道。今夜伯爵受了冷。一早就睡了。你放心罷。這些信拿來沒有呢。我就把這包信。遞與夫人。夫人一面說。共成二十四封。是不是呢。一面數這些號數。數完說道。對了。你寄來的信。通通在這裡。就在身上拿出來給我。說道。就在這處燒他罷。你一定有洋火拿來的。我是喫煙的人。洋火本是隨帶的。剛剛前晚在程家閒談。遺在他葡萄架下的桌子處。就答道。沒有。夫人

就想進去拿火。我是想趕快結了這段公案了。就止着夫人。不用進去。我可以弄出來。就在這口獵鎗。拿出一個彈子。把這粒砲彈扯去。光打這個彈子取火。先打了一個。弄不出火來。再打一個。纔燃了火。我與夫人就坐在樹根頭。各燒各的。燒完。夫人指着這些紙灰。一面哭。一面說道。五年的愛情都化了一撮的灰。你說：剛說得這幾個字。他便哭起來了。以後他哭得更利害。我止他也止不住。我是時很倉皇。不知說那一句纔是。只答真可惜了一句。我就要走。夫人又拉我坐下。說道。你不要忙。難道你怕我嗎。我答道。不是怕你。是怕有人來撞見了。是不得了的。夫人道。怪不得你怕。因爲你將來還有許多快樂的日子。我是絕望的人。是甚麼都不怕的。我見夫人就要生氣的樣子。就便忙賠了不是。答道。不是這樣講法。你發這大心願。饒了我。這些見典。我死也不忘記的。夫人道。你口雖是說不忘。心裡頭却笑我愚蠢。我真看差你了。我看你自起至止。未必是真愛我的。我裝着笑臉答道。若不是真愛。一向何苦這樣辛苦呢。夫人道。你

不是另找別人嗎。不是有錦孃。就丟了我嗎。我答道。你想差了。我實在見你身已有主。到底不能和我做得夫婦。夫人道。若無主。你又怎樣。若變了自由的身。你又怎樣。一句一句。逼到我無可回答。我就不得已答他。你若變了自由的身。……你若得自由。……我就可以和你結爲夫婦了。夫人道。是嗎。你好記着。我現在雖與你分離。若變了自由的身。自有見你的日子。現在沒甚麼好講。你回去罷。說完。他就不理會我。轉身進去。我也拿起這枝洋鎗。尋着舊路。回家裡了。所以說我打伯爵的人。實在冤枉我的。我回去後。纔有人打伯爵的。陸倉君。你明白沒有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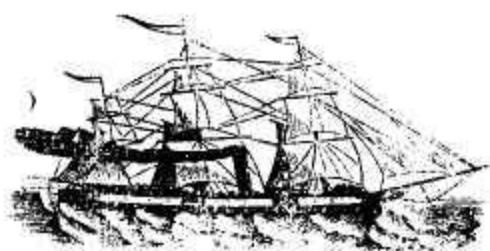
自始至終。差不多講了兩點多鐘。陸倉至是纔逐件查問士蘭。你到伯爵家去。是甚麼時刻。士蘭道。當時倉倉皇皇。如何能彀知到甚麼時刻。陸道。你回家以前。有覺得別樣奇異的事沒有呢。何道。甚麼都沒有。陸道。依你講來。克德伯家起火這時候。你還行得不大遠的麼。何道。我回去後。雖是立刻起火。總是我

穿入樹林去。看不出火光來。陸道。打克德伯這兩口鎗。你聽見否。何道。是晚北風很大。逆風是聽不出的。洋鎗的聲。若係逆風。大約隔五十碼。就聽不見了。陸倉像似信不信的樣子問道。你這番說話。就算十二分辨解碼。何道。辨解得十二分與否。雖不曉得。總是照事直講。一點兒都沒有點竄過的。頭一件我晚上穿過樹林的緣故。先已明白。判事第一疑我。是彈筒的緣故。也明白了。這個彈筒。無疑是由我的洋鎗出來的。但我不是打人。不過打火用的。又燒信後。我把這些紙灰。撒到別處。所以兩隻手。都着了紙灰。回來不得不洗手。臉盤的證據。可又明白了。陸倉還不相信。問道。翌朝阿賓判事去查究你。你以爲甚麼事呢。何道。我第一以爲他是頑的。後來知他真是來查究我。我以爲夫人把這件事告訴伯爵。他以姦夫的罪。來查究我的。陸道。你聞他說出伯爵被打的事。你以爲那一個打他的呢。何道。我就以爲夫人。想得自由的身。去殺伯爵。要嫁我的。後來再想。他雖想嫁我。不必殺伯爵。一定他爲報復我。先把來往的信。一切證據。繳得

乾淨。然後誣我殺他的丈夫。後再指使黃昇，供出我來的。現在想起來。夫人用意實在周密。一一都豫早布置定的。尋常的女子。斷幹不來。他有這樣才畧。這樣智慧。纔能設有這樣手段的。陸倉聞士蘭指定夫人身上。就正色罵他。你真沒良心了。爲洗自己的罪過。誣捏這個潔白的夫人。何道。夫人之外。還有別個兇手。也未可定。但這件事。我與夫人。是最有關係的。我既是沒有幹過。所以思疑定是夫人。據你說來。你就信得夫人過嗎。陸道。爲甚麼你不把這件事申訴判事呢。何道。你光問這一句。也問了好幾回了。我纔被判事查究時候。第一是不知犯罪的性質。第二以爲夫人犯這樣罪。也是出於憤恨。不忍供出他來。第三我本來是沒有幹過的。以爲判事查究後。自然曉得。入了密獄後。見證據越出越多。我始失望。然是時仍以爲夫人是知我無罪的。夫人恐我把密會的事。情吐露出來。生起悔心。出法救我。若夫人不生悔心。就令把這件事說出來。然沒有證據。反重自己的罪。中夫人的計。種種顧慮。所以直至今日。都不辨解的。

陸道。我看你不辨解的緣故。實在無可辨解。但你是聰明的人。後來思前想後。特地砌成這一番事情的。你雖砌是得巧手。可惜你光是事情。沒有證據呢。何道。證據本來是有的。陸道。你說本來有。難道你不曉說誑的嗎。你說伯爵夫人是戀愛你。我還相信。至若爲報復你。燒自己的屋。殺自己的丈夫。方沒有這樣愚蠢的人。且有五年交情。斷沒有一件證據。都沒有的呢。何道。雖是沒有證據。確是眞事。陸道。若是眞事。必有證據。何君你想眞纔好說。爲洗自己的罪惡。誣陷他人。比之殺人。罪加一等。我聞你犯了殺人放火的罪。我還當你是一個好人。今知你再犯誣陷他人的罪。眞要割席了。士蘭憤極。咬牙切齒說道。你眞是疑到我這樣糊塗嗎。陸道。疑很也公道的。因爲這件事。毫無證據。你無證據。就是眞事。他人未必相信。不如不講還好。若說了出來。上法廷這時候。有甚麼法子。替你辨護。依我愚見。勸你不必再講。何道。確是眞事。講怕甚麼。陸道。你這樣說。請你延過別位。替你辨護。我實在沒有本事。替你辨護得這件事來。說完就

要告辭。士蘭大失所望。哀懇陸倉道。你也絕我嗎。陸道。不是絕你。現在你心裡頭有一點兒惑亂。說甚麼你都不大清楚。我明天再來。你今晚想真罷。陸倉出去後士蘭長歎一聲說道。真絕望了。就躺在這張睡椅上。真是有要死死不去的神氣。看官、你說可憐不可憐呢。





警黃鐘傳奇

祈黃樓主人

警黃鐘樂府卷首

(宣略) 滿江紅 蕞爾黃封固。猶是軒轅遺族。奈兩大胡元。窺伺強凌弱。肉巾幗。獨
 殷恢復志。鬚眉忍受要盟辱。惜么麼世界。化蟲沙。戰蠻觸。蕉鹿夢。伊誰續。南
 柯記。重翻曲。彼文人。涉筆感懷。而作牖戶。無忘桑土。徹桃蟲。宜念莽蜂毒。慨黃
 民。醉夢未曾醒。從今覺。

祈黃樓主人頃以近作八齣見寄并謂此調應錄在提綱之後第一齣之前今補錄於此容俟再版

乃修正焉 本社附識

第二齣 鄰逼

(淨白黑臉戎裝白盔甲引隊子四人執白旂上) 百萬軍聲動地譁。朝來供

課。午。排。衙。東。山。更。占。西。山。界。奪。盡。梨。花。與。菜。花。(坐介)俺乃大胡封國領兵元帥辛螿是也。現奉胡廷之命。令俺帶一隊人馬。去到黃封國境內東山及西山一帶。奪取梨花菜花。以爲本國資糧。俺查萬國公法。他國境內土地物產。不能佔奪利權。奈彼國內政不修。外交失策。國內無禦敵之兵。境上無守邊之將。今俺不取。終爲他人所有。是以奉命之后。即行佔取其地。軍士們。各奮勇。殺上前去。(衆)得令呵。(行介)這是怎麼地界。(衆)啓元帥。東山已在前面。此是交界地方。(淨)中軍傳令札營。(衆)得令呵。(淨)
(商調)(引子)遶地游風揚。燄影。擄得。山莊。罄小。黃封。無人。問鼎。拚把。雄威。再整。且教他東西奔命。有何人來。鑿勁兵下。

(場上設草葉四五莖作菜花狀介)(淨領隊子上奪取菜花介)(繞場下)(副淨黑臉花面領黑旂隊子四人上)(中立介)俺乃大元封國統兵將軍孟毒氏是也。現奉元廷之命。向黃封國境內東山西山一帶。奪取菜花梨花。以爲

國民糧草。正在啓行間。猛聞胡封國先鋒。已經佔取東山。那菜花一物。已爲他收割淨盡。俺此行竟落人後。真真氣煞。幸西山梨花。未經佔取。俺只有從間道徑襲西山。以爲先聲奪人之計。軍士們各各銜枚疾走。偃旂息鼓。潛至西山札營。如有漏洩軍情。令敵知覺者。一律軍法從事。(衆)得令呵。(繞場下)

(場上設樹枝上綴零星白紙作梨花狀介)(副淨領隊如前介)(望介)呀。果然山前一帶。盡是梨花。好似

(過曲) **貓兒墜**。雪香成海滿。日盡瑤瓊。吾將此花收取。管教他夜月香雲。夢不成。如斯勝境。未曾經心驚。只聞得甲馬聲聲。僥倖兒平白地。奇功竟成。

軍士們速去。一面收取梨花。一面札營。(衆)得令呵。(奪取梨花繞場下)(淨領隊如前上介)呀。俺前日望西山地面。一白如銀。今日如何不見了。真真奇怪。莫非本國人民。聞風收取。抑有他國潛行襲奪。亦未可知。且待我登高一望。便知底細。(登高望介)呀。不好了。前面有帳棚甚多。定是兵士把守。看

他旂幟。黑幢幢兒如烏鴉成陣。這旂一定是元封國的徽章了。那元封國兵。不比黃封國兵。樸勇善戰。奮不顧身。軍士們各各整備攻具。上前與他廝殺。以分勝負便了。(衆)得令呵。(繞場下)(副淨領隊上)(望介)呀。前面塵頭起處。白飄飄兒一隊人馬。定是胡封國兵了。那胡封國爲白種中最大之國。不比吾們黑種。蠢頑不靈。快些收拾兵仗。拔營先走。是爲上策。(衆)得令呵。(繞場下)(淨領隊子上)呀。前面黑旂人馬。忽然拔營他去。卻是爲何。軍士們各各上前追逐。奪他梨花便了。(衆)得令呵。(繞場下)(副淨上繞場走介)(淨上接仗介)(戰介)(副淨敗走急下介)(衆擲梨花淨卒奪取介)(淨)果然元封國人馬。奪佔西山。他雖善戰。只好欺凌黃封。那里能抵當我白人。今日遁去。是其見幾。軍士們各收取他軍梨花。帶回本營。解還吾國。重重有賞。(衆)得令呵。(淨)(中軍聽令)(束戎裝上)(中軍末將見)(淨)少禮。中軍可領一枝人馬。札營西山。每日留心偵探。不可有悞。俺一面遣公使去。

到黃廷。要求設立租界。通商互市。兩國和約簽字。方許他退兵。倘或不依。那東山山西地界。即爲我國市場。一切利權。均由我主。看他如何答應。一面遣蝶使。通報吾國君主。指授方略便了。(末)得令。(領隊四人得意搖擺介)

黃鶯兒只見飛馬報胡廷說將軍妙計成喜花糧奪取都乾淨那封國悶沈沈哭聲冷飄飄旂旌再無人敢向西山境漫藏形厲兵秣馬詰旦再相迎

尾聲拔營去到北庭還待奏吾朝君主把章程定好賺得互市通商訂後盟全下

前號序文更正 鐘聲鏗鏗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



割記
小說

嘯天廬拾異

(卷一)

續第
九號

嘯天廬主草稿

酒狂

明季張生來賓。性好飲。每飲輒醉。不醉不已。醉則必狂。狂則不知我之爲我。人之爲人。人都以酒狂呼之。久之。生亦以酒狂自命矣。願生雖好飲。不肯與齷齪市僧儔也。張憲忠屠川城。以生同姓。且愛其文章。赦不殺。命爲書記。生則日夜飲酒。飲必醉。醉則仰天呼烏烏。大醉則慟哭。一日。獻忠召生與之飲。生不辭。酒盡三斗。仰天而歌曰。一朝乾坤大反覆。冠履倒置。賊爲王。殺人千萬。慘逼天淨土。一片成要荒。我恨無刃斫賊頭。聊爲世界除虎狼。今日有酒我且醉。壯志不賣。徒酒狂。獻忠不知文字。不知生歌。覩其悲壯。悽楚不覺歎賞。獻忠有愛姬金蘭。有姿色。頗不願獻忠。嘗通慝勳於生。生拒却之。金蘭遂啣生。至是謂獻忠曰。彼所歌多詈大王。何歎賞爲。獻忠曰。云何。金蘭將生歌解之。獻忠大怒曰。吾恕汝。

不汝殺。汝不感恩。反詈我。乃甯不畏死耶。生疾聲曰。害民賊。吾恨無刃手。斫爾頭。天師至。爾亡有日矣。尙敢叱我耶。獻忠怒。命斬之。金蘭頗目注生。意其求已也。生乃厲聲曰。姦賊婦。誰懼死也。金蘭亦怒。遂斬生。

嘯天廬主曰。吾觀虞初新志。有武風子。亦酒狂。不肯爲賊。屈蓋闖賊之起。匹夫抗節。若張生者。固不知凡幾。且傳者如是。不傳者又不知凡幾也。雖然。自社會道德之墮。保身家性命之念。殷而殺身成仁之風。泯焉無所聞。戴盜賊爲聖王。親仇虜如父母。沁心視。不復顧禮義廉恥者。比比於世。則若張生者。又烏乎不可傳哉。

崔娟娘張秋士

吳城崔氏劍塵。博學能文章。年踰知命。無丈夫子。而獨有一女。名娟娘。娟娘美姿色。一笑傾城。善詩文。工女紅。名聲於鄉里。居吳城者。莫不欲一觀顏色。以爲幸。顧娟娘深藏閨中。歲僅一二出。罕能見其面者。武林張生秋士。美風姿。能詩。

文弱冠舉於鄉。誓必得天下美人。然後娶也。初尙狹邪。游章台中。人莫不願以爲夫。而張生以爲是者。皆中材賸輩耳。非吾匹也。遂挾資爲徧遊天下計。冀以物色。至吳城。聞娟娘名。渴欲一見之。而無門。乃物色娟娘之所近。詢其所好。有溫嫗者。娟娘乳嫗也。謂生曰。以郎君才兒。足匹娟娘。老身試爲郎君圖之可也。生曰。僕耳娟娘名久矣。承嫗雅意。感何勝言。然必僕一見。乃敢煩嫗耳。溫嫗曰。是亦何難。娟娘無所癖。獨愛奇花耳。郎君誠能屈尊儀。僞爲賣花者。則老身請爲前導。娟娘必可見也。生曰。是何不可。明日煩嫗爲購鮮花來。同往耳。嫗應允。別去。翌日。嫗果負奇葩。一手籃。至促生更裝。生乃去。其儒巾服。易以時樣短襖。負花籃。從溫嫗行。至崔門。嫗使生竚立堂下。而自入內。白娟娘曰。老身竊知娟娘愛奇花。今持以來。娟娘自賞鑑也。娟娘曰。多煩溫娘。但今日小有疾。無意花也。嫗曰。老身持來者。乃牡丹亭中第一枝。恐錯此。不復有也。娟娘有疾。當病無奇花賞目耳。娟娘試一日。當知老身言不謬。娟娘疾且却也。娟娘曰。可遣劍塵。

取來。嫗曰：恐花兒多，吝不然。老身自持入矣。娟娘笑曰：豈瑤池碧草，恐人吞沒耶？溫嫗乃出，呼生曰：來來。生應聲而入。隨嫗轉折數亭閣，中置鮮花茂草，香氳襲人。過一池，池中有亭，曰挹翠。溫嫗曰：此娟娘讀書處也。又轉入一閣，高聳可望城外山邱，署名曰遠眺。溫嫗曰：是娟娘針黹處也。又轉入一池，池中有亭亭周置花草，無隙地。有一額曰曼陀花室。溫嫗曰：此娟娘納涼處也。又轉入，則一樓高聳，環垂珠簾。溫嫗曰：此娟娘臥處也。君且住。溫嫗乃呼曰：娟娘，花兒來矣。花兒來矣。娟娘當放慧眼，觀乃知奇花真獨一耳。少頃，一女郎出，頗綽約有姿。生正欲有問，則又一女郎出矣。年可二九，目秀媚如春水，兩頰薄暈，不啻海棠。零雨令人魂斷。生知娟娘也。果媚麗傾一世，曩所見者，殆塵土耳。頗目注娟娘。娟娘忽退返，呼嫗曰：花兒目利，頻注視吾，令人欲赧。可使持去，吾不願購也。嫗曰：花兒實老身隣右，殆年少初出，未嘗見錦繡，忽覩娟娘，都麗以爲見。未曾有耳。力扯娟娘曰：姑一覽耳。娟娘復出。溫嫗乃謂生曰：尙放心否？且去。明日老身

自償爾花值久留此老爺見責老身難當也生乃出。媼顧娟娘曰。花尙佳否。娟娘曰。尙快人意。明日當索償其值也。媼亦辭出生。尙候門外。媼顧生曰。何如。生曰。美矣。媚矣。願媼憐我。代爲撮合。山得成就。終身感媼矣。媼曰。老身慢圖之。當竭人力。其成否。天也。遂別去。娟娘自媼出。頗怪其言。凝思間。忽若身倦。遂假寐。恍惚身在一麗室中。四圍戶牖皆閉絕。娟娘惶恐欲呼。忽戶啓。則一書生也。諦視之。賣花兒耳。揖娟娘曰。阿姊。謂我日利不知阿姊日更利於我。故能知我之目利。我閱人多矣。未如阿姊美。願得訂三生約。其不我遐棄耶。言已。遽來摟娟娘。娟娘驚呼而覺。劍塵侍榻旁。問曰。姑娘何驚而呼也。娟娘曰。會夢猛虎搏人耳。娟娘自是寢食都不安。又不敢言。常鬱鬱不自得手。握生花盤桓歎息。不能置。一日溫媼復至。娟娘方弄花。太息。溫媼曰。娟娘何事。對花太息。豈此花猶未能差強人意耶。娟娘色變。溫媼復曰。娟娘何事。日來玉容乃瘦削至此。豈此花惹人太甚耶。娟娘太息淚漉漉。落媼驚問曰。娟娘何事。厭老身耶。從此辭耳。方

欲行。娟娘扯嫗曰。溫娘何自疑。我日來小有疾耳。嫗乃曰。娟娘何事惹疾至此。老身幸托乳抱。何不與老身一明言也。娟娘乃扯嫗入重室中。泣曰。溫娘曩所偕來者。果何人。令吾嘗夢魅。是。以。至。此。耳。嫗笑曰。娟娘顧爲此。此是老身多事。早知若此。當不復引黃蜂兒入海棠窠也。渠固非花兒。杭州張秋士一時名士也。渠慕娟娘名。渴欲一見。知娟娘愛奇花。故懇老身一作戲耳。固老身多事。使娟娘乃如此。顧娟娘果何心。何不與老身一爽言也。娟娘赧然含悲告其夢於嫗。嫗曰。然則娟娘固不能忘渠耶。渠有小詞囑老身。將來老身不敢遽呈也。乃出諸袖中。則泥金煥然一首菩薩蠻。一首長相思。字灑脫如龍蛇。其菩薩蠻詞云。慕芳顏。自慚衛玠。易儒巾。權將花賣果。是世間稀。神魂逐鳳飛。奉花聊獻佛。願訂三生約。我本武林人。小屋西湖濱。其長相思詞云。一更更。一聲聲。殘燈欲隱。夢催人。恍惚親桃唇。話入情遽驚。醒月近。羅幃分。見明思量。淚欲傾。娟娘閱畢。長吁不語。嫗曰。娟娘其慮不能口於老爺耶。老身當爲撮合山。娟娘第

和。其。詞。以。答。之。則。渠。心。亦。定。矣。娟。娘。默。不。語。兩。頰。微。紅。嫗。固。促。之。娟。娘。乃。吟。一。絕。句。付。於。嫗。其。詩。云。讀。罷。君。詞。淚。滿。顛。瓣。香。杯。酒。効。蒼。台。但。祈。月。老。憐。人。意。定。卜。花。裁。弄。玉。臺。嫗。持。詩。置。袖。中。辭。娟。娘。出。來。復。生。摸。袖。中。詩。已。失。矣。嫗。驚。急。返。尋。之。復。來。崔。門。闔。者。急。止。之。曰。嫗。無。入。老。爺。不。知。何。處。拾。得。一。詩。箋。謂。係。姑。娘。手。簡。中。不。知。作。何。語。竟。受。夏。楚。老。爺。方。盛。怒。也。溫。嫗。益。驚。曰。休。矣。此。老。身。不。慎。遂。償。事。復。來。告。生。生。泣。然。頓。足。曰。嫗。休。矣。遂。不。語。淚。漱。漱。不。止。嫗。曰。雖。然。吾。當。入。視。娟。娘。不。知。此。時。作。何。狀。也。復。來。崔。門。竟。入。內。見。娟。娘。則。珠。淚。承。睫。斜。臥。瀟。湘。榻。不。復。有。人。色。矣。嫗。趨。前。曰。娟。娘。毋。悲。此。老。身。償。事。當。珍。重。玉。體。以。圖。後。日。娟。娘。泣。曰。溫。娘。休。矣。第。傳。語。冤。業。郎。吾。已。心。許。之。不。復。樂。人。間。圖。來。世。耳。言。已。淚。墮。如。雨。嫗。慰。曰。娟。娘。何。必。是。事。必。天。定。靜。俟。之。耳。娟。娘。泣。不。荅。嫗。乃。出。復。告。於。生。生。曰。於。乎。是。吾。害。娟。娘。耳。娟。娘。苟。爲。我。死。吾。寧。不。能。爲。娟。娘。死。耶。遂。束。裝。歸。不。復。欲。遊。娟。娘。自。是。病。劍。塵。曰。是。無。恥。兒。何。必。藥。也。遂。以。病。死。生。聞。之。一。慟。

而絕。

嘯天廬主曰。讀西廂張崔事。輒歎其情之殷。而虞初新志亦記有張靈崔瑩事。文出黃公周星。或不虛以余所聞。則又有娟娘秋士於乎。天地間固不乏才子。佳人。顧才子未必配佳人。佳人又未必得事才子。嘗讀唐寅詩曰。駿馬每駝癡漢走。巧妻常伴拙夫眠。世間多少不平事。不會作天莫作天。雖多憤懣趣要觀。於張靈崔瑩之不得志。而娟娘秋士結果又如此。則天固常忌夫才子佳人。之相合。必有以敗而分之。大亦何意哉。抑靈瑩張崔也。娟娘秋士又張崔也。豈二氏者。固亦嘗長生殿誓結立不解緣。故情獨鍾於二氏。裔與於乎。死有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言其當否耳。彼娟娘秋士。其死太山耶。鴻毛耶。

毀神漢

甌俗奉神彌謹。祠宇偏街衢。早夜香花。未嘗一日缺。蓋其俗數百年然矣。永邑某鄉有龍神廟。祠四大王。相傳靈異不可數。故香火特盛。鄉人有疾病。輒詣四

大○王○禱○吉○凶○效○其○仙○方○願○亦○有○驗○有○不○驗○而○鄉○人○則○信○其○驗○者○其○不○驗○者○以○爲○
是○命○也○某○日○爲○四○大○王○誕○辰○鄉○人○集○資○演○劇○盛○宴○極○恭○敬○男○女○自○遠○方○來○會○者○
且○以○千○數○履○鳥○交○錯○冠○蓋○相○望○紅○粉○素○粧○肩○磨○背○擠○喧○聲○聞○數○里○忽○一○漢○手○持○
大○鐵○椎○重○可○四○五○十○斤○排○衆○直○入○衆○爲○擠○跌○者○不○知○其○數○入○廟○前○拔○神○座○按○
神○至○地○足○踏○其○背○俯○而○毆○曰○何○物○妖○魔○敢○來○此○崇○天○地○間○寧○有○鬼○神○耶○廟○祝○急○
口○彌○陀○佛○前○語○漢○曰○菩○薩○靈○異○爾○寧○不○畏○死○耶○漢○大○聲○一○叱○衆○辟○易○退○數○步○於○
是○漢○曰○使○果○有○神○耶○今○日○誕○寧○違○走○遍○天○下○享○其○食○使○無○神○也○吾○毆○之○何○懼○耶○
且○使○果○有○神○也○寧○不○知○吾○之○將○至○而○預○驗○其○異○則○無○智○也○又○寧○不○能○即○死○我○而○
著○其○靈○則○不○勇○也○不○智○不○勇○無○以○爲○神○矣○况○天○地○間○果○無○神○也○爾○特○假○此○土○
木○偶○藉○資○活○其○身○不○知○遺○害○普○十○方○多○少○良○民○敗○風○喪○俗○罪○在○爾○輩○爾○若○云○何○
吾○且○毆○爾○廟○祝○恐○悚○逡○巡○去○漢○復○毆○神○土○漉漉○落○衣○冠○悉○摘○去○乃○出○謂○衆○曰○若○
果○有○神○當○即○崇○我○耳○衆○有○欲○毆○漢○者○顧○懼○其○勇○且○觀○其○大○鐵○錐○已○魄○落○遂○不○敢○

逞漢亦大笑狂歌而去不知其姓氏。
嘯天廬主曰甚矣中國媚神之俗之久且甚也豈非社會愚蠢有以致其然哉
於乎吾嘗讀西儒民族世界進化之說媚神之俗實爲脫離野蠻第二階級故
世界文明則民族媚神之俗必大殺然則中國今日固尙不足以言文明而欲
與文明者競其存亡強弱何怪其無往而不敗矣雖然此政治之罪也嗟夫若
漢者吾又安得使十百千萬於四方舉淫祀而悉毀之



新串出頭黃大仙報夢

未上臺臺上人度曲

二黃長笛掃板

總生神仙裝 內唱

踏青雲。騎白鶴。還吹玉簫。

疊句

呀呀呀。

仙童携藥籃引上

二黃板

唱蓬萊上飛不到紅塵劫。浩人間世壓不住。如海風潮想當初。我在瑤池蒙王母鳳詔會羣仙。同祝壽宴賜蟠桃。遭不幸。遇下界拳匪。大鬧那硝煙和彈雨。冲破丹霄。驚動了有多少狐悲猿嘯。又誰知發天兵。命神將。勦滅不來。聯軍殺到。滿天神佛無地可逃。歎世人最迷信神權。邪教布黃金營齋醮。撞騙招搖。花塙中建廟堂。也算繁華淵藪。他爲我塑偶像。來把香燒。羅羶腥薰濁氣。誰甘消受。每日裏。又只見科頭跣足。粉白黛綠。一箇一箇奔走喧囂。多感得有心人。把廟堂廢了。改學堂興教育。這都是青年愛國的時髦。從今後。纔免得俗塵紛擾。在玉洞。吟清風。弄明月。好不逍遙。好不逍遙。呀呀呀。仙山裏聽不住。杜鵑聲叫。恨中原還逐鹿。山河縹渺。呀呀呀。指藥籃介。有靈芝。怕難救。東方病叟。 行完

台介

歎白吓唱

霎時間。不由得我心旌搖搖。呀呀呀呀。

白

吾乃黃大仙是也。

適纔採藥而回。不覺東山月上。意欲趁此良宵。遊遍三十六洞天。誰知感觸塵寰。放聲長嘯。霎時之間。心血來潮。不知爲着何故。待我合指一算得來呀。介唱

袖兒裏把乾坤慢慢推敲。長鑼鼓白哦笑介呵哈唱却原來我嶺南出了一箇蓋世。

英豪呀呀呀。白我道甚麼。原來嶺南出了一個偉人。名喚郭琪光。將來就是我。

四萬萬黃種的救星。歎白哎作愁狀介白你來看。今日列強環伺。閹宦弄權。黨禍

株連。朝綱敗壞。正是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蛟龍困在池中。郭琪光雖有旋乾轉

坤之才。爭奈生當黑暗時代。也就要埋沒得了。鑼鼓作猛省狀介白這個不妨。莫若

待我下山而去。夢中傳授心法。玉成他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豈不妙哉。介有

此童兒帶路。童白遵命。大仙唱我爲着悲天憫人。免不得芒鞋鐵杖。又到珠江遊。

呀呀。下小生儒巾佩劍。文武裝扮。郭琪光上。引唱風捲黃龍東舞。月明烏鵲南飛。埋坐白

十年磨寶劍。萬里屠蒼鯨。望斷山河影。歌殘金石聲。俺乃郭琪光。自幼讀書。曾破萬卷。惟是蒿目時艱。意欲爲支那祖國。爭輝於地球之上。故而拋棄八股試。

帖。遊學歐美兩洲也。有十五年之久。政治。法律。水陸兵法。經濟文學。都領有學堂。卒業文憑。後來紆道。俄國西伯里亞鐵路而回。目擊遼東一帶形勢。不禁怒髮衝冠。這也少言。今夜書齋獨坐。自顧茫茫身世。抑鬱無聊。不免翻閱泰西歷史。評論一回。消遣情懷。則可。

起介坐書案點燭翻書看

起帮子慢板

唱

怨東風都不管

興亡陳迹。一夜裏吹綠了平原。草色古豪傑。有多少頭顱。流血纔換得錦江山。殘陽半壁。問銅駝何王塚。苔痕凝碧。只賸了荒臺畔。楊柳鴉栖。問衣冠。是何代王侯第宅。舊時燕。怎知到何處。分飛這佳話。雖付與樵歌漁笛。千載下依然見紀念豐碑。呀呀呀。歎白 哎。我想古往今來。中外都是一理。看來四千幾年一箇中國。就斷送在蔓草荒烟去了。看書介 白你且看十九世紀以前的歐洲呀。唱 爛如錦。舊羅馬版圖。割裂拿破崙。羣雄戰沙沉。鐵戟梅特涅。用專制橫施壓力。幸蒼天拯塗炭。誕生三傑。瑪志尼。少年黨維新。組織爲祖國。倡革命戎馬奔馳。呀呀呀。呀呀。看書介 白那美洲又怎樣呢。唱 哥倫布初航海。地球新闢。四百年開生面。山

水。雄。奇。華。盛。頓。揭。竿。起。英。雄。草。澤。創。民。權。圖。強。富。建。立。國。旗。呀。呀。呀。白 中國若

然變法自強。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尙未爲晚。但是你看現在的情形呀。唱 醉釣

天。歌。和。舞。太。平。粉。飾。黑。沉。沉。銅。臭。氣。暮。夜。苞。苴。如。堂。前。燕。賀。厦。結。巢。危。幕。如。釜。

底。魚。吹。浪。游。戲。荷。池。呀。呀。呀。白 此時何時。還來舉國如醉如癡。怎生得了呢。介

歎白 哎。這班頑固黨。未曾讀過西國歷史。難道連近日新聞紙都不看麼。唱起

幫子快板曾見千年。猶太枯魚泣。曾見賽維亞宮裏血濺衣。曾見翠華西幸。詔罪

已。曾見羣盜如毛。弄潢池。漢。困。橫。有。五。百。敢。死。士。南。越。王。趙。陀。崛。起。寒。微。莫。謂。

秦。國。無。人。容。你。臥。榻。睡。可。知。到。鄭。成。功。在。臺。灣。驅。逐。外。夷。魯。陽。揮。戈。迴。落。日。迴。

落。日。呀。呀。呀。如。此。錦。瑟。年。華。千。萬。不。可。徒。自。傷。悲。呀。呀。呀。白 卷中自有家山

在。一。片。傷。心。畫。不。成。我。在。此。拊。髀。太。息。慷。慨。悲。歌。也。是。枉。然。夜。已。深。了。莫。若。把

門。關。閉。然。後。打。睡。也。罷。離位作關門狀介 埋。牀。坐。白。萬。籟。無。聲。聞。鶴。淚。十。年。有。夢。跨。龍。

游。帳放下 童。前。行。總。生。上。引唱 變。到。沙。蟲。已。天。幸。驚。心。還。有。劫。餘。灰。白 來。此。就。是。郭。琪。

光書齋。隨風飄下。介白

童兒叫醒於他。童白

遵命。揭帳介白

甦醒。掃板

小生唱在夢中。

纔化蝶。尋新世界。起介

起介

聽得人聲又喚回。上前問句那箇在。介

總生白

小生白

咳

復睡

總生唱叫聲豪傑聽得來。白

我非別人。乃是黃大仙下降。念你有滿腹經綸。

一腔熱血。今日正是過渡時代。中國存亡。責在你一身。故此特來指授仙機。你

高踞胡牀。聽我一言開導則可。起

黃反線

唱

想時勢。造了那英雄。好漢。那英雄

把時勢。又造一番。我嶺南。原本是鴻溝。天塹。只可惜。東甌。於英。西淪。於法。弄得

個破碎。河山。倘有人。提三尺。龍泉。寶劍。管教那。四方。豪傑。雲蒸。霞蔚。同集。將壇。

那時節。新廣。東。環球。威震。到後來。養精蓄銳。長驅直騁。天地。掀翻。我想你。真不

愧。丹心。虹貫。大丈夫。留勳業。要在人間。論新政。你平日。高談。雄辯。坐而言。起而

行。不可畏。難。頭一件。開議院。民權。先講。第二件。改制度。兵刑吏禮。一宗。一件。都

要除却了。野蠻。第三件。辦外交。把農工商。務的利權。來挽。第四件。十八省。開通

商。纔免。列強。虎視。眈眈。這纔算。尊王室。攘夷狄。霸圖。久遠。又纔算。四千年。空前

絕後一箇韋布儒冠呀呀呀。

轉歎板

我說話間又聽得自由鐘響。一漸漸東方

白。透出沙窗。我一夕話你牢牢書紳記上。故人珍重。我西出陽關。

帳放下行完台

望青天。我凌空飛上。放開慧眼。看你整頓乾坤。

總生入

掃板

小生唱

聽罷了。黃大仙。

蓮花舌燦。

開帳介起

唱醒來却是夢邯鄲。

白

吓。昨夜黃大仙到來。縱談時局。一

言驚醒夢中人。想我郭琪光。天賦獨立性質。神龍出現。就在此時。不免訪尋同志。將生平抱負。建樹起來。在今日舞臺上。增一重異彩。方不負國民責任呀。

唱

要從二十世紀。放一度光明線。先把混元包。打破鐵血機關。

下完場

(完)



雜錄

新笑林廣記

附學界趣語二則

我佛山人

邇日學者。深悟小說具改良社會之能力。於是競言小說。竊謂文字一道。其所以入人者。壯詞不如諧語。故笑話小說尙焉。吾國笑話小說亦頗不尠。然類皆陳陳相因。無甚新意識。新趣味。內中尤以笑林廣記爲婦孺皆知之本。惜其內容鄙俚不文。皆下流社會之惡醜。非獨無益於閱者。且適足爲導淫之漸。思有以改良之。作新笑林廣記。

新小說

我國自時務報出。而叢報界始漸發達。清議報。新民叢報。繼起。近年來如江蘇雜誌。如浙江潮等。亦皆各具特色。而以地名報之風遂開。聞江西有新豫章。直隸有直說。或曰推直說之例。則山東當有齊論。魯論。廣東當有廣告。河南當有豫告。甘肅當有甘言。福建當有福音。新小說社記者乃急爲之辯曰。新小說非新疆人出版者。

家字

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秦以後字分八體。漢興復有草書。要皆不能出六書之範圍也。吾獨於「家」字不能無疑焉。謂爲指事。則一家之中。不盡有豕。是無事之可指也。謂爲形聲。則又無聲可諧。借曰會意。則一家之中。爲物甚衆。何必特舉一豕以會意。至於轉注假借。則更不相涉矣。竊謂家字宜从「門」从「衆」。書作「閔」字。則一門之內。衆人居焉。以象形會意而言。均稱妥協。今乃於一「豕」之下。置以一豕。是特一豚笠耳。人家云乎哉。內地風氣不開。人蠢如豬。此家字殆其先兆乎。

聖人不利於國

竊謂聖人不利於國。國不利有聖人。夫佛氏。所謂西方之聖人也。生於印度。印度今何如矣。耶教之徒。每舉耶穌與孔子並稱。是亦聖人也。生於猶太。猶太今何如矣。蘇格拉底。近人崇之曰。西洋孔子。是亦聖人也。生於希臘。希臘今又何

如矣。孔子爲吾國之聖人。不知吾國之前途當若何。嗚呼。此雖戲謔之言。而吾言之悞極欲哭。

問看書

甲乙二人同謁張之洞。張問甲近看何書。甲欲諛之。對曰。近看勸學篇。獲益不淺。張大喜。復問乙。乙本胸無點墨者。以甲言看勸學篇。得張之喜。竊念類此之書。張亦必喜。乃對曰。近日看勸學篇。書後獲益亦復不淺。○按此條昔年曾撰登上海某報者。因自詡造意頗隹。不嫌復疊。復錄於此。

排滿黨之實行政策

請安之禮。不見經傳。惟滿人有之。漢族所無也。本朝定鼎後。滿漢雜處。漢人遂染其習。官場尤盛。且以爲僚屬見長官之禮。其實滿人平輩相見。亦各屈一膝。互相請安。既非事上之禮。亦非諂媚行徑也。久之。不知如何。遂以此爲卑諂。梁鼎芬尤不以爲然。被命放武昌遺缺府。倡議革去之。督撫降心。兩司屏息。僚屬

概可想矣。論者曰：請安滿禮也。二三百年來，方得梁鼎芬革去之一日，還我漢官威儀，是真能實行排滿政策者。

皇會

癸卯六月二十六日，津滬兩地士商舉行萬壽慶祝會，頗極一時之盛。蓋自西狩迴鑾，此日爲第一次恭遇萬壽，故特舉行之。亦庚子恫心之紀念也。事爲張之洞所聞，亦於湖北舉行。迄今年年爲之，而名其會曰皇會。或測之曰：張素銜保皇會，欲除之而勢力有所不及，故默爲咒詛之，計劃去保皇會之保字，聊當殺保皇會也。然而可憐矣。

誤蒙學

不識字人喜談時事，忽語人曰：吾近頗以不識字爲憾，急欲讀書，不知有何善本人曰：學識字自當讀蒙學教科書，乃暗曰：即舊學家亦未聞有學蒙古語言文字者，吾乃新學家子，奈何令吾降格以習此乎？蓋誤蒙學爲蒙古之學云。

好爲人師

靜庵

某省某學堂體操教習某。近日因學生等呼之爲教習或先生。遂大怒。語于監督。謂其不知禮。應將某生記以大過一次。監督亦謂爲然。且責之曰。教習先生等名稱。平等相呼。則可。爾等不宜呼爲教習先生。于是學生等問諸體操教習。爾後宜以何等名詞爲稱呼。體操教習則儼然應之曰。宜稱爲老師。傍觀者莫不捧腹。問其年。則僅二十。尙未成婚。何得謂之老。問其學識。則本國文字。猶未通。口令亦不過僅能呼一二三四之數目。何得謂之師。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何不更添一字曰。人之患在好爲人。老師則於語句更覺圓滿。

結婚之贈言

近有某學堂之生徒。因結婚期近。遂向監督請假數月。于是全校同學諸少年。盡人皆知。相聚一堂。開議此問題。有謂贈以賀儀較爲單簡便捷。有謂贈以閨房用品。足光粧奩。有謂兩說均不經濟。莫若各贈一言。留爲紀念。聞者莫不贊

成。或贈以「製造國民」。或贈以「傳種改良」。或贈以「真正團體」。或贈以「婚姻自由」。或贈以「開闢殖民地」。更有好管閑事者。謂諸君贈言。猶未盡善。以余意則當贈以「功比瑟留」四字。問其故。彼曰。瑟留者。法國人也。開蘇彝士巴拿馬二運河。使世界受其利。皆彼之功也。此四字說結婚與開運河之難。之利。相等。聞者皆莞爾。



雜錄
二
燈謎叢錄

●第九號謎底

衾○裯○同○抱○誰○甘○讓○

四書二

彼○丈○夫○也○我○丈○夫○
也○吾○何○畏○彼○哉○

(嘯梧)

八○

人○盡○可○夫○

四書一

無○上○下○之○交○也○

擬○進○學○解○

“

然○則○師○愈○與○

日○暮○漢○宮○傳○蠟○燭○

詩經二

夜○未○央○庭○燎○之○光○

漏○卮○

孝經一

滿○而○不○溢○

滿○漢○細○點○

唐詩一

清○明○時○節○雨○紛○紛○

溫○家○玉○鏡○臺○

“

中○有○一○人○字○太○真○

堂○內○春○深○羨○六○郎○

六才子一

珠○簾○掩○映○芙○蓉○面○

綠楊陰裏踏沙行

暗香疑是上簾鈎

家兄充軍

金剛怒目

面壁

正太太是旗婆

三多

值宿侍衛

大虫老鼠

一斗蘭陵酒

式

竹外一閒僧

〃

聊齋目一

〃

詞片一

金剛經一

山海經一

時令二

虫名一

用物一

藥名二

禮記一

左傳一

芳逕軟

某乙

錢流

菩薩蠻

無眼界

其人大其足亦大

七夕除夕

守宮

虎子

百合鬱金

苟有車必見其軾

君子不欲多上人

(惜 广)

吏

六才子一

使人離缺

〃

風○定○花○猶○落

美人名一

謝自然

〃

小人勿用

藥名一

使君子

〃

早

〃

省頭草

〃

文明之國

詩經一

無野人

(求適齋)

初○關○商○場

古地名一

新市

〃

屢○豐○年

古今地名一

常熟

〃

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于其市

古人名一

賈充

〃

市○儉○面○目

〃

商容

〃

車○捐

左傳一

輿人納之

(寄閒生)

刻○燭○成○詩

〃

火出而畢賦

〃

孫○男○尙○未○生

〃

(解鈴)

子產過女

〃

青○妖○飛○去○復○飛○來○

施捨佛寺

美婢

燒○燭○引○杯○

不○通○倭○音○

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者○也○今○若○此○

如○霞○已○斷○比○月○常○員○

跪○乳○之○恩○返○哺○之○義○

再○下○河○南○

郎○騎○白○馬○來○



“

(捲簾)

遂○為○母○子○如○初○

費○來○如○歸○

使○女○艾○

然○後○爵○之○

昧○東○夷○之○樂○也○

陳○夫○乞○

段○規○

羊○鴉○仁○

行○人○臨○發○復○開○封○

他○見○黃○鶯○作○對○

六才子一(對偶)

唐詩一

六朝人名一

戰國人名一

漢人名一

禮記一

四

雜歌謠

粵謳新解心四章

珠海夢餘生

勸學

你○若○係○唔○肯○去○學。咪○想○做○得○人○成。你○有○箇○副○聰○明。况○且○年○紀○又○咁○輕。睇○吓○國○步。係○咁○艱○難。除○非○學○正○話。能○立○得○脚○穩。你○唔○爲○四○萬○萬○同○胞。爭○吓○啖○氣。亦○都○要○顧。吓○自○己○前○程。講○到○國○富○兵○強。是○必○以○學○爲○起○點。就○係○謀○生○箇○兩○個○字。都○要○一○藝。專○精。想○起○中○國○平○日。咁○樣○子○讀○書。總○之○無○乜○應○驗。學○嚟○冇○用。枉○費○你○皓○首○窮○經。近○日○各○省○開○辦○學○堂。正○話○初○初○培○植○英○俊。果○然○學○界○上○就○放○出○一○線○光○明○人○地。外○國○箇○的○教○育○科○條。唔○知○點○解○得。咁○盡○善○窮○鄉○僻○壤。到○處○都○有○學○堂。興○學○生○幾○歲。箇○時。就○送○入○幼○稚○園。昇○字○母○佢○認。體○操○常○練○習○慣。唔○係○預○備○叫○佢○去○當○兵。專○門。格○致。就○有○聲○光○同○著○化○電。繪○圖○測○算。律○法○與○及○醫○生。件○件○學○齊。都○救○得○國○家○嘅。生○命。唔○通○講○大○話。咁○就○浪○得○虛○名。你○在○學○堂。就○唔○好○躐○等。自○然○有○箇○次○序。教○到。

你考得文憑。想我民智未開。重有女學。都係同一樣。咁要緊國民。咁衆總有一。半係唔識字。嘅弱質娉婷。平日禁錮在深閨。就唔怪得佢嫁了。都係咁蠢笨。問你見過泰西強國。箇的女博士。唔會唉使吓頸。把從前呢種積弊。除乾淨。等到人人都讀書識字。咯箇陣。就漸進文明。

開民智

民有智。做乜總唔開。不幸做著呢的國民。禁錮在黑暗時代。好似十八層地獄。咁樣収法。問你邊處洩得出一線光來。禁錮有幾千年。亦都算係咁耐咯。重門扁鎖。總唔搵得鎖匙開。有的搵出鎖匙。又被頑固黨阻碍。佢實在怕開通民智。就唔施得佢嘅羈勒鞭箠。平日我四萬萬同胞。佢都當係牛馬。看待要你自稱。螻蟻重賤。過奴隸與僮。你睇吓人地箇的世界文明。就該怨吓自己。唔肯改。況且改頭換面。總唔搵得過時災。漫講國勢受盡欺凌。就國民都要遭人地陷害。咁都重唔回心想。吓點樣子。種禍成胎。我想民智。唔係自己會開。有慈航。怎能渡。

出○苦○海○就○算○神○仙○咁○曉○事○都○要○指○點○正○到○得○蓬○萊○計○起○泰○西○識○得○自○由○都○唔○係○
 幾○耐○全○靠○有○的○婆○心○佛○口○咁○就○叫○醒○癡○呆○我○中○國○箇○的○公○理○唔○係○自○古○就○唔○明○
 不○過○近○時○正○話○沉○晦○你○唔○睇○春○秋○戰○國○個○的○議○論○人○才○恨○只○恨○秦○始○皇○真○正○造○孽○
 得○大○將○讀○書○人○坑○盡○重○把○書○籍○化○為○灰○流○毒○至○深○都○重○係○以○八○股○取○科○第○五○言○
 八○韻○又○叫○做○試○帖○體○裁○英○雄○入○彀○終○無○悔○壯○志○消○磨○委○實○可○哀○唉○唔○使○擺○采○總○
 之○民○智○一○日○唔○開○一○日○都○係○咁○累○睡○唔○信○你○睇○吓○外○國○新○聞○紙○上○畫○出○一○箇○龐○
 然○大○物○就○有○羣○雄○逞○起○刀○劍○嚟○鬻○割○佢○嘅○尸○骸○

復民權

法○要○變○變○法○就○要○復○民○權○捨○得○民○係○有○權○國○政○就○唔○在○咁○倒○顛○自○古○民○唔○係○有○
 權○但○係○被○政○府○奪○盡○呢○陣○手○無○寸○鐵○問○你○點○奮○得○空○拳○況○且○權○字○講○起○番○嚟○就○
 係○強○字○嘅○起○點○有○權○就○唔○強○得○起○枉○費○你○講○了○幾○千○年○中○國○盡○在○唔○講○民○權○故○
 此○睇○得○民○咁○賤○點○估○到○綁○埋○手○脚○被○人○地○當○牛○馬○嚟○牽○大○抵○性○質○自○由○都○係○國○

民○嘅○天○演○斷○有○話○甘○爲○奴○隸○自○己○咁○就○墮○落○深○淵○我○想○專○制○共○自○由○真○正○係○差○
得○遠○一○則○收○埋○在○地○獄○一○則○重○快○活○過○神○仙○你○睇○刑○法○慘○得○咁○交○關○專○係○收○買○
人○命○重○出○盡○野○蠻○壓○力○唔○昇○你○見○得○青○天○開○口○就○話○政○府○有○權○任○佢○嚟○施○展○粒○
聲○都○唔○出○得○重○苦○過○啞○佬○食○黃○連○佢○若○果○軫○念○民○艱○就○唔○該○積○埋○咁○多○怨○做○乜○
人○地○將○國○民○嚟○魚○肉○佢○總○有○的○哀○憐○人○地○識○得○國○家○就○係○國○民○所○建○做○到○國○民○
嘅○公○僕○國○政○就○唔○敢○自○專○法○律○科○條○總○由○議○院○議○定○文○明○程○度○要○合○得○公○理○爲○
先○細○考○各○國○政○治○原○因○都○唔○似○立○憲○法○咁○善○唔○信○你○試○睇○吓○英○國○就○知○到○十○足○
完○全○君○唔○係○有○權○不○過○重○在○民○個○一○邊○君○民○共○主○算○係○無○黨○無○偏○唉○道○理○咁○淺○
我○四○萬○萬○主○人○翁○唔○知○打○乜○算○若○然○唔○聽○我○勸○我○怕○猶○太○波○蘭○箇○的○慘○禍○遠○雖○
在○天○邊○近○即○在○目○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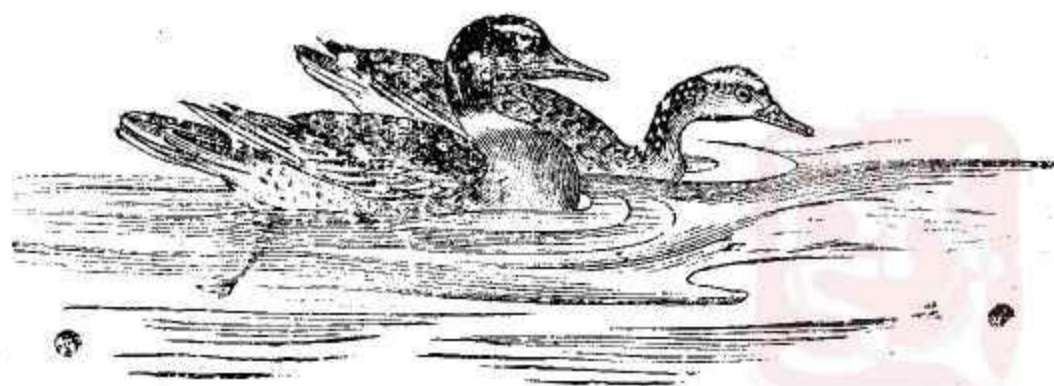
倡女權

無○乜○好○怨○怨○吓○做○着○女○流○我○想○生○長○在○支○那○就○算○係○神○明○嘅○華○胄○點○估○在○深○閩○

藏○匿○重○慘○過○地○獄○幽○囚○唔○通○真○係○薄○命○紅○顏○就○要○昇○氣○佢○受○你○睇○我○幾○千○年○咁○
 多○女○子○有○邊○一○箇○叫○做○自○由○烹○妾○饗○軍○就○有○張○巡○咁○荒○謬○殺○妻○求○將○佢○共○吳○起○
 有○七○冤○讐○總○之○千○古○蛾○眉○都○當○作○係○芻○狗○講○起○野○蠻○的○典○故○真○正○前○世○唔○修○算○
 你○就○有○詠○絮○嘅○才○情○好○似○謝○道○蘊○咁○講○究○我○怕○王○郎○天○壤○咯○都○要○自○怨○鸞○儔○就○
 係○西○子○毛○嬙○咁○靚○都○喪○在○昏○君○手○不○幸○遇○著○箇○朱○洪○武○重○話○要○殺○盡○个○的○粉○黛○
 骷○髏○想○我○國○勢○唔○強○都○係○女○權○禁○錮○得○久○樊○籠○鸚○鵡○點○飛○得○上○百○尺○高○樓○況○且○
 女○學○唔○興○就○監○佢○要○見○識○淺○陋○重○要○纏○埋○雙○脚○整○到○佢○骨○軟○肌○柔○老○母○若○果○精○
 明○生○仔○就○唔○會○蠢○咩○講○到○種○強○兩○箇○字○就○要○溯○起○源○頭○試○睇○吓○人○地○外○國○箇○的○
 女○權○自○己○亦○該○見○醜○積○弱○成○咁○樣○子○問○你○點○得○干○休○捨○得○我○中○國○生○箇○羅○蘭○夫○
 人○箇○陣○女○權○唔○怕○有○救○再○生○箇○維○多○利○亞○就○把○自○由○鐘○響○遍○全○球○唉○要○思○想○透○
 唔○好○一○樣○咁○愚○黔○首○咪○估○話○長○起○雌○風○就○怕○有○河○東○獅○子○吼○民○智○開○後○女○權○倡○
 到○够○等○佢○二○萬○萬○同○胞○嘅○血○性○女○子○都○做○得○敵○愾○同○仇○

氏書
御圖
江贈
吳捐

新小說 第十號



六

美國遊學指南

今之東來留學者以數千計而於美洲尙屬寥寥如晨星其故何在蓋曰東文易而西文難東洋近而學費省西洋遠而學費鉅往往望洋興嘆裹足不前耳同人有慨于是特刊行茲篇以貢獻於學界是書爲卜技利大學留學生某君著記美國各學校之程度年限課程學費及學校之比較上岸之情形委曲詳盡鉅細靡遺學者讀此如有友人爲嚮導不禁游學之心勃然而興矣書印不多洋裝全一冊定價一角二分

發行所 上海 廣智書局

欲知前明亡國慘狀者不可不讀近世中國秘史

欲知魯王唐王起義及亡滅之遺事而求其原因結果者不可不讀近

世中國秘史

欲知康雍乾三朝壓制民權摧抑民氣之手段者不可不讀近世中國秘史

看 看 看

近世中國秘史

洋裝全

一冊

定價五

角正

欲知泰西勢力侵入中國之起原者不可不讀近世中國秘史

欲知咸同間粵軍與湘軍成敗之故得失之林者不可不讀近世中國

秘史

欲知近年北京政府與宦寺之關係者不可不讀近世中國秘史

欲知日俄戰爭之主因者不可不讀近世中國秘史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廣智書局